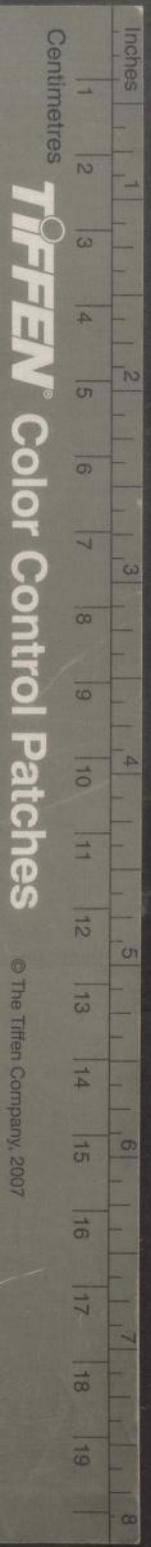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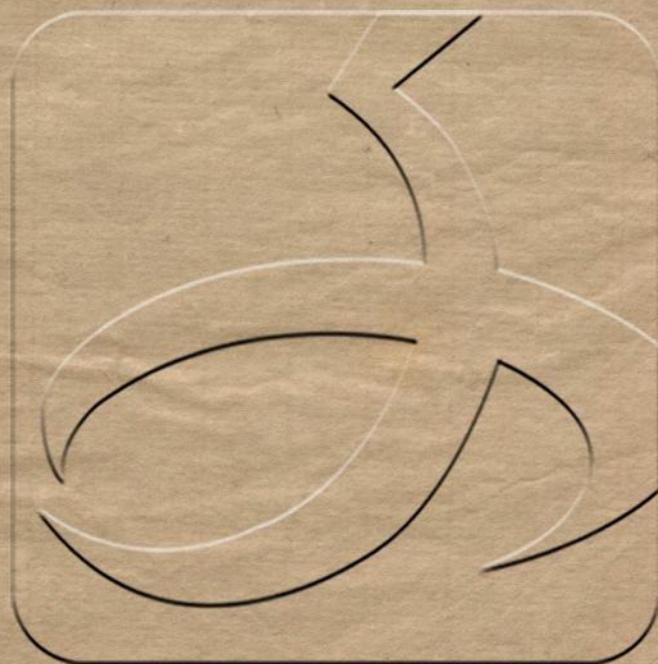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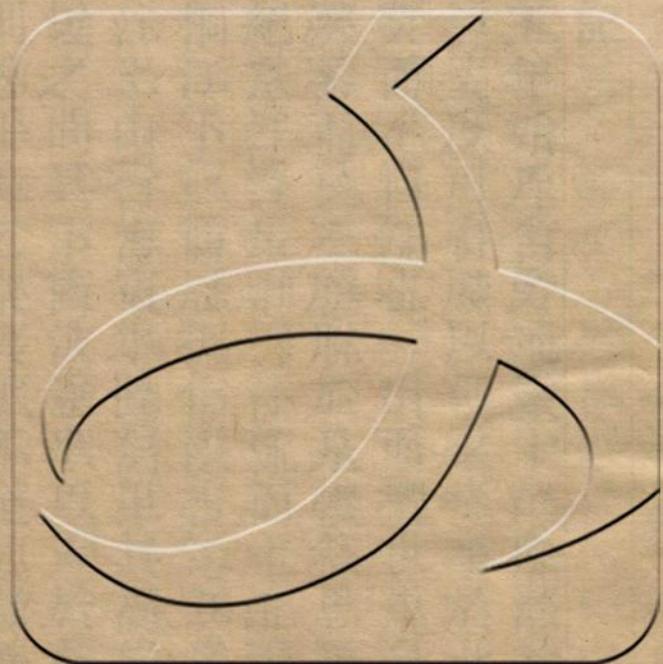


97.451
589
521

鴻慶居士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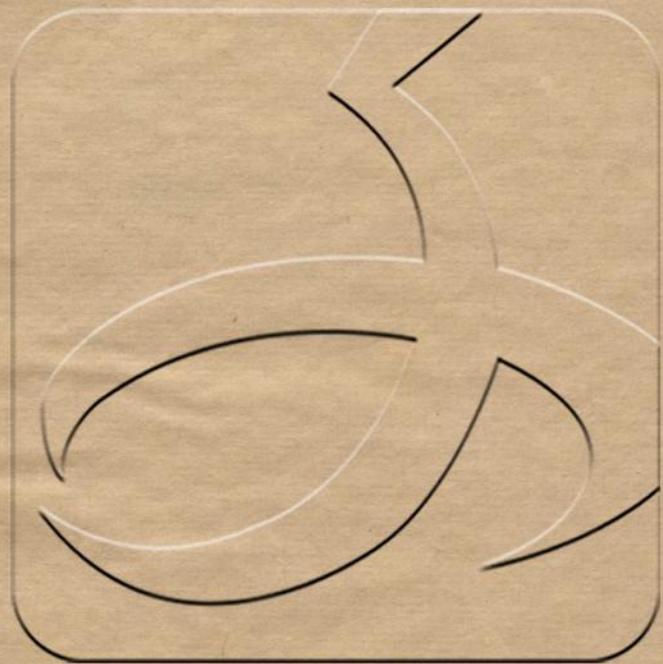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二

記

思樂齋記

余歸田五年始斥舍旁地數十畝除灌莽植藩垣築屋居之營一齋廣深尋丈度可容膝以朝夕從事於此名之曰思樂思樂者嘗安於樂矣而不自知也一出而攬世患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如蒙壞絮坐蕪藜而莫之勝脫於是悵然思平居無事之可樂而不得也余嘗絕京江浮長淮泝汴流而上北至於京師又東航太湖出蒼雲竝桐江下三衢歷撫信洪吉三江之阻直抵衡湘踰桂嶺而南至象江上山行海宿水陸萬里其高緣絙而上與猿鳥爭道於垂崖一髮之間其下衝波急湫以入於龍魚之宅爭一旦之命當是時也則思平地之樂夷狄不道以殺爲嬉毒流四海幸而免者又窘於他盜寔後跋前顛倒失據如觸藩牆如蹈坎井如探湯沸鼎而無所寄焉當是時也則思太平之樂學迂材下婁竊非據於



眾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爲是以伏闕首亂爲非眾怒不容聚而見訕推撓於十夫拚投於三至獨特一喙終日號鳴大咤以自解說卒莫能勝遂陷於不測當是時也則思居間之樂已而觸罪竄投嶺海蠻蠻雜居鳥言夷面鬼嘯于梁鵬集于舍下榻畏蛇對食懼蠱嵐薰瘴染意象昏昏然颶風忽起吹斲天地江翻海渾仰屋四顧若將壓焉當是時也則思還鄉之樂今幸蒙恩還復故栖先人之敝廬與童子時釣游之處皆在焉去國十年名不著吏部之籍毀譽不挂於縉紳士大夫之口天寬地大徒步自由四封之內椎埋羣剽之姦翦除殆盡南北之使已議息兵江干撤警千里宴然朝而出黎杖幅巾與田夫野老相爾汝於東阡西陌之上暮而歸折野蔬酌秫酒飯脫粟老稚團樂哇笑相雜挽須問事足慰目前凡吾昔日無事之樂舉集於此矣夫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爲樂吁嗟其所不獲則不樂也呻吟其所疾痛則不樂也今無是一者也行歌坐嘯汎若不繫之舟而無所係焉何爲而不樂雖

然世之君子有以功名爲樂者爲天子操尺筆筭兵萬里外一取單于否則馳一乘之傳折衝口舌之間此將相之事非吾之狂所敢議有以貧賤爲樂者單食瓢飲糞齧雪茹草木之實若不堪其憂而氣塞天地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此聖賢之事又非吾之愚所能及特以桑梓之國邱墓所寄閉門高臥日宴而起無愧於中無求於外無畏途風波之虞無徵呼發召之警無罵譏訕笑之辱有田以食有屋以居憂患已空吾心儵然了無一事杞人奚懼而憂偃師奚傷而怒拔劔逐蠅奚誅具獄磔鼠奚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然後知余之樂有在於此也尚恐習性易流操之不熟一爲外物之所誑而立於爭地材不足以堪富貴道不足以安貧賤幸福而禍悔不可追故名其齋以自警云紹興九年十月日晉陵孫

某記

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帝定天下相悼惠王治齊七十城

舍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何爲丞相又以所治
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于今誦之方參起沛中小吏杖一劍征
伐四方定諸侯爲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尚功變法
定令以鏘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參始幡然因齊人厭亂之心
細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淨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
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伐蛟絡
馬穿牛要使不能爲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
敗羣者耳若堯口而舜驅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爲將相一弛
一張文武異用達乎居重馭輕之權而不膠於所蔽故大儒之功
炳然爲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之功
爲多也今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於道而
汎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揆天下之事而以一貫理之則居
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蠖濩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
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而世之君子好奇喜事不安於其故始

於獨言異行以馘天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機開榷閉
設爲鉤距以示神明民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莫測也求其
大治必至於大亂常古昆陵郡也竝楚之衝濱吳之要爲東南舟
車走集之地素號樂土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屬
者聖心悔禍屈己銷兵南北解仇江皋徹警及是創夷呻吟疲瘵
之餘始一惕焉而檢詳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牖闢而爲
堂名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者所以宣布
上之仁禁暴戢兵與民息肩之意爲吏守家法遇吏有愛利未嘗
輒笞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歎今猶未盡知也去後乃見思耳
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而班固傳循吏不過如是六
七人渤海盜起宣帝召龔遂爲太守而問以屏盜之方遂曰欲臣
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治盜賊猶欲安
之況吾赤子安用柱後惠文彈治之乎公以寬厚清靜爲一州率
民不見利吠犬生菴真得古循吏之遺乃書而刻之堂中以俟後

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爲民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紹興十三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靈巖智積菩薩殿記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爲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謁殿廡下長身釐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于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眾始驚異之居亡何有胡僧顧其畫喟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爲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擎跏作禮鼓舞拊蹈歡喜踴躍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臥內索杯水啜之一啜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幣數牀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寺僧他日還其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以尚書爲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僧所舍云者徧訪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間俄見殿

壁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羞齊供作佛事裴回數日而後去其事載於吳越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口經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刹歷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改賜秀峰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爲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寺之東廡庀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妙空佛法海大師智訥飭其徒妙機浩乘惠珍冲正者募眾力大之高費巨桷雄視一方像設中巖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涕慕感泣又如師始亡於是訥過余晉陵求文以爲記余曰眾生執迷展轉六趣出沒生死莫覺莫悟諸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湧揮塵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體歸命齋心悔過厭離五濁如燔雞出湯欣慕至道如去子見母如瞽發矇如迷得路發菩提心修無生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陵谷變

遷蛻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然
恍如宿者曾受弗記今雙林大士泗州佛僧伽靈巖智積皆是也
訥公福慧兩足爲世導師常以去驕吝破貪癡合於吾儒之說者
輔其教議論偉然有過人者自王公貴人大家巨室縉紳士大夫
皆尊異之故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勸成
之隆樓閣穹堂廣宇幾徧淮矣豈止智積一殿而已余嘗謂訥
公才不減澄觀屬時多虞可以馳騁一世列於功名之士今老矣
凡五住靈巖前後二十年又築堂於寢廬之旁榜曰五至云紹興
十五年歲次乙丑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于黨庠遂序皆有學自幼壯至于老自
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於學養老勞農鄉社飲
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一皆出於學而賢能之書發言選藝之政
又皆興於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

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閭門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
修慝徙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
見怪焉固已不容於其間而絃誦之音洋洋然所謂比屋可封者
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而不及於俎豆於是
謀夫說客擊劔扛鼎雞鳴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於上而
王者之迹息矣間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
於一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已雖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
子孝弟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鄉大夫得一人焉以爲獨行而表
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誼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爲奇節而
列於傳唐有陽城隱於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
而赴於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勳獨出於王通之
弟子嗟夫三代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
世衰道微僅得一二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舊
有學在今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再更方臘之亂埽地盡矣而

縣以春秋釋菜著於令蓋嘗改寓西郭佛舍之保錦院爲學帥其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郎知縣事王侯傳字慶長相其宮湫溢破露上無蓋障旁無師生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徙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邑之豪欲進子弟於學者相與圖之恐不及於是門闔靜深殿寢崇邃講藝之堂栖士之舍庖湍庫庾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像與凡從祀者十人巍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涓日齋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爲未嘗有也乃爲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新學成爲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大山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爲世標表有古循吏之迹俗怙殺牛更數十令峻管林嚴賞捕莫能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圖法舉而燔之侯教以喪死葬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修起學宮士民向化興於行誼彬彬然比齊魯焉凡爲屋

若干楹經始於詔下之十二月之某日落成於明年九月之望余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士非謀食也而藜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居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起從九鼎大烹之享皆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食焉而怠其事雖巧者不敢一日捨墁而嬉況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焉不省哉居相羣出相友鐫磨考練以充其材窮爲匹夫化一鄉達爲公卿化天下無愧於中而已紹興十六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平江自唐白公爲刺史時卽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十萬戶爲東南之冠逮乾符光啟間大盜竄出爭爲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王獨常順受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

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爲灰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巋然猶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口按吳圖經實妙利普明禪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祐嘗卽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遂知名於天不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龍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改賜普明禪院而繁雄瑋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顏簷委蛇飄瓦中人臥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索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人居之而相其室無不修銖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靜深龍象所栖升濟幽明婁出靈響尤爲奇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先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介胄而師上大夫毀

車殺牛以食而吾民則輸家財助邊率常睜睜然舉首蹙額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左右介紹之先瓦孟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躡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帛指困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余觀遷老積精練學苦空敝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飭蠱壞起顏什爲急又飭其徒三二輩持鉢扣門或持口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之人向慕之凡所欲爲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大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神明之臨天阻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口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爲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爲一體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爲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以爲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興化軍節度仙遊縣香山記

興化軍仙遊縣之香山唐末時九座菩薩大弟子志聰者顧見其
處斥第地藩之覆以茅竹行道其中未幾遠近化其德除治灌莽
斬木陶瓦築屋廬具像設爭勸成之咄嗟而辦地產香狀類薰陸
而不常有乾寧賜額因號香山院而邑人朱氏尤崇向之世世相
仍作佛事以薦冥福至給事公與其子大卿公又斥廩稍之餘扶
顛補敗撤而新之凡門廊殿寢齋宮客舍庖漏庫庾皆具余聞之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性至命以參天地之化育是故古之人以心
爲法練精養志專守一道不雜他術此聖人所謂誠而佛謂之一
念是也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精誠之至神凝意消一真湛然不入
諸相故有儲精九重不下几席而天地位四時行鳳皇儀百獸舞
者用此道也故有履石壁煙燼之中而不焚蹈呂梁懸水之下而
不溺矣注眸子而不瞬疾雷破山烈風震海而不驚者用此道也
故有老焚之松肘可生公之石首肯者此伏口猛戢鱗弭耳於跣
跌之坐者用此道也大哉心乎自一心之變而爲千百億身塞天

地□□海此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至於孝子之念□□□日
月逝矣叫號神天出生入死不可復見□□□之夜夢之其曠然
遊於逍遙之鄉乎或滯於陰幽冥漠之間又皆不可得而知也於
是所向佛秉齋心歸念念不住惟有一誠捨所甚愛惟有一施
小者一詞黎勒大者二珠瓔珞富者布黃金貧者捨一錢一誠所
寓一施所加如愚公移山更無委曲間斷之相凡皆爲此故能以
正信心發大願力感通佛祖升濟幽明夫銅山東傾洛鍾西應一
氣之感捷若影響况吾血氣之屬者哉給事公以忠孝正直稱天
下而大卿公又能以行誼世其家自香山經始父子祖孫以心傳
心追助冥福殆二百年至今不廢故所就如此一日大卿之子元
飛過余言曰先君嘗欲寓書求公文爲記伐一石書而刻之以示
子孫不幸被疾棄諸孤遂不果今元飛來請幸公許我地下有知
殆爲慰焉遂著余所聞者以告之紹興十六年歲在丙寅八月日
晉陵孫某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晉陵張公建炎紹興間擢任樞要進參大政始用故事追贈三世又表請能仁故刹爲祖禰崇道追福之地詔賜顯慈永慶禪院本唐正勒寺隋司徒陳大帝故園地所營五季時有異僧韓公行解通脫爲眾導師一日示寂飭其徒具棺衾以葬未幾州刺史訖於浮言伐冢斷棺出而燔之膚爪如生須鬣長數尺益薪熾火不能壞道俗奔走作禮爲具湯沐塗髹漆爲塑像置屋以祠水旱疾癘有禱輒應宋興賜號承天又改能仁訖今二百年州人嚴事之如初宣和中詔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於時常州改築能仁如詔屏除佛像斥遣僧徒而韓公者亦不容其中徙寓他所靖康之亂羣盜蠡出州縣方修戰守備而神霄廢還昇能仁官吏乘時毀宮之十七以佐材費比公得請獨有三門大殿一法堂巋然出草莽中齋廚摧敗井滅竈夷僧堂僅存四壁如逃人家公推選名緇得智妙覺大師法緣者主其院

法緣學道有力氣質偉然稍募眾力排蓬藿輦糞壤補垣牆之缺嘗爲人所徑者以杜往來疏廢井治煬竈劔薪米葺一堂居其徒然後庀工鳩材爲重門步廊寢廬方丈營一大藏聚書五千四百八卷而櫝藏之考韓公之室逆之以歸築祠堂一區繪張氏三世之像以祠旁置水陸院以薦冥福爲堂二舍羣僧之焚誦與僮奴之備使令者爲寮二以待四方之游者休者宿之勞於職事者廡庫因序列兩隅各有攸處又塑佛菩薩羅漢像數千軀金碧煥發極相好之妙鐃鼓魚螺鍾磬之編百用俱全嗚呼盛矣哉自夷狄橫而窺中國金僊梵帝龍象所栖燔滅塗地蓋無幾矣一時僧尼安於其故收合餘燼葺芴竹自覆而羈客遊士又紛然雜處其中椎牛釀酒羣飲聚博若市區然雖大叢林號稱領袖往往占一席於偏廡下以苟朝夕顧視橐中貲聚足以易善地望豐報而神馬尻輿已坐馳於南北東西數百千里之外以故鍾鼓不鳴蓋障不蔽風雨圖象丹青之飾暗昧不蠲冗衣礪飯芭蓆之羹無以繼今

日在在處處皆是也緣老精練有智略奮然矯羣庸以破苟且之俗積二十年之勤起廢刹於戎馬蹂踐之後凡昔所有皆具故所無也今始有之可謂能矣一日緣老過余言曰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廢興有命顯晦有時亦無必成之理酸醜異嗜丹素相訾帶有時而貴履有時而賤蠅以誤墨而成蛇以著足而壞故廢興成敗雖聖賢以爲難也張公不以法緣愚不肖見錄於稠人之中法緣感公知己攻苦食淡銖積寸累不敢以一毫私其身緇素說隨鬼神幽贊有賢士大夫借重齒牙之論無寓公寄客分占叢席之擾爲屋二百楹食眾千餘指故能成就如此法緣老矣則又懼夫來者之不吾繼也余於是喟然感其言爲之著其成以告夫來者紹興十九年歲次己巳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吳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瞥起遂撫四海於□仰之中

矣余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寺□□□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菩薩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某者營築此堂爲翁媪追福之地已而夢一大士□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情蕭散自得如平生不見畱滯冥漠幽陰之態既悟歎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尊事之益虔晨香夜燈寒暑不解一方道俗咸共瞻仰故能如此余聞惟聖人而後知生死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續之後影嚮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然後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爲清涼山山之苦海爲極樂國解六結爲脫解門破十習爲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逾響報無足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疏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撫州疏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某曰了如領疏山

之眾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樓架閣相望以百數疏山
蓋其一也了如又以旃檀眾相黃金百寶創一大輪藏聚書五千
四十八卷充入之縹帶牙籤琅函鈿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于
海諸化菩薩莊嚴相好之妙蠻君鬼伯地行空飛之眾穹堂奧殿
丹漆輪奐之飾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以
爲未始見也請爲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諸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
了義祖祖相授以心爲法故大士附几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牀
一匝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籥雲追風一日萬里矣今
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上語連榻累笥子將何爲
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童子畫沙累土足以得道承
蜩意鉤履豨畫塲足以得道屠兒賣肉伎女倡歌亦足以得道今
大藏所傳載大乘諸經皆佛菩薩語有能於此得一句一偈伸而
明之於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所住心亦復如是奚不可耶了如又
曰自吾營此藏凡瓌材巨植級甄蓋瓦塗墍丹瓊資糧錢用之費

以二千萬皆山中信仕捐棄所甚愛成此一大因緣類有以相人
者作始於紹興甲子之冬而以明年十月斷手規模矩矱宏大壯
偉炳然煥發照耀大千龍象皈依緇素說服是不可無傳也昔余
南遷道臨川如老嘗接余於曹山方丈是時新築一僧堂屬余爲
記刻之未幾徙住疏山而道日益尊學者日益眾名譽日益聞凡
舉意造事事無劇易遠近響應不唯妙道至言足以啟悟後學而
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惜乎隱於浮圖中且老矣而不列於功名之
士也紹興庚午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嘗謫守滁陽直治城六七里得琅琊幽谷之
勝有泉空然溢于兩岸之間斗折蛇行流出平地蓄爲大井築一
亭與遊人遊愒其上仰矚青山俯聽流泉晨煙夕霏開闔變化爭
效於左右名之曰醉翁蓋滁爲小州在淮海窮絕處晉琅琊王嘗
國於此遂名其山山舒水緩年豐事少公日從僚吏賓客徜徉泉

山把酒臨聽樂而忘歸於是望清流關弔古戰場而川湮谷變不可復識矣登衛公懷嵩樓酌庶子泉觀李陽冰小篆而筆畫雄恠號天下之奇蹟記菱谿石徙置幽谷中以遺好奇者洞心駭目之觀穹林巨植干霄蔽日曲闌幽榭隱見木杪泉鳴澗中乍細乍大若奏琴筑嘉葩異卉紅紫低昂百鳥相命鳴聲上下千巖萬壑迴巧獻伎意其天造地設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當是時公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淮壖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於遐想如富鄭公韓康公王荆公皆賦醉翁吟以不克造觀爲恨曾南豐記醒心亭以姓名列於公文之次以爲榮東陽沈遵不遠千里援琴聽泉寫其聲爲醉翁操而蘇東坡爲之辭又伐石爲六碣刻公文爲大字列之亭上公去郡久矣邦人畫公像偕王道之號二賢置屋二祠李邦直來臨州視府舍凡公朝衙夕坐燕休之所與夫釣遊之處爲瑯琊記遊龕于廳事之壁曾子開增治祠屋具牲醴爲文以祭率州之賓屬拜焉所以示

邦人以尚德也故自慶曆抵今百有餘年富貴磨滅不可勝紀獨醉翁構思如新而瑯琊山水自公表發之亦遂爲冠世絕境可謂盛矣建炎初大盜起黃巾赤幘羣嘯于山區海聚通都大邑之中而亭廢於兵火更二十年草木生之牛羊踐之爲州者積十數人支敝柱壞趣了目前日不暇給今太守魏公博達古記尚友千載所與交皆賢公卿而當世名士多從之游嘗佐廷尉議獄問三尺何如無所徇竭來滁陽政平訟息間關坐嘯無餘事矣公曰此邦雖小文忠公嘗辱居焉而醉翁亭者蓋嘗與民共樂於此比經寇暴頽基歸然父老過之有出涕者會寺僧請建亭踵智僊故事公喜從之又俾引其徒以自度剗剔蕪穢疏治泉石具木瓦庀工徒作而新之大屋數楹盡復醉翁之舊於以慰滁人之思而移書屬余爲記余曰文忠公道德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忠言嘉謨峻功茂烈載之旂常編之簡冊煒煒煌煌與日月爭光矣固不繫夫一亭之有無也然好古博雅之士師慕賢達尊德樂道聽想風聲

恨不同時殆欲騎雲氣跨汗漫追絕塵於八極之外固有抱烏號
之弓藏曲阜之履以爲寶者固有聆優孟之諧笑覩虎賁之容貌
以象賢者固有愛南國棠而賦詩過西州門而慟哭者誦其詩讀
其書晝思之夜夢之如出乎其世如見乎其人則是亭之作也所
以表斯文於不泯蹈先民之高躅考引盛德垂之無窮而一山之
阻一泉之涯又以著見夫仁智之所樂有在於是也公諱安行字
彥成官爲左朝散郎云紹興歲次庚午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宣和六年吾州夏旱州將率寮吏奉牲玉徧走羣祀不見答適有
比丘尼悟空師法堅白錢塘至曰吾能爲公等致雨卽日詣城東
資聖寺佛殿闔扉趺坐晝不食夜不寢凡三日而澍雨沛然州人
驚異請留師曰吾奉詔住臨平之明因院不可輒去有清智大師
普璿者嗣吾法可召而至也於是州將飭僧尼治舟楫具書幣卜
日以請資聖寺者按圖經實唐咸通中所營距今二百餘年頽垣

敗屋旁穿上漏數尼舍其中以刺繡織紵爲衣食業普璿旣至始
改號資聖禪院故時諸尼分庖割席別居異處女工婦事各自爲
家自是一切罷去稍募眾力斥舍旁地屋尋丈積累三倍於舊菟
采巨植培治故基築一堂居其待而爲說法已乃營一大庖東西
相望高深與堂稱然後聚佛書爲高屋建大藏棲輒兩樓輪間俾
出而讀之舊有佛殿庖陋迫隘棟楹撓敗塗墍頽落始撤而大之
以至法堂寢廬方丈兩廡因倉之屬皆次第修立高明碩大丹漆
相照傑然視一州爲叢林之冠可謂盛矣世遠道散汝墳之婦人
江漢之游女曠千百歲不可復見矣間有節婦孝女卓然自拔於
庸眾人之中高風絕塵表見一時而史官傳載其事以爲天下後
世之勸蓋亦幾人而已普璿者自童幼時固已穎悟過人一旦辭
親而去曰我不能以此身膏面作容姿事說己者遂棄家祝髮衣
壞色衣學出世間法潔身厲行飲水食蔬自幼壯逮老如一日道
俗尊向自將相侯王賢士大夫大農富工豪賈之家瞻依作禮金

錢粟帛之施無虛日振節盡壞故刹一新青黃黼黻奇偉麗之
觀言者不能稱也聽法坐下率常數十百人無嬉容自佚者嗚呼
以婦人女子之勢無蚍蜉蟻子之援獨以鐵心石腸茹荼齧雪奮
然發弘願於百難之中鑿空造大課無責有積三十年之塵無一
念間斷而後能有所立如此雖一世智謀功名之士亦以為難也
余嘗過謁周覽而歎曰松隨肘而回石點頭而應不吾欺也於是
為記普璿姓李氏錢塘人賜號清智大師云紹興二十二年歲次
壬申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里有大佛刹曰開利寺寺之興自蕭梁時
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威德所為記至政和中有長富
長老即寺之西南隅除第地撤敗屋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
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間演教乘為眾說法已乃籍田利之入歲廩
米數百斛俾日有餼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軍舍

其中不戒於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年累塊為邱墟阜草棘出入不
見垣端客至無所舍則雜處市區民間之下寺僧普能者奮然欲
募眾力起廢而引其徒了源以自助日持簿間走入門不避勞辱
有得輒記之居亡幾齋宮宿廬庖湏皆具至者如歸然後鳩材數
千張斂錢數十萬營一大藏殿殿成以黃金丹砂畱璃真珠旃檀
眾香創寶輪藏浮空湧地間見層出若化城然龍天擁衛鬼神環
繞光明晃耀如百千日道俗贊歎以為未曾有也迺礎一石求余
文為記當是時戎馬喋血之後人食干菽嘔噀為塗中瘠者相望
也普能眇然一比邱無宿資蓄貨方持鉢旬食飲以卒日迺欲張
空拳以事所難余意其未易得所欲也而秉公端嚴無一念住相
且而作夜而息凡皆為此問遇羣魔出而為崇吃如山岳不可動
搖於是翕然檀施大集而毘耶城淨名鉢化出於荆榛草莽之區
祇陀林大法幢崛起於狐狸鼯鼠之聚百寶莊嚴如登兜率宮兩
輪互轉如聽海潮音凡吾願力所加捷逾響報若有相者噫嘻盛

哉余聞之曰德輶如舉毛也禮易如折枝也道近如見睫也而人猶有不能爲者今二人者圖難造大左提右挈一月而就成佛得道必自茲始是不可以無述也紹興歲次癸酉六月日晉陵孫某

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善惡無二本而狂聖出於一念窶人有夜半生子者遽取火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然則荀卿所謂性惡者其果然歟人貧則欲富賤者欲貴天下之所同然也夏桀商受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矣有號臧獲曰汝行如桀紂則怫然而不說人得食則生不得則飢而死亦天下之所同然也至於蹴爾而與之雖乞人亦不屑矣窶人也臧獲也乞人也而有羞惡之心焉故孟子以謂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自其不欲爲而充之塗之人皆可爲禹學禮學詩茲爲儒矣一念之差而大儒小儒有時而爲盜是故學者不可一日而忘於天下先王抑詭類扶正道張皇大中表覈萬代以爲世

準黨有庠遂有序鄉有校家有塾居則相羣行則相友所守者一理皆堯舜文王之道所傳者一說皆詩書執禮之言凡異端曲學餘言贅行怪奇可喜之論皆不得入於其中陶濡淳懿化成俗厚譬之嬰兒無古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楚人而齊語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也人果不可以無學豈不信矣乎含山江淮間小邑也舊有學比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今爲墟矣積二十餘年當紹興之壬申歲章侯來蒞茲邑據案未幾政平訟理縣以無事始建學以祀孔子斂材庀徒垣故基而新之自門徂堂師生之廬祭養之器皆具又推選一鄉之望如崔君暉者爲之率於是絃誦之音洋洋明年諸生羣試於有司而選升於禮部者二人邑人歆豔歎息以爲未曾有也章侯喜而來告曰士之學固不止於應有司之問而名譽以崇之豈可少哉請余文爲記余曰鄭人游鄉校議執政之善否東漢太學三萬人嘘枯吹生公卿以下屣履倒門夫族談聚議非上之所建立非吾事也嘗聞唐何蕃和人也德成行尊爲

諸儒之冠太學諸生將從朱泚之亂蕃起而叱之六館之士卒不從亂無一人受汙者韓文公書之以大其傳至今照人耳目赫赫然如前日事今諸生讀古書作文詞師慕古人於千歲之上古人與不傳者死也矣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庶乎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三

黃林先墓記

曾祖職方沒於嘉祐壬寅明年癸卯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後暑於是作室冢旁自門徂堂凡為屋八間命僧守之距紹興庚午八十八年矣孫氏世家金陵江左國除五世祖諱潭始避地武進葬於縣之山林祖母陳氏不祔葬今後暑□高祖職方高祖母崇德縣太君朱氏曾祖職方曾祖母嘉興縣君芮氏先祖二秀才祖母張氏先考通議先妣淑人姜氏凡四世皆祔陳氏冢塋相望遠不過百步嘉興曾祖母先崇德高祖母一年沒既葬從其姑祖父先曾祖職方四年沒既葬從其父後十九年祖母下世別卜地而叔祖從旁占畱坤艮向一穴不果用亡弟縣丞覘每指示覲曰他日幸得歸骨於此見考妣於地下則瞑目無所恨矣曾祖生五子九孫食貧無生業家舍歲久摧敗殆不庇風雨曾孫覲中忝

侍從三典大州婁欲改築而拘諱陰陽家之說久不果一日守冢
 僧命工登屋補罅漏而桶瓦破腐陷一足至股髀皆流血覲兄弟
 聞之始決意改造歲次庚午鳩木瓦庀工徒盡撤而新之為一廳
 一堂一龜頭兩廡庖福之屬二十餘間三倍於舊堅壯深穩可支
 十世又即旁近買田百五十餘畝歲入可得米八十餘石具齋粥
 輸稅賦有贏矣後二年壬申亡弟遇疾不起不忍負其言舉以葬
 祖母之次即叔祖所畱穴也故事寒食掃除墳墓五世父祖凡九
 冢其外叔祖十二秀才祖母尹氏有二孫皆以貧困流落他州亡
 叔廿七秀才廿八秀才嬪沈氏十五秀才嬪王氏皆先考通議同
 產之弟亦無主後又七冢當展墓時次第供祭無豐儉小異竊懼
 七冢覲身後兒姪輩以不逮事之故馴致廢弛今以塋田米給諸
 費外專治上冢茗果牲醴之具自五世父祖至叔祖諸父諸母亡
 弟縣丞亡女安人凡十八位食一堂上已事徧詣諸塋酌酒茗從
 俚俗所尚繫楮錢于墓樹而去永為定式竊惟孫氏起家自曾祖

職方始曾祖生丙申纔五歲而高祖蚤世去陳氏三步別為塋以
 葬陳氏卒葬年月已不可考記高祖之葬於今百五十六年矣孫
 氏中微塋屋敝漏廩給不繼冢前石具亦已頽壞子孫困絕往往
 不能自有然未嘗斬伐一竹一木以資衣食之用以故百餘年大
 松數十株翹然出於林表至是築石室買田追營香火增條故事
 殆數倍於前而嘉祐所營梁棟楹栴悉以朽腐不堪為薪樵尚餘
 四窗兩門四世故物不敢加塗漆畱示子孫得加愛敬知事親念
 祖之意於是確一石敘本末書而刻之是役也田廬器用之費為
 四千餘緡皆亡弟一手所營僅償素願而沒悲夫子孫視之當念
 百六十年墳墓父祖凡六世皆在焉中更百難不絕如綫蒙天之
 祐償而復起松楸鬱然延袤百畝垣屋當興葺不可占居器物當
 加護不可移用草木當封植不可畱伐田園之人專畱贍塋不可
 分豁墳墓四旁籬落內外當種蒔不可開鑿殯葬敬之戒之有一
 於此長幼奉先訓聚而詰責之至於再至於三又不悛悔則持石

本以告有司州刺史縣大夫風俗之首也家有惡子不畏官法不顧義理不遵父祖之訓固自不容矣

不濁堂記

紹興二十七年春右通直郎曹仁叔知常州晉陵縣治之東偏舊有屋六楹爲令尹便坐之所仁叔適命工稍加塗墍闢而爲堂吏退則休其中榜曰不濁貽書道所以名堂之意屬余文爲記仁叔博極羣書自六經百子太史氏所記無不讀文章工於造語不鎔化前人一言一句必自己出簡古奇峭自成一而尤長於詩筆力雅健句法刻深類唐詩人之工者儻貧久矣視財如糞土故所泣皆以廉稱爲小官二十年心平行高恬於所遇無慍色今天子厲精更化拔用文武之器於疏遠側微之中議者謂仁叔嘗爲勅令所刪定官政堪一時儒林學省郎官御史之選而吏部法改官已當爲縣不補他官仁叔用舉者改秩遂得晉陵晉陵視他縣爲劇朝衙夕坐朱墨茫漫吏抱牘魚貫以進鞭朴之聲簿書錢穀

之間俗物滿前無一不敗人意者小閒則解衣脫冠危坐一室取舊書讀之洗滌塵勞收復舊觀茲所謂撓之不濁者歟余聞天下有至清涓貫涇濁而不亂天下有至淨濟涉河渾而不淄君子之心湛然如水大可觀天地遠可鑒古今酌貪泉而不能易其介飲狂泉而不能改其度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尚白我獨立不與時湛浮如叔度之量不隨俗奢儉如徐公之常羣居不倚獨立不懼燠寒燥溼更代於前而夷險一致仁叔有焉仁叔其字也名囊維揚人歲次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左朝奉郎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某記

芝亭記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於永安四境之外時司馬溫公在諫省公奏言葬者藏也古之葬者北首北首未嘗擇地擇地卜日蓋出於近世葬書淫巫瞽史不經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欲朝廷禁絕其書以弭害教亂俗之弊其後公

志夫人清河郡君張氏之葬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以二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墓蓋用士逾月之制也吳興陳公今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震天下王荆公當國上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稅官不幸遇疾而沒既葬而地學者以爲不利遂改逮今車蓋山之上基有亭歲久蠹敗子孫拘畏不敢葺葺歲時饋祀間遇風雨無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山下望祭而旋公之孫左朝議大夫湯求力排羣議斷然不疑乃即故墓琢石爲柱旁累磚甃以取固一亭屹然壯麗深穩十倍於舊他日展墓躬掃除布几筵設牲醴薦獻拜跪至於竣事周視松楸徘徊瞻顧猶不能去是歲五月產靈芝三本一芝出新亭甃甃之間二芝對植於冢前九莖三秀創見一時奇形異狀皆應圖謀父老縱觀太息以爲未曾見也大夫公讀古書求古道高風絕塵度越拘攣之議固已追配溫公於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效殊祥於羣疑眾慍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歲強健精明如壯者諸郎

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之瑞有蘭有芝壽福固未艾也某與公爲同年進士公之子文璉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歎遂書之卷末紹興歲次己卯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燕香堂記

唐韋應物刺蘇州時卽事賦詩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之句詩律精深音節平緩流傳海內爲古今絕唱更數百年一時賢達聽想風聲行吟坐思而不與之同時爲恨左朝奉大夫儀真太守董公彌大以文學政事之選入爲尚書吏部郎出爲州刺史風流儒雅談笑多聞有古循吏之迹儀真爲州並長江濱吳帶楚實東南舟車走集之路追有發召之役錢穀甲兵之問朝衙夕坐臨聽之勞凡吾心累於萬物之自外至者日夜交於其前緣督而應無畱事矣於是除治一堂度爲高明廓徹之觀退食之餘焚香危坐表裏翛然遺溷濁於人間而放神於八極之外因取蘇州詩語名之曰燕香以見其志余聞近賦則受汗而逐臭者與之俱化古

之人以藥爲房以蕙爲帳製荷爲衣紉蘭爲佩芳菲滿堂香通一
國屈平著離騷經以比賢人君子甲煎淺俗棗膏昏鈍沈易和而
盈斤麝多忌而過分范曄著和香方亦以比朝士以至燔柴燎天
鬱鬯裸地僊葩開鶴林之花佛香滿毗耶之鉢對紫微賦紅藥誦
嘉橘詠白蘋椒塗芝泥芸籤桂籍自天地之大僊佛之眾朝廷之
貴山林之士所以神明其德者或播馨烈於當年或流芬芳於後
世者也世有李赤之徒喪心病狂軒厠抱甕陷面滅項而不可救
藥輸西園之銅窰東海之匏轉蛻蝦之圓守鮑魚之肆嗜瀝脂鼠
遺臭千載可不爲之大哀乎公清真冲澹蕭散簡遠超然抗志於
埃壘之外與天爲徒與造物爲友而獨有羨於蘇州者蓋欲推其
所同者以自託焉植德本揚仁風沃腥臊化神奇出十丈之蓮於
泥塗發九莖之芝於朽敗英華璀璨人所服媚雖有厲之人三沐
而三薰之可羞王公而薦上帝余所謂有古循吏之迹者其在是
歟其在是歟董公名將彌大其字云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六

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堂記

吳興莫公以尚書刑部員外郎出守常州之明年紹興二十九年
州治寢廬之東少北有梅著子可食矣忽發一花三重八出色香
良是而體質殊常大抵如未利然越數日又連發四花於繁實亂
葉之中碧色白心層見疊出比前一花葩葉數倍嘻亦異矣夫草
木之英鍾天地之美發爲菁華奇姿異狀千變萬化固不可勝原
如姚黃魏紫帶鞞紅玉版白名冠天下而連理並蒂之奇九莖三
秀之瑞亦號希世之珍或朱或白或黃或紫未有碧色者惟佛國
有青蓮僊山有碧桃遠在弱水流沙數萬里之外世所未睹梅者
白而五出爲百卉先今獨發爲莫春之月跗萼相重其色紺碧創
見一時古未有也比踰月天微暑公褰衣步庭中乘月露坐夜氣
澄穆俄有物灑面若微雨者仰視梅則葉端光炯粲然月彩照映
纍纍如貫珠琲味若飴蜜蓋露降其上公始異之乃命工圖其跡

以爲州人洞心駭目瑰奇瑋異之觀便坐之北有屋一區棟桷朽腐甃瓦破缺始葺而新之橫四楹從六架度而爲堂以休其中名之曰梅露客有過而言曰梅鼎實也濟百味以爲和露天醴也潤萬物以爲澤人有無告之冤而吏弗省吾降色辭而導之使言茲所以爲和上有惻怛之政而吏弗舉吾奉詔令而宣之使通茲所以爲澤自公臨此州也適當守將數易帑廩空虛犴獄充斥之後待士民如待其身治公家如治其私事無細大畢入規矩而後按五縣經數之入以校一歲之出室姦偷杜吏謾不以一毫加賦於民而上下贍足博洽精練長於用法斷治皆自己出而飾以儒雅時有所貸舍不爲深文歲惡民流穀價翔踊公發粟振掾家至戶到不遺一人流逋四歸安堵如故以至視學養士勞農勸耕束縛頑狡推逐盜賊不吐剛不茹柔循道而行咸中理所四封之內和氣條達惠澤涵濡天之降祥以類而至草木眾矣而獨以梅瑞物多矣而獨以露積祿之交捷逾響報昔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叔孫

勝狄以名其子皆所以識一時之盛使後來者有考焉於是爲記公諱伯虛字致遠今爲右朝奉郎八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圖後記

毗陵府舍舊有梅數本分植正寢之兩旁吳興莫公爲州時東北一梅開碧花甘露降其上余嘗記其事越明年西北一梅實已團矣忽開四五花其一特大三疊而六出瓌姿絕豔不與他梅等固已驚異後七月又蒙一蓓蕾於枯槎之上一夕浸大翌日向公便坐而開重跗累萼狀如千葉碧桃光麗非常一時勝特不敢獨享方飭吏卒汎治階庭約日命客置酒其下晨起視之已不知所在獨故枝存焉耳余聞汝陽主打羯鼓曲終而桃李盡開鶴林寺有杜鵑花有紅裳女子收歸園苑而去凡天下之名花異卉固有神物司之而珍木效祥特爲使君一人之玩義不及賓倏然而來如聞羯鼓而開忽然而返如收園苑而去斯亦奇矣公聰明練達守鄉州二年羣吏不能得人一錢里中惡少皆屏迹植善柔振貧弱

蹈德詠仁上歌下舞以故去郡之日州人空巷追送涕慕悲泣數
十里相屬不絕雖古循吏不能過矣天道不諂以德爲符神聽其
直鬼福其謙於是奇祥異瑞表而出之以爲異日富貴功名之候
魏彥成湖山記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停谿最勝介於德興餘干二邑之間眾山
面內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煙雲相連蒼藤翠木蒙絡搖綴如坐九
疊屏如行五十里錦步障而大谿橫其前眾水入焉旁有湧泉全
溢四出高有懸雷深瀉而下奔雲濺雪雷輞電散跳波急湫千態
萬狀旣停旣平循山而行大者瀦爲湖小者聚爲潭井如曳練如
臥白虹沈沈無聲盡水之變而魏公彥成築一第據其上爲門爲
堂周以兩廡閣以望與曠宜有高明廓徹之觀室以處與奧宜極
窈窕幽深之趣左修梧右叢桂藏書之府舍客之館供佛奉道各
有攸處然後跨兩涯爲閣道於重門內以便往來開雲扃抗水榭
直闌橫檻朱莖素脊高者出林杪下者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明

滅望之若化城然每遇勝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
觀瀾石上行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蟲魚之遊遨舉熙熙然相忘
於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於是彥成以書來告曰吾觀王公
貴人厭軒冕之樂一朝幡然思欲振纓士之塵於清泉白石之間
而不得去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於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
而寄意焉今吾十一區獲此奇勝而書不能言大略載於壻曾君
某之文幸爲我識之余曰彥成名在文學政事之科任重道遠可
屬大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也豈山中之人乎書未復
已擢守廬陵矣居數月奏課爲天下最召爲尚書郎今以直敷文
閣爲淮南轉運副使方爲世用余故知非龍停一壑之所能畱也
雖然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出者狃於利而不返非也處者安於故
而不出亦非也彥成得位行道進而處顯列圖像於麒麟閣官成
名立老而退休侶猿鶴於蕙帳之中得於水者乘流而行得於山
者遇坎而止吾豈匏瓜也哉隨所寓則無不可也紹興庚辰正月

日晉陵孫某記

周氏十公記

十公者信州弋陽周氏諱文垣字履道古者天子之三公稱公諸侯入爲王卿士出而就國者稱公而年高德邵爲一鄉之望者亦稱公十公無爵位而以年德爲閭里所宗者也十公生於淳化甲午沒於熙寧戊申年七十有五嘗礪一石屬諸子孫曰周氏聚族數千指吾事尊拊幼舉斫然如一人吾闢田殖其家專用一誠未嘗以詐力罔人秋臺之利自幼壯逮老如一日後世子孫將有大吾門者則署吾行事志之石吾豈好名者欲使汝等知爲善必報以自勉焉耳公生三子曰僅曰汝諧曰備汝諧始以儒學爲名進士九孫曰宗武曰公才曰賡曰存曰宗擇曰孚先曰知雄曰通曰在安曾孫三十人立孫七十四人知雄隨計試禮部不合後以特奏恩主韶州樂昌簿子曰庭俊右朝請郎致仕賜服金紫庭俊之子曰執羔宣和末徽宗皇帝策士於廷擢第二歷事三朝被遇今

天子拜吏部侍郎以忠厚諒直稱天下今以左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饒州朝請公以侍郎貴九封至今官年八十七神明不衰飲食臥起如少壯時壽祿未可知也十公五世孫曰閻右承奉郎監建康府行宮雜買場曰閻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皆饒州子也一日朝請公謂侍郎曰十公下世九十年汝一旦遭遇入持從橐出總藩符天子疏恩自汝父母妻以及諸子皆有祿位一門光顯矣蓋奉十公先令書而刻之石乎於是侍郎以書抵故人孫某請爲之辭十公生十歲而喪母吳氏不食肉飲酒哀號思慕已如成人嘗從外氏卜葬地夜夢人謂公曰翌日出山下有雉飛出卽汝母葬處也黎旦以告外氏行次范橋果見一雉決起草莽中眾驚異之遂葬其處事繼母至孝意所向輒逆知之母喜而稱之曰吾兒不逮也諸弟治私橐公曰吾家督不可爲此弊衣糲食不以一髮私其身居亡幾貲聚沛然三倍其故遂豐其家宅日分財公又推所得者三之一以奉二叔每市田宅未嘗賤取皆予善賈

意滿而去有傅程者鬻田牙僧胡滿已評直若干矣公詣田所視
滿所估益五之一書券給直程驚謝大過所望山田高仰率瀦水
爲堂以備旱多寡先後有約公命先溉寡婦者餘田以次受水如
約田客牛羊犯人禾稼田主蹋門詈罵公戒勿校甚者償之又書
一張家訓凡田園耕給子孫問學供上之輸賓祭之具吉凶慶弔
之儀皆有法至今世世守之而行事終始距今五世獨傳於父老
之口故所次止於如此余聞古語曰一歲種之穀十歲種之以木
百歲種之以德盛德之士積善在身不食其報畱爲子孫數世之
用垂裕延鴻挺生賢佐出入將相冠冕蟬連爲天下巨室入于公
之門閭王氏之三槐封之殖之責報於百年後若符契之合十公
者種德藝善具一石以待後世之興更世也而侍郎公以儒學起
家決殊科登法從奉使典州方爲世用咸曰耿耿社哉書而刻之
章示祖烈不可誣也十公娶樂氏先卒比議葬有地學王九皋者
上一穴於前田原口掘地深尺餘瘞一木識之以告公不謂然九

皋歎曰惜也公之子入白何憚一行公行至其處周覽四顧曰此
是耶發地視之得九皋所識木遂葬後三年當熙寧元年正月十
日公卒以其年十一月合祔於樂夫人之墓嗚呼善惡必報如影
響一善言千里應之一善行十世宥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必矣
世之人登龍斷爭錐刀逐利目前勑不及夕汎汎焉如浮漚聚沫
曾未轉瞬也不見蹤跡十公以孝事親以恩睦族以廉治財以信
待物以儉持身以仁恤下皆士君子之所當行固無獨言異行離
世賊俗之事而待天之報如取諸囊中故自曾玄至五世孫殆數
百人周氏之興蓋未艾也書之豈特示子孫爲善之報又可以貽
其鄉里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二月日

捨田記

晉陵丞趙若拙損從其翁大夫公爲常州兵馬鈐轄寓城南之佛
舍壽聖院始從余游者拙□□□□孫名不拙時年二十許被
服儒素如一寒士而讀書綴文辭彊記廣覽語出驚人則老師宿

儒有不逮嘗隨計試禮部不合再試遂收其科換授左承務郎大
夫公清修好禮不問生事不幸遇疾沒於太平州官舍若拙臥苦
塊中凡一時遊士僑寄異縣逐什一以行目前之口者皆不為往
悉遣子弟從之學於是諸生具贄見之禮執經坐下率常數十人
若拙襄大事供薦祭有贏矣又斥其贏買當塗縣沛國圩田二百
五十畝比免喪攜孥去墳墓謀升斗之祿念無以申罔極之痛遇
大夫公諱日悉以所買圩田捨入光孝寺具伊蒲之饌以薦冥福
而後赴晉陵治所余聞之曰若拙少年時以宗室子襲布韋茹齋
鹽誦習羣書於瓦燈敝帷之下而不名於所習嘗見於余文矣夫
人莫不欲愛其親也而妻子具則奉親之養衰燧火新則慕親之
念薄惟通經博古之士輔以學術而後愛親之孝純而固佛說捨
施必所甚愛若拙素貧無聚廬託足之地偶有田二百五十畝卽
先大夫冢塋所在盡供佛僧永為諱日追遠故事可謂捨所甚愛

如佛所說則一念專精俛仰之間感通佛祖升濟幽明也必矣余
於是又表而出之以爲天資之孝必輔之學力然後純而固蓋卽
此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古者宗廟之數諸侯以五本朝大臣褒顯其親亦上主於三世蓋
隆名盛德既集于厥躬則原大推功必有所自於是追崇位號起
幽作匿以慰夫孝子慈孫愛親念祖之心亦所尊獎臣鄰開示在
位以勸天下之爲人父祖者教孝移忠之慕朝有誥焚家有廟享
袞衣赤舄貴極公師考地按圖胙之大國猶以爲未也又卽墳旁
建佛刹度僧尼以薦冥福恩禮之盛古所無者今始有之太傅寧
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共國楊公自年少時剛塞沈毅
有將帥之略會靖康建炎之亂中國狃於久安四境無藩籬之衛
大盜乘之天下之勢如瓦解然無一人致忠效命之士當時公起
行間提孤軍鏖大敵於百死一生之地淮上之捷威名赫然不數

年秉旄鉞位上將摠禁旅宿衛殿中遂兼將相始疏請建刹如故事詔賜顯忠資福禪院公并代人先世墳墓在雁門數千里外比公正室楊國夫人下世卜葬於吳興武康縣金牛山之迹乃卽旁近翠平山市地八十畝眾山環合如立掌如植屏左右相蔽無虧而一溪橫其前山高水長氣象深穩真金僊梵帝之宅已乃計口賦才翦棘除地兩涯伐石梁其上疏爲大達屬之寺蒔嘉木兩旁彌望鬱然重門外啟殿寢中嚴曾樓對峙如翬飛長廊四周如繩直齋宮宿廬分列兩序廡庫困倉庖湍之屬各有攸處又置祠屋於法堂方丈之間自五世祖至楊國夫人同堂異室廟食其中塑佛菩薩像數十軀金碧相輝食眾日千餘指命往長蘆正祖師法永主其院更號妙覺圓照爲屋摠二百二十區始事於紹興二十一年七月而成於二十九年閏六月宏麗雄深爲一方壯觀如佛經所謂化城者余聞之禮以義起至後世而彌文致治之主因時制宜參稽古之道以爲經常一定之法斟酌古之宜以爲制世御

俗之權質文迭用不主故常惟其稱而已唐田弘正承季安傳襲之後籍魏博六州之地土之朝烏重嗣平河陽盧從史之亂不戮一人願指揮而定二人者以大勳勞賜旄節立廟於京師雖祭三室而褒封之命止於其考爲尚書惟本朝大臣祖禰追贈三世極一品之崇兩漢以還三代之王與將相名臣之墓得置守冢者或五家十家至二十家而大將軍大司馬霍光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著於令韓信葬其母亦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惟本朝大臣墳墓得建佛祠追營香火不計其世蓋上之施乎下者不次之恩度越尋常自我作古下之望乎上者漏金之澤俯及幽暗以適其可願名以功章禮以事稱亦古之道也太傅以社稷之高勳進位師傅爵命三世建上公疏大國已極於尊榮而歲時饋祀又得用諸侯五廟之禮可謂盛矣舊制建諸墳寺率改畀故刹以賜惟公自度地至營築盡發私錢以充土木工徒蓋瓦級磚髹丹之費積十年之勤而後成所以侈上之賜飭稚昧於長久不可以無傳

也昔趙佗以南越王奉貢職爲藩臣文帝詔佗親冢在真定者置
守邑歲時奉祠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
塋祠以太牢夫一邱之土而能致天子降詔令給吏卒奉烝嘗禁
樵牧亦榮矣而公卽仙佛之廬列置廟堂奉先追遠尊名顯號表
見於一時而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以賁日月於
九原者垂裕延鴻與宋無極於是屬余記其成刻示子孫俾世世
爲孝爲忠以無忘上之賜紹興十一年歲次辛巳三月日具位孫
某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政和八年有旨下平江府以處士王克之故宅建崇眞壽聖宮命
道士冲和靜素法師鄭君知微居之宮未成者十五會靖康詔毀
天下神霄宮與凡苑園仙佛塔廟土木營造之工皆罷建炎三年
余守平江出餞使客還過其處而斧斤丁丁然大屋數十區高明
鉅麗雄視一方余四顧而驚問費所從君曰宮未成而中止橐中

有賜金盡出之以佐材費一簪不留也卽之移時神宇澄穆意象
蕭散有出塵之姿余固異之明年大盜入境州人奔散羣弟子亦
襍被請行君堅坐不動言笑如平日是夕解衣就榻晏然而逝越
日倉皇製一輜藁殯西廡下而盜侵逼遂棄去不復顧比亂定訪
故宮已爲墟矣而君一殯歸然在灰燼瓦礫中獨無恙道士葉宗
妙者改棺易衣以斂而舉體如生後二十二年知臨安府延祥觀
通妙大師劉宗亨過余知其爲君之高弟也余曰大觀政和時海
內無事天子輯瑞應興老子諸祠爲百姓請命上帝而其徒怙貴
驕蹇犯法州縣吏不敢誰何士大夫遇之如避垢汙然眾不可益
乃有鄭君者一段奇特見於死生之際吳門父老至今能言之於
是宗亨曰方師解化時適當兵亂焚剽中不克志其葬今築一堂
畫像祠之公知師者願得公文識其事歸刻之君字先覺處州遂
昌縣人鄭姓知微其名也自童幼時端默寡言已有出世間意當
是時妙靜先生項舉之以法籙符水治疾病人趨歸之君曰是吾

師也遂從之不去大觀初偕舉之被召至京師一人入見內殿問
治道之要君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徽宗異其言賜號沖和靜
素法師知九城宮不數年累遷紫虛大夫藥珠殿校籍知上清保
籙宮晨夕燕見眷禮恩遇寵絕一時而君性沖澹不樂居京師故
詔營別宮於平江以便其私嗚呼人貴愛其身如金玉而無主於
其中於是忽焉與髮俱白與齒俱落與草木俱焚矣君視財如糞
土視死生之變如夜旦方眾人逝世奔命顛倒失據之時而泊然
委蛇一榻之上而去非有道者耶宗亭亦靜者也學道之餘嗜古
法書圖畫尤得琴中趣終日撫弄不知向人所在蓋進乎技矣它
日得道必自琴中入紹興歲次辛巳九月日具位孫某記

華山天池記

東坡先生嘗與雲龍山人張天驥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
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申漁父所嘗遊而武陵太守
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勒俗士之駕折輪掃軌而不得至焉蓋巖

穴之勝在天壤間非若仙山佛國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隔而雲物
遮藏鬼神呵護惟幽栖絕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將相王公之
貴金錢可以編馬埒明珠可以照車乘而一邱一壑則不可擅而
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壤雞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蔬五穀
之壟相入也故舟車所至杖屨所及自閩閩城長洲苑崑山神運
之殿雲巖虎踞之邱西子響靴廊吳王試劍石靡不觀松江笠澤
尊鱸之鄉洞庭林屋橘柚之林靡不游山中草木魚鳥往往知名
與夫仙翁釋子漁樵隱逸亦如舊識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
經山距吳縣西六十里由絕嶺而上有大池晉太康中嘗產千葉
蓮華山得名自茲始而榛莽蒙翳蹊道險絕樵牧所不至郡人張
君一日過其下顧見茲山翹然特出眾峰之右曰是必有異乃聚
工徒薙奧草翦惡木剝朽壤而羣石砢然疏沮洳而鳴湍鏘然升
高而視鳥背臨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爭效
於左右於是負崖置屋引水環之蒔松檜植蒲荷莖菊玩霜中之

英種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不必求獲奕基而度長日不能求勝或命舟或杖策意適則行興盡則止無憂於其心無責於其身蓋無往而不自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作橫卷命畫工圖其跡又自爲文以傳於世山容水色了了如在人目中矣昔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絕處而得冉谿居之其後志西山之性特以爲向未始游游於是始也余雖老矣欲十一日汎舟從張君歷覽華山天池之奇庶幾得所謂未始游者紹興歲次辛巳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常州無錫縣崇安寺有大比丘義深爲善醫名吳中其學自黃帝素問神農本草肘後方枕中書難經脈訣無不讀其藥物自中州至萬里海外蠻夷異域金石之英草木之華實無不售其交自公卿大夫名人勝士豪宗巨室窮閭委巷無不遊凡有疾病扣門人不避風雨不擇貧富貴賤不以存亡爲辭赴人之急欲救存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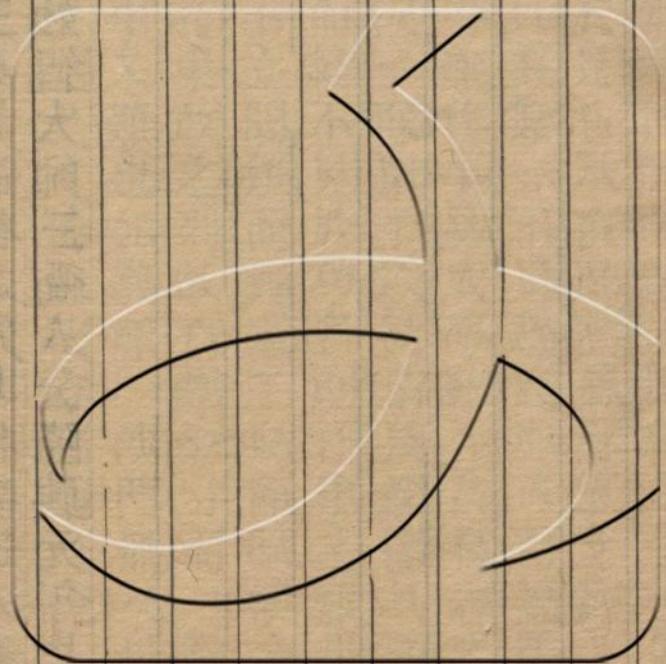
在己周走塗巷對病爲藥人人意滿積三十年無一點怠惰相見於言面以故道俗尊向如大醫王一方依怙餽謝日至一日顧謂其徒曰吾釋迦如來舍征役祝髮爲浮圖蓋知所事矣故治方藥以待病者得吾藥往往全濟金帛之施義當歸之佛藏私室非是吾欲營一大藏經爲此方種善積福之所計其費視吾橐中纔十

一以吾發大願力作大因緣必有陰相之者已而果然自樞密巫公而降皆其檀越也崇安者東晉時興寧寺歷六代跨隋唐至五季因之不改本朝太平興國初始賜今號無錫爲東南大縣而寺據上游廣袤數百畝宮堂奧殿隆樓桀閣屹起相望一大蘭若建炎之亂廢於兵火表裏洞然無尺椽片瓦之遺至是義深除地西南隅營所謂藏殿者縣承信郎樊仲方施巨材數千章爲錢一十萬又聞晉漢間馬氏王南楚時有故僧室利縛羅剎五輪寶藏於長沙聞福院規模宏麗爲天下最好事者圖其跡以傳義深訪得之殿成俾圖命工建大軸貫其中創五機輪湧起於地黃金丹沙

朱門大具旃檀眾香百寶莊嚴極色身具足相好之妙諸天龍泉
地行空飛諸化菩薩恭敬圍繞丹碧相發震輝大千天鬼神所
共瞻仰於是右承直郎高鳳印五千四十八卷納諸匱中錦囊象
軸寶匱具葉無一不具為錢亦八百萬嗚呼盛矣哉古人有言論
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在昔有志之士撫劔抵掌發憤慷慨
馳逐大漠一取單于或欲請長纒係其頸或欲折尺箠笞其背顧
不壯哉而終不見於功名則作事之難也有為之士愛日競辰悼
修名之不立聞雞而舞感二鳥而賦觀金城之柳而悲然廢興有
命非智巧果敢之列故有攀分寸而跌千丈差毫釐而繆以千
里則成事又難也如義深一沙門無尺寸之柄無族親扳聯之勞
無相先相死之交徒以挾方儲藥救療一切諸病於呻呼疾痛之
中世人之所貪皆無欲於其間盡破貲聚作大佛事如愚公移山
秉持一心不入諸相感通幽明一時王公大人巨富長者振金錢
振廩粟助發勝緣以成就最上第一希有功德凡土木之工級塼

蓋瓦墜塼丹漆之費為緡錢一萬作始於紹興二十八年十月以
三十年九月計日而成不愆於素論必作必成功緒卓殊雄奇
偉麗為三吳諸叢林之冠其材有過人者余不欲其無傳也義深
賜紫號妙智大師三衢人云隆興元年歲次癸未六月日具位孫
某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三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四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朕惟名器不可假人爵祿所以厲世流品清濁各自攸歸不次而用賢能雖一日九遷不以爲疑積日而勤勞則差之毫釐勢有不能得迺者官不宿業吏操其柄賢愚同滯昧謝紛然敷求哲人以清流弊具官某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斥姦諛不憚彊禦代言西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效踐揚滋久譽處彌休天官四鈐綱目猥并往貳太宰益修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畱難之吝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給事中譚世勣除禮部侍郎

宗伯典朕三禮實兼伯夷后夔之事國有大議罔不責成然姦諛便文俗學是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雖邊豆司存之守而有尊俎折衝之功具官某爲老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辯麗有作者

之風給事東臺練達通當世之務服休滋久考績應遷進陟文昌
位次八座必能据經持義奉大典常玩敵人於甘寢秉羽之間制
功臣於醉手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國自安永肩一心以稱朕
命

右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朕以天下之事付之二三大臣同寅協恭左右厥辟而中書政事
之本東臺論駁之司耳目股肱共爲一體誅賞羣吏翊贊萬微出
號令於片言關盛衰於百世必有論事回天之力見於還詔批敕
之間則人無間言以至大治具官某履道純固秉義眞方兩朝名
臣六任言責息邪拒諂不憚權彊壞植散羣如救焚溺召從西省
給事東臺任參黃散之間彌見責成之重毋縱詭隨以干予正母
事矯激以協厥中時乃之休嗣有褒寵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朕承至尊獲奉宗廟選建羣辟綏靖四方而宵旰之憂懼不下究

則芻蕘之議壅於上聞開受直言優養正士極陳古今治亂之迹
坐見輿衡紳帶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某昔奉大對名振
京師愛君發自至誠排姦綽有餘力憂深思遠皆慟哭流涕之辭
心醇氣和無迂闊難信之語召從憲府進陟諫垣始聞嘉猷以對
休命宜凶施置予奪之際救之於已失深明吉凶禍福之先論之
於無事茲惟稱職時乃之休

吏部侍郎馮解除禮部尚書

崇寧之初權臣擅政盜用名器倡導邦朋誣害忠良蔽昵私黨士
無特操靡然從之有能奮大節以犯羣邪之鋒建崇議以抗流俗
之表投閒寘散一斤不還肆朕纂承延登法從進位宗伯罔有間
言具官某經術邃深器資宏敏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寘諫垣首
開正論泊陪經幄婁告嘉猷進陟天官未究其用典朕三禮僉曰
汝宜庶幾變色之間自有折衝之效据古持議恢張四維使敵國
不敢謀而四方莫予侮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漢博士秩六百石得與丞相議可否今司諫七品官亦為天子之爭臣慨然忘軀徇國之忠固無位卑言高之懼爾頃由省戶擢任風憲力陳治道分別忠邪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畔平生之學延登諫省蔽自朕心仁聞正大之言共濟艱難之業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朕惟朝廷一時治亂之機實在人主聽言得失之際蓋仁人之利一言而已則大儒之效百世可知有事於斯當識朕意具官某濫文而毅直諒不回責難罄臣子之恭陳義見儒者之勇進由三院擢自臺端治忽所關寄任尤重汝其安意肆志無憚權強俾人主無為而日尊天下聞風而興起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朕綏靖四方選見羣辟中外執事督力畢陳如牧萬馬於冀北之郊制其銜勒疾徐應節無泛駕之患此予責任風憲之意也爾聞

望之美發自少年儒術之優見於已試召對便殿占奏詳華斷自朕心擢為御史維持邦憲糾逃官邪俾小大之臣宿幸向方無敗度犯禮以干予正朕所望焉

御史臺檢法王傑除監察御史

上詞爾學問精博智慮疏通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屬此疆場未寧之日任予耳目所寄之官或吏墮而不處或民冤而無告利澤或艱於下究休戚或壅於上聞毋諱有司悉以告朕

太子舍人洪芻上除左諫議大夫

士不羞貧賤然後可以共爵祿不畏彊禦然後可與任言責故大人為能正己而鄙夫不可事君矧予左右諷諫之臣當用廉退無口之士具官某志大而有遠略器博而無近用十年流落端靖不回挺然孤忠白首一節肆朕纂服召自遠方閱時未幾踐更眾職進率諫垣之屬延登法從之聯仁聞嘉猷以對休命母悼後害母諱有司毋同於流俗毋迪上以疑先王之典以稱朕意

鴻集二十七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忠臣愛君樂告以善固人主之所欲聞然志大論高才疏意廣則相眇於按劍之間而儒者之功遂不見於世以爾議論不撓風節有聞蔽自僉言擢登諫省母甚高論令今可行如五穀可以療飢鍼石可以伐疴蓋卓然有可用之實乃稱朕意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昔周昌彊直敢言由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叔孫通習於寢廟由太子太傅復徙奉常忠臣愛君義無所擇如有用我而豈徒哉以爾孝悌稱於閨門行義信於朋友橫經學省事論美然擢升憲臺助予致理朕之用汝蓋賴其言扶遏忠邪明辯得失嗣有褻寵以答爾庸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朕惟君子小人不可並進於朝稂莠不除行將害稼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必有善善惡惡之士非其種者鋸而去之以爾端靖不回

莊重有守事君以道非法不言任予耳目之官庶幾得聞天下利害之實爾其深識朕意盡行平日之言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朕初嗣服權臣懼誅汲引私人取濟政路交通詭秘愚眎朝廷爾時一二言責之臣首發其姦疾趨徑前排沮不撓讒邪得志導諛日聞敷求正人莫如用舊具官某養氣剛塞秉心端亮事朕艱難之際婁陳社稷之言屏惡昭姦效見今日召還諫省進貳容臺重以旋觀歷試之祥以待不次非常之用益堅素守嗣有寵章

右司諫李會除秘書少監

朕綏靖四方眷求多士惟中祕藏書之府實一時籲俊之躔構杞梓於明堂薦璫璣於清廟異時將相皆出此塗具官某風質恢闕志節剛大任朝廷之言責以天下爲自憂首斥姦諛不憚彊禦奉身而退廉靖母求風節凜然老而彌篤召還諫省擢賓道山祇寵章益隆雅望懷鉛抱槧博觀未見之書潤色論思行有非常之

用

御史中丞徐秉哲可開封尹

漢治京師分別三輔本朝開封獨置一尹物眾地大獄市紛然自非彈劾積威之餘孰能一變流弊之俗具官某才高政事之選名在文學之科三列諫垣四更御史危言正色不憚權豪之宗激濁揚清可立貪懦之志輟自憲臺之峻擢司京邑之繁治忽所關委寄尤重母牽流俗母諱有司母使功名滅於平昔服我休命光昭前聞

開封尹程振可刑部侍郎

君子法之原所以關盛衰之運獄者民之命所以寄死生之權任法而不任人則惟法之從而殺不辜任人而不任法則惟人之聽而釋有罪朕若稽古允執厥中必有忠信慈惠之師體予惻怛哀矜之意則人法兩用罔有間言具官某碩大光明之資得古人之全雄深雅健之文鼓天下之動早發紓於賢蘊浸服采於禁塗天

官四鈐邦畿千里懋著嘉績蔚有能稱必能禁格吏謾發紓無告勿緩深故之罪勿輕縱出之誅汝往欽哉惟刑之恤

祕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監祭酒

學校所以明倫善俗而人材之盛衰風俗之隆替實繫一時師帥之官故北方之人皆見許衍而大說而六館之士亦畏何蕃而不為好惡相師捷若影響具官某文辭辯麗有聞於時志行直方不流於俗頃坐微累一斥十年召自遠方典領中祕易賓學省僉曰汝宜夫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諄諄而後諭障江河非一簣之力莫若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勉行所知追配前哲

資政殿學士馮澥可尚書左丞

朕修身承列聖之統虛己聽四輔之賢而天不靖民敵未悔禍匹夫橫議以訕上羣寇長驅而亂華謀臣猛將有致身效命之意而不見於功名仁人君子有忠憤感激之操而不救於患難思得兩朝耆艾之老共圖一時開濟之勳國其庶乎予何疑者具官某慷

慨大節名動朝廷正直敢言徧儀侍從罄忠嘉而來諗悼國勢之
陵夷循三命之功力辭樞莞馳一乘之傳深入虜庭身任安危義
同休戚是用延登左轄進貳文昌凜然大臣憂國之忠輔以古人
責難之義尊大主柄宣導玉靈四夷懷德而畏威百姓回心而鄉
道力行所學以底不平

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帝王之治所寶惟賢儒術之衰不適於用朕率是道申勸百工遴
簡真賢圖回大治才兼將帥之選名在文學之科凜然中興之功
茲見大儒之效具官某高文奧學碩大光明偉望英姿宏毅開濟
荐更中外懋著賢勞供奉兩朝白首一節屬王室之在難執干戈
而造朝抗孤忠以鎮橫潰之衝挺一身以犯犬羊之眾可謂仁者
之勇尤高國士之風是用擢升書殿之華增重藩臣之寄老謀幹
國緩帶臨戎兼資文武之全共注安危之寄尚有巨用以俟顯庸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具官某盛德之士百世興起國有巨室天下慕之楚相已沒而想
像於伶優談笑之餘中郎未亡而坐見於虎賁言貌之際矧予天
下之大老實惟一代之宗臣風烈固存典刑具在既准行其德業
以稱朕懷人念遠之心又錄口其子孫以嘉汝崇德象賢之意擢
升郎省未究其能延寘宰寮庶盡其用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路廓可虞部郎官

具官某尚書郎天下之高選也晉宋迤唐率用第一流爲之本朝
釐正官名增重郎位異時卿相多出此途爾以才能荐更任使詳
練政事究通物情則山川虞衡之司鳥獸魚鼈之治宜所優爲者
汝往欽哉

少府少監鮮于口可左司員外郎

君子難進之節所以伸道人主實責之政在於知人既考所舉於
已試之間又聽其言於行事之實雖復堯舜何以尚茲以爾廉靖
無求疆毅不撓闔臣擅國重擯四方抗一節而不回遭三黜而愈

厲肆朕纂服延賓周行侃侃自將靖共匪懈擢升宰屬朕不汝私益尊所聞以永終譽

詹大和水部郎官賈若思主客郎官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天下有大疑法理之士州縣之吏不敢專必上之朝而官決於大曹之長爾為郎吏亦有事於其間矣或以才謂聞或以文學進各共乃事勿但書紙尾而使之操其柄也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婦人張氏等熙事告成慶覃四海貴老尚齒邦法有常眷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之故老克庸祇德以裕厥躬肆疏湯沐之封式燕家庭之喜

張杲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京師首善不以兵強屬時承平軍政墮壞肇開四鎮總制萬兵如眾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會東海外總齊於千列中翼衛於一尊布

宣道德之成共注安危之意具官某器資彊毅識度精明以肅括視身以忠忱衛上踐更眾職婁以能聞起於閒廢之中分總兵防之重汝其感厲將士以鼓三軍之氣申嚴紀律以制四夷之強永肩一心寬予憂願

朱勝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朕分道置帥一衛京師總制萬兵環列三輔無事則養威厭難有猛虎在山之防有事則卷甲而行無市人烏合之眾故茲慮始爰屬能臣爾以儒學發身以忠義許國踐更眾職婁以能聞進升延閣之華分總戎防之重汝其訓練軍實著之風聲疲癯老疾不得尤食於其中而勇夫悍卒無驕蹇不用命之意汝之責舉矣尚勉之哉

中書侍郎何棗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君子者法之源允迪隆儒之效大臣者民之表丕昭屬世之規時予股肱實首風俗婁上蕃宣之請懇辭機務之煩宜疏寵章以昭

羣辟具官某博大高明之學道配古人雄深辯麗之文鼓動當世
徧儀侍從參秉國均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方深倚注共
底不平數露封章願還政吏朕念君臣相與之際固無纖芥之嫌
而明哲保身之難宜申大雅之志升華祕閣殿功神庭進露門之
讀於禁中示巖石之瞻於天下畱以自近庶□□得賢則能爲
邦家朕無愧知人之哲乃心罔不在王室汝勿忘告后之猷祗迪
訓言益綏慶譽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朕以天下大器屬在眇躬兩河構兵聲震三輔民言不靖有朽索
御六馬之憂國步方艱如抱火厝積薪之懼不有君子孰成厥功
具官某體道靖深秉義莊直學貫六經之蘊爲時儒者之宗器涵
九德之純有古直臣之烈屬紹休於洪緒益尊顯於老成擢升憲
府之嚴進貳文昌之轄正諫而守死節婁陳社稷之言惇德而難
任人宜示蠻夷之服蔽自朕志延賓西臺益惇大政之元式慰沃

心之望單于畏漢相之風采必有萬里折衝之功齊人歸魯國之
侵疆庶幾三年有成之效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

天下大器置之欲遂其安玉公尊賢求之惟恐不及朕紹隆聖緒
康濟艱難眷求百揆四岳之臣圖回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
之責者庶幾選於眾而得之具官某洪毅直方聰明敏博學問邃
於經術造自得之淵深功名見夫緒餘行所知之光大事朕初載
蔚爲名臣口登八座之崇進陟五兵之任師尹之望巖巖具維石
之瞻王臣之公蹇蹇厲匪躬之節是用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
解絃而更張固非濟水之能食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旣一心服
我休命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唐元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鶻萬里海外而以博士通經術
者爲之貳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

之良選任之難視唐爲重矣具官某疏亮宏博清名冲淳興學足以擅多聞英辭足以鼓羣動潛宮之舊義同艱難往馳一介之書修復兩朝之好惟孝子辭親之義豈不遲遲去父母之邦而丈夫許國之忠初無刺刺顧婢子之語擢自詞垣之邃進升內閣之華幹予心營之憂以靖干戈之難毋忘勵翼嗣有寵章

范宗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忠臣愛君有犯無隱聖主御士觀過知仁昔唐太宗破高麗悵然歎鄭公之已亡而歸其遺忠魏武帝勝烏桓翻然悟諫臣之愛己而獨見褒賞夫上有戰勝攻取之略而不自矜其功下有失言過舉之責而不得罪於上君子有所恃矣治道於以興焉具官某聲名發自妙年儒學見於已試徧更言選以直諫聞度越稠人不次而用中緣論事免所居官人才實難不惑終棄紬書祕殿訪道眞祠朕推內恕務全終始之恩汝慎厥修以恢遠大之業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

內閣寶儲上應奎壁丹青炳煥日月爭光延登一時髦俊之英增重千里名城之寄具官某彊毅不撓風力自將以忠清持天下之平以明恕司萬民之命踐揚滋久發問彌休入參侍從之華出殿藩維之重助予政理綏靖一方除去煩苛發紓無告仁聞報政嗣有寵章

樞密馮翊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爵祿所以磨鈍而端恪無求之操處富貴不能淫刑賞所以馭威而剛毅特立之姿蹈禍難而不慄眷予者哲時乃眞儒正色立朝亡軀徇國踐艱危而無甚難者履高位而若固有之具官某宏博有任重之才直方有養義之氣踐更華近備罄純忱屬疆場之多虞抗精忠而益厲慨然單車入不測之虜欲以片言折無藝之求風采著聞貪懦興起方登崇於宥密用注意於安危陳義甚明抗章自列夷險莫能踰可久之德寵利不可變無欲之剛載升祕殿

之華入侍儲闈之邃式隆雅望增重本朝庶伏猛山林之中遂折
衝尊俎之上往服休命奚煩訓書

祕書丞何常特授承議郎

舜以九載而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而誅賞羣吏衷善錄最序進厥
位示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也爾以學問發身於承平之日又
以忠義戮力於艱難之時有司第勞進官一等夫仁人志士爲善
不報區區一賜何足以言在法應遷往祇厥服

耿廷禧充康邸參謀補子入右承務郎

侍從之臣宣勞萬里馳一介之傳修兩國之好雖人臣之義不以
家爲恤而願省其私朕何敢後以爾能自拔於賢關禮儀之地又
挺生於大臣忠孝之門俾試一官以爲爾寵益思勉厲以稱恩休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四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五

外制

种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充國已老能固守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廉頗未衰念廢於眾讒馴
致長平之敗眷予宿將時乃世臣出授律於齋壇入參謀於帷幄
安危之意法想尤深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某剛明而克斷沈
鷺而善謀早曠辟國之勳進陟總戎之命折王恢之初議婁陳徙
突之言釋婁欽而弗誅莫救噬臍之悔追懷前職進貳本兵庶資
厭難之奇自有折衝之效懋遺之歎遽驚一鑑之亡殄瘁之悲何
愛百身之贖式章異數申勸遺忠錫盾珣戈昇元戎之十乘衮衣
赤舄煥命服之九章終始之間哀榮斯極俯惟英爽歆此寵靈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柳廷俊贈正奉大夫
左右侍從之臣持橐內朝通班祕殿割符享專城之奉蓋棺有飾
終之典哀榮之極可謂無負具官某以孤遠自奮浸服近班出殿

大邦以死勤事惻然嘉歎方議追崇而言者交章論汝罪惡交通
誓御產怨一方毋足矜者朕興哀矜於既往悼流死之不藏深抑
人言超進位等尚其不昧歆此寵章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

爵齒之貴天下達尊死喪之威義同休戚眷予耆哲時謂名臣不

幸云亡惻然興歎具官某秉義迪哲允踵古人種學績文推重當

世荐更中外風績藹然肆朕纂承越在外服謂當召用共濟艱難

天不憖遺哀歎何及節終之典國有故常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尚書右丞孫傅除同知樞密院

昔單于入朝於漢遇宰相王商卻立而不敢仰眎晉人觀釁於齊

憚晏子退舍卒不敢加兵蓋賢者在朝人民忻忻不動聲氣自然

折衝故能正容色於一怒之間而懾威靈於萬里之外具官某宏

毅而任重博洽而有文險夷一心踐更眾職危言直論固嘗折遠

夷無莠之求繕甲治兵又欲刷四鄰交侵之恥顧疆場安危之未

決而羌人叛服之無常蔽自僉言延登左轄載疇雅望進貳本兵
庶幾盡行平日之言可以坐厭未形之難力行所學以底丕平

左司諫秦檜可御史中丞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則中執法率寮屬而為長耳目之寄紀

綱所司惟議論慷慨足以感厲特立不欺之心惟志行直方足以

振竦苟賤無恥之習風采所繫朝廷自尊具官某學知古人之大

方智通當世之要務徧更言選以直諫聞憤世疾俗無所回撓召

從諫省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體任官之意益肩衛上

之忠知美才有待於久成毋廢壞於一害之微知刻核足以生不

肖毋窮極於已甚之地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朕惟太子乃天下之本而賢者為邦家之基思得直諫多聞以為

益友庶幾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故茲一時靖尹之臣率用兩朝髦

俊之選具官某學術之茂幾於先民行義之修信於當世懿文華

國亶居俊譽之崇正色立朝婁效排姦之力踐更眾職夷險一心肆因鈐總之餘入侍儲帷之遠荷典刑於老成之重崇道義於爵齒之尊式資調護之功副朕責成之意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朕初踐厥屬時多虞寤寐雋賢當饋興歎想望老成於典刑之重登用世臣於故國之遺大儒之效固存君子之澤未遠具官某四朝名臣之後一時耆艾之英聲華發自妙年功名見於晚節詞垣眎草渾然深厚爾雅之文經幄告猷信矣直諒多聞之益服勤浸久發問彌休惟是東臺論駁之司實予萬幾出納之地延登茲位僉曰汝宜施置或未叶於人言選任或不孚於眾聽守正不撓維是之從毋諱有司追配前烈

黃敦書京畿提刑

輦轂之下惠澤宜先而五方豪傑之林儒俠雜居犯法者眾必有部刺史戢姦禁暴以謹無良庶幾千里之畿靡有一夫之獄爾以

治行聞於朝廷凡案之才綽有餘力必能深識朕意綏靖一方察其廉貪以詔賞罰尚有褒典以俟爾庸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夫鴻臚天下之高選也在廷之位至於九列者寡矣非資高任重不得任此具官某以經術中第以文藝知名感會休辰踐更眾職載疇雅望進列九卿益肩厲翼之心以待非常之用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釋騎垂二百年軍政隳壞士卒無仗節死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驚奔靡有鬪志朕初嗣服選達忠賢延登宥密之司漸復祖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原衛上之忠懇款七世應下之敏勤勞百為屬羣寇之內侵罄一心而盡瘁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貳機庭擢司兵柄以宏博無窮之辯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御將帥之臣迪百工厲翼之心以尊獎主威鼓三軍墮歸之氣以翊衛王室服我休命奚俟

訓言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何志同知穎昌府

朕臨御以來加惠四海貴德尚齒黜聚斂之吏除苛解媯崇寬大之恩而臨穎天下之郊儒俠雜居沃野千里思得大度長者臥以護之具宿某學問識古人之大全論議有宗臣之遺烈起於散地出殿大邦君之股肱徒得君重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吏民瞻侍從之華獄市兼容載以清靜政成民說朕不汝忘

監察御史宋齊愈著作佐郎

御史以言責辨賢佞於一時史官以直筆信褒貶於後世必有剛毅篤實之操輔以雄深辯麗之辭庶兩得之乃克勝任具官某行義潔修志節端亮踐更言職以直諒聞延寘道山復異舊物按善惡見聞之實撰次序法度之章使後世得以考焉益修厥官毋愧能言之效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朕臨御以來示敦朴以先天下卑宮菲食不敢有加焉爾廉靖無求莊重有守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往丞共工無乏吾事而已

朝奉郎馮沆宗正寺丞

司宗置寺不列於九卿而介乎奉常中祕之間選高秩清專用一時儒學之士爾以文行之美有聞於時其往佐之益思厲勉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春秋之學廢錮已久習非承誤無識真者矣朕閱古學之壞選建賓師爾以儒學之茂冠於東南延寘茲選爾其茂明之勿謂游夏之倫尚不能措一詞遂使區區守一經者至老死而不悟也

晁公邁開封府戶曹掾

董仲舒以春秋決獄而公孫丞相亦以文雅緣飾吏事故知儒者之效不獨載之空言爾問學能世其家議論不流於俗尹正京邑四方所瞻汝往佐之勉行所學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博入錢助軍特起充京城東壁守禦

具官某身執親喪心存帝室發輸藏錮助濟軍興起於枕塊之中付以干城之任往祗新渥益務顯揚

大理司直王忠臣再任

朕哀矜庶獄以重人命常恐疑似陷於非辜故明試爾之才以佐大理而讞議精覈動無過舉肆加因任以用所長無替厥修勉行所學

張叔夜男承直郎伯奮將仕郎仲熊改合入官

風俗久衰姦諂成羣高論大言不適於用而挾情用詐實爲全軀保妻子之謀爾父子提孤軍轉戰賊中慨然有見危致命之意往膺懋寵使士知所勸焉

馮時舉官已足聖旨不候引見改宣教郎

州縣之小吏不能自薦於朝而部刺史得以名聞於上爾以才謂練更庶事論薦者眾矣吏部之常格今汝略也往踐厥官毋愧舉所知者

翁挺少府監丞

尚弓置監天下之高選昔源乾曜一見中上意遂命此官選用之艱難蓋自前世爾文辭辨麗譽宣一時占對之初工言治道列職高方之屬將有試焉勉思古人追配前烈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提舉京畿保甲兼提點刑獄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康隨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

朕嗣位以來閔仁元元去薄從忠施舍已責而闕門之外海隅之遠猶有不得其平者吏擾之也以爾衡器資彊毅可以濟煩以爾隨吏道疏通可以從政各服乃事不侮鰥寡無擾獄市稱朕意焉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羣胡犯順民不奠居朕處深宮坐不安席櫛風沐雨徹膳避朝冒矢石以乘城采藜藿以同眾爾由推擇進貳尚方屬予側身修行之初不厭菲食卑宮之陋母事改作稱朕意焉

朱震祕書省校書郎

中祕讎書極天下豪雋之選異時貴臣用事至參用醫卜之流牛
驥同羣可爲太息肆朕初載慎簡儒術之英爾以文藝有聞首寘
茲選進與羣髦之列益觀未見之書三篋已亡且詢安世勉思刻
厲將有試焉

武節大夫中州防禦使樂忱落致仕

士大夫以官爲家久矣所以貪得患失至於老死而不知止也爾
乞身強健非告老之年屬時艱難就里居之佚後其君非義遺其
親不仁人謂斯何爲朕強起往祗新渥可不勉哉

李案大理寺丞

廷尉天下之平而獄者萬民之命朕躬垂明聽不忍詿誤之民陷
於大罪故慎簡良吏其務平之爾得與茲選其明察寬恕無縱吏
謾以羅元元之不逮稱朕意焉

徐嘉問大理正

制刑以禁強暴而狙詐或遺於漏網聽訟以申無告而善類或罹

於深文朕所以慎簡官僚佐廷尉之平而汝以才能達於朕聽往
踐厥次毋縱吏謾使人自以爲不冤乃稱朕哀矜元元之意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典朕三輔物眾事叢當以杜後惠文彈治之而命汝爲之屬夫涖
官如製錦治民如牧羊其去敗羣勿擾獄市飾以儒雅稱朕意焉

葉植改合人官開封府掾

屬者盜起東南爾以才力自奮輸財募士扞衛一方莫府上功序
於席位而抗章自列求試有司進錫官榮以成汝志可不勉哉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京師郡國首也地大物眾獨以一尹治之掾屬雖卑亦有事於此
矣爾以才諳達於朕聽勉揚厥職毋忘訓言

顯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七閩之會地瘠民貧姦利之臣掎取無藝搜原剔藪禍及雞豚產
怨一方遂戕其帥必有循良之士副予共理之求具官某風節有

聞疆毅不撓代言西掖早以文名給事東臺婁以忠告必能深識
朕意崇德靖民撫疲瘵之餘察聚斂之吏式遏寇虐以謹毋良時
乃之休尚有任用

向滌應天府少尹

朕開四鎮於天下之郊尊京師以萬兵之衛屬茲慮始慎簡官察
爾以更能效於已試通都大屏姑住佐之益修厥官無替朕命

徵猷閣待制盧益轉朝請大夫

朕承至尊綏御羣辟顛俊以尊上帝作民恭先大賚以富善人自
國貴始具官某以文執之學連中兩科以政事之材延登八座踐
更中外光顯有聞肆予纂承并受祉福大官大邑所以庇身嘉謀
嘉猷毋忘告后益綏慶譽嗣有寵褒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磨勘大中大夫

舜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誅賞羣吏貴賤亡間邦典有常眷
予邇臣在法當陟具官某器資沈毅風力敏明勤勞百爲游刃裕

於餘地夷險一致剛節效於後凋追參侍從之華託備藩維之寄
有司會課於法應遷俾增重於吏民往輯和於疆場尚有裒渥以
候爾庸

張著開封府少尹

國有姦民猶山林之有猛獸也虎豹犀象驅而遠之各有攸處而
已苗疇而髮櫛之則無是理也開封典治京師五方豪傑之林百
賈盜賊之淵號爲難治汝以政事之選往佐而長誅其尤無良不
聽命者勿爲已甚稱朕意焉

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郎

城下之戰大將以敗績聞閱三時而裨佐以卻敵之功來上超進
位等不汝瑕疵無忝厥官往圖稱職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轉修武郎

爾以病告致爲臣而歸屬時多艱心在王室請輸金幣以佐軍興
起於燕閒進位一等以爲爾勸往其懋哉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常知幾武顯大夫

疆虜內侵四郊多壘忠臣義士膂力畢陳以爾雄桀超萬夫之英

慷慨鼓三軍之勇陷堅破敵奮不顧軀斬馘執俘遂著奇績進官

二等以勸爾勞往圖厥中嗣有褒寵

張淵武經郎

戎虜盜邊一方騷然爾以勇氣聞於西郵卻敵陷堅以固吾圉論

功宜賞進秩一等以勸爾勞益修來效嗣有寵章

俞倬補承信郎

忠力之士以身徇國而飾終之典錄其子孫所以勸天下之為忠

為孝也往祇休命無忝前人

党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爾父以死勤事朕甚悼之既賻恤其家又錄其子往踐一官無忘

忠順以永綏於寵祿

保義郎何文寶敘舊官

爾行己不靖嘗坐譴何深自刻修乃能補過復敘爾位往圖厥終

下班祇應張顯保義郎

朕以勇爵勸天下之士爾以身徇國破敵而還有可第勞超進位

等往思勉勵膺此寵榮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勇氣聞於西郵邊徼未寧思效忠力寵爾一命勉圖後功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才自奮而求試於有司肆加一命之榮往其祇服可不勉哉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爾不愛軀命間關賊中襄善敘功進位一等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張仲剛補承信郎守禦司準備差使

朕設武爵以待天下豪傑之士親御便殿考覈其能一藝之士皆

在所錄寵爾一命為朕干城益修厥官勉思報稱

大將乘邊羣才並口審於用間爾以名聞往踐一官以圖報稱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朕以疆場未靖不忘顧憂而將吏懷安莫肯用命縱敵爲患議法
當誅爾奮身行間躡實華近提兵乘塞捍禦一方選懦自營遂深
寇患稍示降黜以示典刑服我寬恩毋重來悔

宜贊舍人王孺弼轉遙郡刺史依舊句當皇城司

朕臨御之始屬時多虞忠勞之臣武功之士獎衛王室宜有褒升
具宮某沈鷺善謀彊毅能斷事朕艱難之際具宣夙夜之勞知無
不爲久而受報疇庸渙渥式勸具寮迺分刺史之符進總嚴凝之
護往祇休命永肩一心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郊宮受釐布大慶於天下而施及諸臣之父母爾躬率德善慶鍾
長孫加錫命封益非常典益綏壽嘏膺此寵榮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朕初嗣服都邑震驚文武之臣宣力中外褒功錄善邦法有常爾
祇畏保躬廉勤服采進位一等以懋爾勞往踐厥官無忘恭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艱難之際文武力士膂力畢陳爾奮自小官慷慨請行宣勞萬里
進官一等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

鄭元亨承信郎

纂承之慶覃及四方爾常駿奔以給吾事一官以懋厥勤往其祇
服

武德大夫張偉武功大夫

褒善錄最天下至公之法也比飭使輅將命萬里之外足未越境
而賞先之其悉乃心以稱朕褒勉之意

敦武郎劉士達忠翊郎王允各降三官

某等智效一官各有守法畔官離次通慢勿處議法當誅止從降
黜往圖來效服我寬恩

左良辰承信郎

朕分遣使臣宣勞萬里爾能自奮慷慨請行朕用嘉之進官一等益肩忠蓋服我恩榮

承信郎閣門祇應種成轉兩官

朕初嗣位京室多艱一時禦侮之臣具著勤王之效進官二等以勸爾勞祇服寵章往圖報稱

南鉉轉兩官

肆朕初載屬時多艱中外之臣獎衛王室論功考最當得敘遷朕命惟休往欽乃服

薛安靖奏對可采除閣門宣贊舍人

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開廣言路芻蕘之賤不以遐遺爾才諳有聞達於朕聽召對便殿占奏詳明進升上閣之榮式厚諸臣之勸勉於自竭以稱恩意

武功大夫王孺弼知東上閣門

閣門置使地近職親肆朕纂承選用良士具官某以將家子習知

軍旅之事以勳闕進又識朝廷之儀憂勤百為慷慨自許比疇勞效斐進官聯載升上閣之華式厚諸臣之勸益思勉勵以稱恩榮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爾以戎虜盜賊奮不圖軀力竭勢窮以死勤事傷居爾體朕甚悼之宜疏異恩超進位等庶其英爽歆此寵靈

醫僉高仲謀額外醫僉賜緋魚

士惟食功然後無竊位素滄之罪爾以方伎自名為賢王所薦服勞既久序進一守往其懋哉以稱食功之意

趙邦補承信郎

迺者盜起東南偏師進討將士用命殄滅無餘爾以勞能上功莫府進膺懋賞汝往欽哉

焦詔補承信郎

渠魁授首於今七年矣異時帥猶以未錄之功請於朝者功疑

惟重何愛一命以爲後來之勸勸諭而宋趙之趙鼎亦請請以以閣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具官某將帥之臣虎賁之士出治邊徼入總營屯進有干城固圉之才退有折衝禦侮之效襄功錄最朕不敢忘爾拔於戎行沈毅有守服勞歲久忠力有聞祇慎一心效於已試超進使號以答爾庸往圖厥終無艾吾事

單宣冀廣轉一官

具官某等迺者軍政不修兵驕卒墮朕親駕勞軍考覈能否而藝能精練繫爾之勞進官一等往其懋哉

起居舍人許元宗與郡

具官某爾以州縣之小吏夤緣恩幸躐登冊府馴致郎吏一有所試其效皆無足言而以朋附權稚達於朕聽右史記言之高選不可叨居稍從降黜尚有民社益務循省循省中書舍人劉珪落職宮觀

迺者大將誤國罔功羣議沸騰理宜遣斥爾於書命之職當恭具罪狀明示四方苟懷貳心是辜委任具官某自朕初載擢實詞掖不唯喻德之義依違顧望首鼠不情始言踴躍自奮有嘉報國之忠卒言輕率無謀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思不信若此聊從薄罰免所居官退處真祠以訟其過

林積仁落職監當

積仁

朕以敵未悔禍兩河騷然不忍坐視吾民於塗炭之中廢食婁歎而爲守吏當以身徇國寬予西顧之憂迺者上書數以病告冒榮祿於承平無事之日圖便安於將士效命之時深惟積辜宜竄遠服姑奪近職往臨關市益務省循毋重來悔悔陝西五路制置使錢益降授朝奉郎朝奉郎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眾擾邊疆場多虞責在將帥具官某荐更任使擢實近班屬三陲內侮之初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邊

遽上聞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寘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
來效思補厥愆

涇原路經略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將帥之臣出乘疆場官顯祿厚無尺寸之功而以廢事失職聞於
上竊位素飭之罪不可以無責也具官某奮由小吏擢寘近班夏
童跳梁專制一面覆軍敗績當卽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免思
補過服我寬恩

范世雄落職官觀

朕以邊遠婁開推擇將吏固嘗拔士於行伍之間而妄言無行之
徒穿窬爲盜議法當誅具官某乘時艱難挾數用術囁其小吏遽
登近列詐窮力□□□辭公議沸騰彈章交上謂小人得志儻
□□□□士解體無以勸忠尚屈典刑姑褫近□□□□
重後愆

王以寧送吏部

具官某風俗之衰士大夫懷謾以事其上懲勸已行而爲姦不止
如以寧者不可以無罰也爾以一介小吏超躡位等專刺舉之任
亦可以止矣而浮誕益肆沸於眾聞聊從附下之罰使小人者知
所畏焉

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具官某爾頃奉使廣南姦偷犯法交通權倖莫敢誰何今有司言
汝罪惡有狀請加究治投竄遠服以爲貪吏之戒朕重寘汝於理
姑奪近職退處散地益務循省服我寬恩

勒停人辛興宗復遙郡防禦隆德府路鈐轄

朕以疆場未寧不忘憂顧思得爪牙之士宣力四方而一二將帥
之臣尚挂吏議肆加甄敘以圖厥功具官某世爲將家久習邊事
慷慨自許沈鷺善謀婁效戰多亟躋華要中緣坐累一斥不還肆
開使過之科進陟兵防之要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丙侍謝琢遠小監當

朕事親之孝雖極天下養猶懼不稱爾以龍德小吏給事宮省弗
祇厥職申救婁下逋慢自如稍覩官資投之遠服益務循省

劉銳降五官

全晉之郊犬羊大入邊城書閉矢石交攻疆場之臣其忍坐視具
官某早由推擇浸被使令盜發所臨漫不加恤乃進繆悠之說實
懷顧望之心公議不容營實顯戮止從降秩服我寬恩

傅廣降官

羌囚犯邊一方騷動將士用命庶有成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便
文自勉有司議罪當伏軍法朕重實汝於理止從降秩益圖來效
以補厥愆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矢人函人初無大相過也不慎用其術則仁不仁相去遠矣昔王
述不肯以女妻兵而薛宣不肯吏朱雲古之士不輕用其深以許
人如此具官某失於慈慎不自晦藏一陷朋邪之中投置間散二

十年而言者猶不汝置也雖削名於延閣尚分職於藩符益修厥
官朕不汝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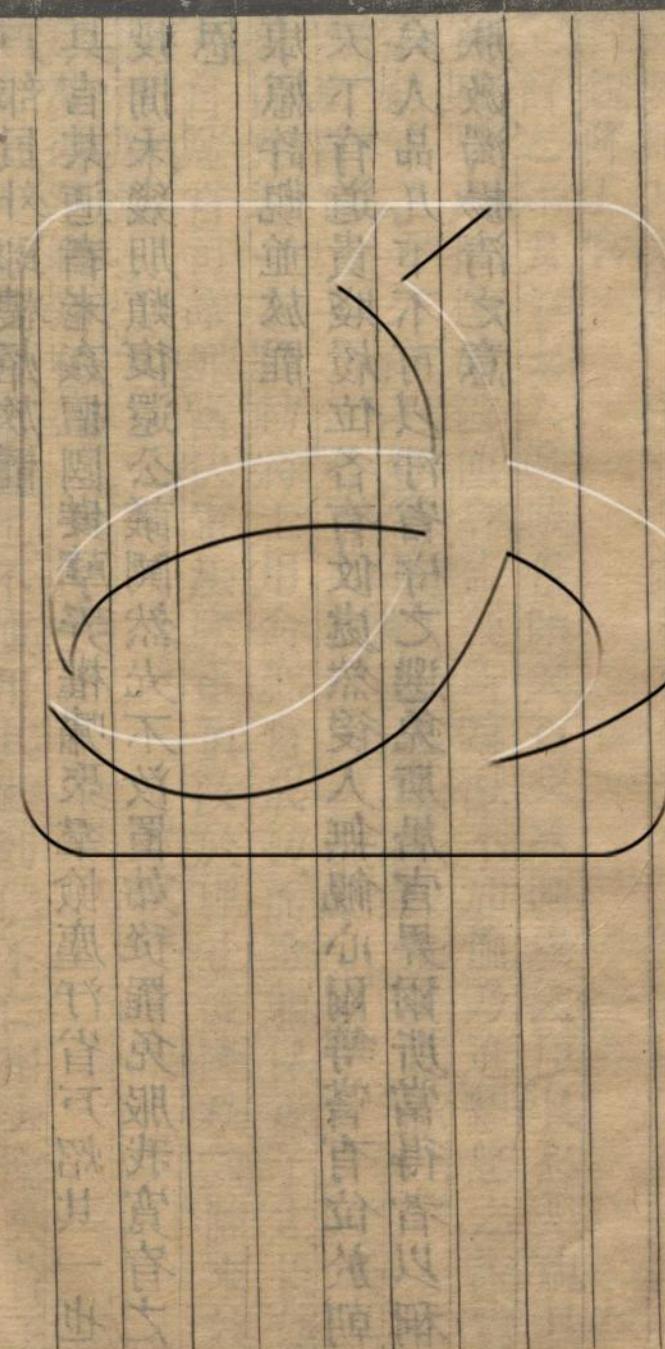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具官某迺者老姦擅國變孽弄權嘯聚羣儉塵汙省戶炤其一也
投閒未幾朋類復還公議闕然尤不汝置姑從罷免服我寬宥之
恩

康愿許觀並放罷

天下有道貴賤履位各有攸處然後人無覷心爾等嘗有位於朝
矣人品凡下不可以汙省守之選免所居官昇爾所當得者以稱
朕激濁揚清之意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五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六

外制

黃潛善除中書侍郎

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原賢者邦家之基茂建百王之典朕
紹膺鴻緒綬御庶邦火正中微國步孔棘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
功舍爵策勳進陟五臣之命具官某器資沈毅而足以任天下之
重學問淵博而足以識古人之全蚤服采於禁塗漫宣勞於外屏
胡塵侵犯都邑震驚纏氛禳於九重接腥羶於萬里立轅門而左
袒倡義旅於南征間關百難獨見松柏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
桑廕不徙之勳是用蔽於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益惇大
政之元爾惟丕命其承迪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底烝民
之生益懋遠猷以對休命

汪伯彥除同知樞密院

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洽軍政隳口將帥墮驕胡寇長驅京邑震

擾博延羣臣之議人莫與能檄召天下之兵士無鬪志卒罹變故
幾至阽危肆疇佐命之功共濟經邦之業具官某學貫千載知出
萬夫沈謀有先物之幾居簡得鎮時之望參華延閣出總藩符屬
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肇開莫府爰整師于豐邑故人莫重
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寇鄧之勳是用順考僉言蔽自朕意擢
司兵柄進貳機庭幹予心膂之憂實賴股肱之舊勝殘去殺期臻
奠枕之安保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承茂渥永底丕平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於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
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冰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
二聖未返北轅之役棠棣之華韡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
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闡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
篤徧儀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
之力險夷一致益肩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

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於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
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前席之思儻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
趙王而歸者宜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朕奉承丕尊綬御羣辟圖舊人而任政共成訪落之謀肩一德以
保躬婁土均勞之請參稽陟典申錫之書具官某雅量鎮浮訐謀
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思至大至剛得養義之氣入持樞筦進
貳文昌屬予縉紹之初喜見儀刑之老婁形封奏析解煩機詔諭
數頒懇辭莫奪念崇寧之遺直巋然獨存顧靖康之舊臣留之不
果升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暑行徒得淮陽之重而遠猷辰告
宜存魏闕之心祇服寵章益綬壽域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入參樞筦久資帷幄之謀出殿大邦增重藩宣之寄眷予哲艾為
國老成懇辭機務之煩用錫寵光之祉具官某受才宏毅秉義直

方正色立朝，斐效排姦之力，懿文華國，尤高潤色之工。擢自憲臺，入司兵柄，遽形謙奏，欲遂便麾，屬於訪落之初，參倚守藩之輔。撫綏疲瘵，慎固封圻，仍書殿之隆名，鎮南昌之巨屏。周旋中禮，蹈古人難進之風，明哲保身，應君子有終之吉。服有休命，永肩一心。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靖康初，政開廣言路，日昃延羣臣之議，夜分覽四方之奏，異論蠶起，予奪相乘，故雖婁動仄席之求，而終不克享貪賢之利。肆朕纂服，登用正人，苟一言可以興邦，則天下如指諸掌；具官某志節剛大，識度精博，頃在宣和，以布衣發策，力陳時政之害，逮事淵聖，以諫臣抗疏，獨論宰相之非，雖圓枘方鑿，勢有不容，而曲突徙薪，效見今日，復畀舊物，進長諫垣，挺一身之安危，為葵藿之衛，聽眾言之淆亂，制尊俎之衝，仲聞嘉猷，以對休命。

翁彥國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

楚漢相距，滎陽百戰，不殆而蕭何獨全關中，為漢開基之冠。安史

攻陷河洛，赤地千里，而劉晏營制東都，佐唐中興之業，肆朕纂承之始，未堪多難之憂，選建臣工，鼎新邦命，必有中外文武之選，副予勵精宵旰之懷，具官某智術疏通，風力強銳，爰整勤王之旅，益肩衛上之忠，進升內閣之華，益壯大邦之翰，庀徒作室，揆日相方，毋從乾沒之姦，以蠹邦財，毋容聚斂之吏，以耗民力，毋張空最以

術虛名，毋急近功，以遺後患，益思刻勵，追配古人。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秦地被山，帶河持戟，百萬陸海之富，甲於四方，炎正中微，小雅盡廢，國步日蹙，強虜扇行，申畫郊圻，責在將帥，具官某剛毅之氣，足以任重，忠信之行，足以鎮浮，歷事三朝，夷險一節，中外邊瑣，首忤貴臣，風績凜然，老而彌篤，進升內閣，鎮撫大邦，為朕長城，折衝千里，佇聞報政，嗣有寵章。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發遣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具官某山西古秦俗也，扼虎命世之才，裂眚決口之勇，常雄視天

下屬時承平氣節衰矣而故家遺俗猶足震羌戎於萬里之外以爾忠信之行事上不欺剛健之才臨機克斷踐更庶事風績藹然進直河圖往治西土追還故俗著之風聲使齊人歸我侵疆汝亦與有亡窮之聞

范致虛知鄧州

朕承至尊綬制羣辟而三朝元老四鎮大帥越在外服想見風采肆頒陟典以示寵褒具官某高明敦大之資辯麗博通之學發紆賢蘊服在邇寮肆紬祕殿之書益壯大邦之翰西洛之去思尚在成陽之報政已成改畀左符往綏南土國之俊老義同艱難增重一方折衝千里往服朕命矣俟訓言

宋齊愈起居郎

具官某朕紹膺時萬之休會逢陽九之厄臨朝願治當饋思賢稽合庶言登用正士寘諸坐右其永無愆爾以藝文冠冒多士語妙天下氣蓋諸公靖康之初徧游清貫紬書中祕列屬憲臺譽喧一

時想見風采擢并柱史供奉殿劫君舉必書母悼後害
蘇遲除右司郎官

具官某朕紹休鴻緒思用老成注想方深懋遺興歎懷人念遠知狐突之教忠崇德象賢庶舉陶之濟美以爾儒術之茂似其先人忠厚之資信於當世屬靖康之初政襲元祐之名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予續紹想見儀行擢自臺郎延登宰屬益思勉勵光賁前人

楊淵除工部員外郎王起之除屯田郎中秦伯祥除虞部員外郎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朕初踐服天下觀政一有僭差之累浸成蠹害之原爾等或在文學之科或居政事之選首膺任使延寘中臺毋縱吏謾以慰民望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具官某青齊之國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干戈未靖飢疫相熏申飭使輶布宣德意勿謂海隅之遠在予庭戶之間以爾慈

惠有循吏之遺風議論得世臣之餘烈荐更任使強敏有聞載疇
爾勞奉使一道助朕初政益修厥官達於斂散之權不失綏懷之
體上下與足時乃之休

周望除考功員外郎

具官某一介之士資逢盛世皆能自致於顯庸而中臺望郎獨高
文武一時之選爾以忠義之操間關賊中莫府咨詢又著婉畫擢
升郎省將有試焉行其所知以赴功名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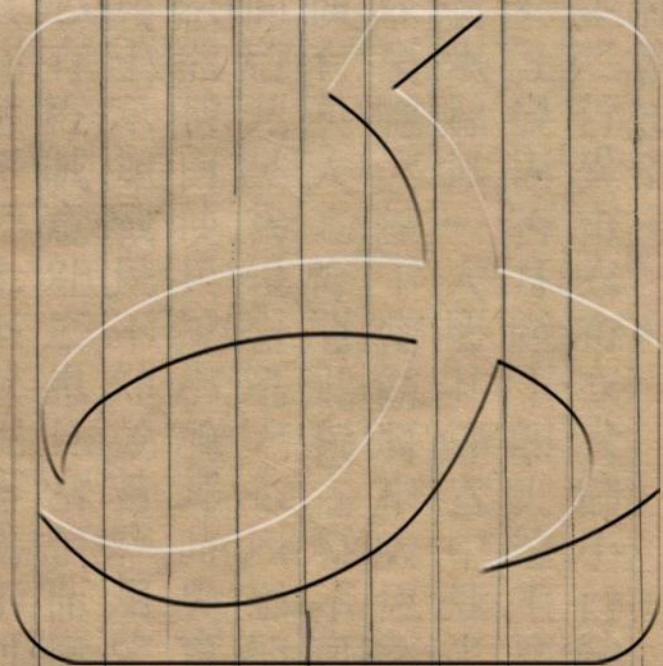
黃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具官某關門之外惠澤所先疆寇內侵赤地千里人罹塗炭禍及
雞豚乃飭乘輅賦命之臣體予哀矜元元之意爾由推擇奉使邦
畿尚有遺民往喻朕意如烹鮮勿擾如制錦勿傷手摩拊之裕其
衣食宜體任官之意勿懷擇事之心益勵厥修美成在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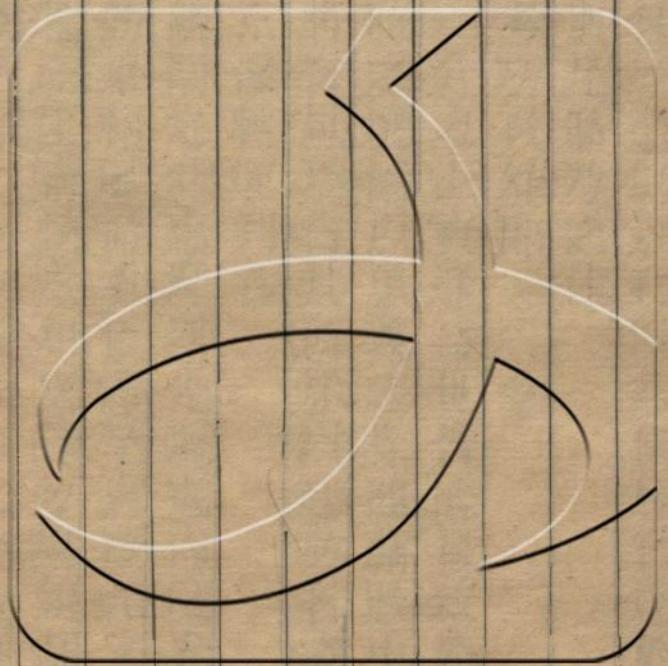
劉參除直祕閣知鄭州

滎陽大屏國之藩維靖康以還守將三易士無特操寇至輒奔肆

朕纂承允慎推擇以爾器資深厚風力彊明慨然請行寬予西顧
隱若長城之寄忍為襪被之謀中祕紬書坐鎮千里亟聞報政嗣
有寵章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六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七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謙自託於鄉里人主
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卽大位坐席未煖而強胡犯闕長驅
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嬰其鋒者中外之憤孰不欲一戰驅之以
爲快然茲事體大陸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爲萬全之計差
之毫釐便有莫大之悔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寶
元康定間趙元昊爲嬖書邀大名以怒朝廷規欲譴絕以激使其
眾舉朝忿然皆曰使兵抗小醜耳時吳育爲諫官奏言承平日久
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
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
之頃以其閒選將擇士堅城銳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
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吳

舍人患風果然於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石
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轉掠江淮間契丹聚重兵境上邀
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
育初議今女真暴起滅契丹爲北方大種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
大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塞擾邊之盜天子之郊宗廟社稷太
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於將帥不才士卒驕惰軍政隳壞器
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
和戎爲上策強胡乘勝頓兵觀闕之不彼見天子宫室城地苑囿
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
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虜掠然後與之議和羣胡竦然聽命卷
甲而歸足以爲德矣以其暇日蒐擇明將選練時士謹蓄積修法
度成中國安疆之勢所謂屈於一時信於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
太上皇投艱之託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校勝負於
一擲之間耶伏望聖德以趙元昊校北胡之強弱以寶元康定校

今日之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眾論而憂國之言有合於吳育特
賜采納不勝幸甚

二

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摧剛而爲柔適事
之變者亦轉禍而爲福今者強胡乘百戰百勝之威合諸種控弦
之士超邑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爲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
之愚力排羣議議進和戎之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虎狼貪暴
之心紓一旦倉卒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其權
固在於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劍誅秦蹙楚以定天下而冒頓亦掘
越於東胡呂太后稱制冒頓遺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
當是時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
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爲夷狄如禽獸耳
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呂后
然稱善召大謁者張釋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呂氏雅

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爲任俠以勇名關中一言從容消弭大端貸兩國數百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拊劍疾視斬頭穴背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役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祇結怨爲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自是諸將謹言秋高馬肥復入寇也或曰未也邊儲稍實復爲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帥之臣平居無事曠日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爲附和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爲如何大將劉延慶屯重兵於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遁人馬相籍躡蹶踵交道委棄金帛穀粟如山積虜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之興受命而帝羣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撻覽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忍計校一時之利摧剛爲柔以爲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諫諍瀆亂聖聽而予奪之

計已默定於聖心矣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臣伏見女真大酋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犯京闕忽睹神州隩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斂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盍量彼己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閒暇使之疑懼有虎口之虞堅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去此百全之上計也忽傳李綱劫寨之敗上驚朝聽下駭羣情爲之奈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挑發兵禍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爲攻劫之計藉令出於虜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爲怒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於旬日之先提數千兵以入空寨虜圍四合盡驅而納諸隍中無一存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於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徇死有餘誅方從薄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聚眾伏闕鼓倡羣少妄謂宰相連結強胡開關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萬搥登聞鼓呼聲動地平擲瓦礫狙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

子震驚與之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衰亂板蕩大壞書傳所載未
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太學
諸生詣闕請開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常率諫官合過裴延
齡不得爲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爲師範朝廷所當從從之
是眾爲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廷眾建師儒
營宮室豐餼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錄掌
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
乃幸天下有大變蔑視官師不告而出怙眾與訛厚誣朝廷朋比
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尚戴其面
立於朝端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
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眾暴
寡必自茲矣臣承乏國子司業時童貫修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爲
教諭議率同列獻書童貫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誼譁
臣聞之曰武學落成何預大學有云項者乘輿幸大學而武學生

例被恩賜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守分義其志止欲
圖尺寸之柄猖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卽典刑當具申學法屏
之遠方終身不齒爲多士之戒無令覆出爲惡以階禍亂天下幸
甚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北方邊事必
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修爲臣言虜使王芮奏事殿上請割三
關之地時交修侍立親聞其語芮曰今日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
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郎君
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無論攻城自京畿五百里外燔
燒蕩盡使鳥爵不能過也芮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關盍如何恪曰
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不來三關三對如此上赫怒曰卿
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而言曰方強胡怙眾冒死
一來仰見中國之盛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

斷鈔揉之路不出一伎示以形勢俾莫吾測而與之講可以萬全夫何行營大臣狂謀謬筭出於劫寨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疆胡輕視朝廷始欲割三關以要君君宰相既知其必來矣來則何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齊韓魏共攻秦於函谷關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盜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號彊雄尚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翦之徒起而用事遂并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因敗為功轉禍為福其權正在此也今之三關河北重地舉而棄之則京師無藩籬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臥矣狂生劫寨誤國至此豈不痛哉

今京師無大嶽三塗峭函之固獨特一河耳防河將吏望見胡塵獸駭鳥散不知所在大臣依違畏棄地之責將帥驚下無干城禦侮之功萬一強胡舉國而來頓兵城下有如王芮之說臣恐社稷之憂不止三關而已也寇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而行之盜失三城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承乏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鼓倡羣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劫寨激怒疆敵以誤朝廷計拙言狂得罪去國今蒙陛下召歸西省俾贊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又建割棄三關之議上拂聖心下違眾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議割三城樓緩不肯對公子池亦操講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螻蟻之命直言無所回隱其為狂愚死有餘矣

崇政殿集眾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臣聞螻蟻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夷狄驕橫乘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臣猖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去之不果

爲腹心之患必矣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爲限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爲名耳然紹聖用事者讎復元祐諸臣以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河禁錮子孫累赦不宥可謂酷矣今自大臣侍從與搢紳士大夫之眾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款兵而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復爲國家安危之慮以貽異日之悔莫如卷舌不言自爲計耳臣獨何人首唱此議蓋區區之愚以爲割己之援虜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彊國勢選將利兵以固吾圉興衰撥亂可以復見中興之利未爲失也儻以失三鎮爲悔追責前議之臣論爲城旦投之窮裔臣甘之如薺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可比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知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今日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聖旨令舜陟分析臣伏見舜陟實有區區愛君憂國之誠心而辭不達不足以感動聖聽臣詳味其言推原其用心蓋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爲宗廟社稷萬全之計不可不察也今春幹離不擁眾數萬長驅而至陛下疆圉之臣州縣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散無一人致忠效命與之校者遂至京師如踐無人之境劫寨之敗一軍盡覆將官姚平仲跨一駿驟遁去羣胡初不料中國堂堂之大而技止於此也今聞幹離不將由河北粘罕亦由河東舉國夫人以臣料之士馬之眾必數倍於前日陛下宿將如种師道已病亡种師中爲許翰以逗畱督戰日受三四檄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頓兵於懷州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沒李綱大妄殺立威誅勝捷統制官張師正一軍反側散去爲盜山東淮南兩路爲之騷然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冊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復有獻計

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而郭京者獻六甲法欺給朝廷尤爲妖妄臣在都堂客有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後省街司十數輩盡投六甲兵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要它拾番人頭耳臣又問曰誰斬番人而使此輩拾其頭耶京不答而愠怒發赤是時翰林學士吳行給事中安投中書舍人李會李擢在坐聞京之說相視太息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悉差登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備敵者設施措置之方如此則舜陟建遷都之義不爲過矣今有千金之子一聞盜賊入境左提妻右攜子羣趨疾走以紿旦倉卒之變而不復顧其家況今夷狄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行而至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禱祈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萬一有如王芮之言兩軍既至王城外州縣聚落燔燒五百里掃蕩一空則孤城巋然獨存亦何以爲國昔太王不忍鬪其民避狄去岐百姓歸仁文武之興子孫傳世八百餘載伏望陛下審彼己

奮神斷視強虜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禦戎之備如此不憚旬日之勞徒建別京圖萬全之策如舜陟之言特賜開納天下幸甚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人主之職也然君子小人不可以並進於朝譬之冰炭同處一器必至交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含怒忍恥干岐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勝一日得志遂肆毒於善良三陰在內其卦爲否禍亂之原不可不察也邇英進讀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是非得失之迹治亂興壞之端蓋數十萬言而文辭浩繁進讀有時一日萬機終不能徧臣竊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一書專論唐二百年君子小人善惡之辨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編炳然在目其言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故周之王以夏商爲監今所宜監莫近於唐凡三百六十篇釐爲十二卷元勳盛德

亂臣賊子忠邪賢佞如指東西如分黑白開卷了然陛下卽政之初博延儒學之臣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以輔聖質之明與其論事於未然孰若按已然之狀與其考言於未試孰若視已試之迹臣愚欲望聖慈每御邇英詔左右之臣進讀唐鑑一二篇不出歲年可見唐室廢興之由盡出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善爲可法惡爲可戒必能補聖政之萬

上何丞相劄子

某承乏侍御史適遇羣胡稱兵犯闕朝廷憤然方議討除某累奏言和戎之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羣小伏闕下請用李綱某疏論以爲怙眾作亂不可長王黼以誤國戮死而召蔡京歸賜第某又論蔡京稽誅合行貶竄吳丞相大怒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州纔數月吳相亦以黨蔽蔡氏罷去某蒙恩召歸西省遂贊書命又會虜使王芮請三關故地奏事殿上言辭不遜唐丞相操兩可猗違不決某疏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急矣且斷然割棄

紓一時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某非病狂喪心者旣觸吳相李樞之怒得罪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夷狄衰弱則事中國中國厭兵亦和戎夫豈其情蓋不得已耳漢高帝平城之恥呂太后媢書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數世之憂寧含垢忍恥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強胡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憚設有良將精兵可以勦除而宗廟社稷所在譬猶隋珠彈雀未可輕動又況無將兵乃欲張空券以搏數十萬虎狼之眾其區區進和戎之議不爲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劫上將元臣故老屏廢殆盡交結閹寺汲引羣邪罔上欺君窮奢極侈綱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視效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召還賜第以爲謀主臺諫烏得無言陳東伏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百姓殺統制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柳庭俊堂陸陵夷難乎其爲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幹離不圍東北王芮之

言又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禍福之輕重捐三關以爲款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然無事之時侍從官犯忤宰相小者褫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削籍流竄嶺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仕朝廷十年以文字爲官常言語爲職業一言逆耳令冒矢石抗疆寇於城陴之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曩時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一不思也辛康宗旣死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相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爲承務郎意欲嫁怒使某復爲一康宗豈不泰甚矣乎今自知不任釋位而去非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內有保國之遠圖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責於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之駕御羣鯨守衛城壁相公盍擇以勇悍之將諳練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

二

某據太學齋僕甲頭狀稱本學秀才五六十人手持白棒趕逐巡

更齋僕云是姦細各出門去我自巡獲當夜打開韞玉齋封鎖擅般出官米二百餘石今根尋得盡在諸齋未曾勾動乞申朝廷差官拘收入倉免至將來虛負罪責某諭令且去朝廷多事方應副軍前事定日理會數十人者羅拜於庭曰本學秀才聚眾伏闕恐嚇官家罵詈宰相手殺數員內貴更無世界朝廷方降詔書獎訓今般出官米糶賣已盡他日必定誣枉齋僕偷去朝廷主張秀才將某等流配三千里外鬻賣男女陪償不了某曰與汝刊送監照會於是又拜曰今將齋僕三二十人分在監西門太學門律學門把截不放升斗米出去須待拘收入官方得向後安穩無事某聽其說雖有理而無一處遂攜狀呈相公并狀首一人令回覆相公亦未有所處而孫樞密適至相公出所訴狀示之樞密公曰秀才便偷米只是齋僕偷了相公與某相視矍然果如小人所料某曰秀才齋僕高下固有間秀才攘米令齋僕任盜賊之罪乎樞密公笑不言良久引去某竊謂君子小人不可以名求之古之賢者亦

有出於賈販小夫農工走卒之中而儒生學士世所望以爲君子者或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唐六館之士豈盡賢者朱泚之亂一何蕃叱之無一人受汙今太學諸生豈盡不肖一爲陳東所誘遂相朋爲亂某時任言責極論東伏闕之害以爲朝廷以李綱故未卽典刑蓋具用學法屏之遠方以厲其餘而聖旨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今日之事蓋朝廷縱容至此也國家養士二百年爲異日將相之儲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其效如此某以謂且當護惜國體不可暴其事傳笑四方欲望鈞慈捐棄此二百石不問特降指揮下本監官將韞玉齋官米監視封鎖仍舊輪齋僕打更看守免致羣僕紛然訟訴謹謹以爲口實爲學士大夫之辱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修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爾時錢穀充斥府縣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贖錢不得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

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以此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寬贖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應奉之資橫費三十年所喪十八過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遽罷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棄它司爭取妄用遂至掃地甚可惜也然而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趣了目前已號稱職無一金之藏他日朝廷有大水旱招集流亡有大舉措繕治宮闕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須則非轉運使之所能辦也方時多事財用爲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撫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遞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常平提舉官尤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復常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他司不得侵而異日有所恃以爲萬世無窮之基

拋梁西亂棘孤藤刺眼迷雀啅風前紅皺墮魚跳波底碧圓低
拋梁北萬頃滄波圍澤國風引仙舟到復回山人俗駕何須勒
拋梁上霜餘木杪浮新漲肯教百鬼瞰高明怨鶴驚猿號夜帳
拋梁下燕雀紛紛來賀慶吳王宮殿舊巢空共此蓋頭茆一把
伏願上梁之後蛇蛟結蟠犬雞蕃息野蠻大如甕盎禾困高若坻
京遇桑間之餓人一飽之恩猶在觀梁上之君子大千之劫無因
凡我往來共此快樂

西徐上梁文

踐蛇茹蠱脫身五嶺之險補剋息黥歸老三家之市桑麻接畛雞
犬交音已免賈生問鵬之憂遂諧韓公見蝎之喜富陽故侯炎海
蟲蛇之侶玉川蟣蝨之臣屬開晏嬰齊履之言遂解鍾儀楚冠之
繫蝸盤兩角已同墮甑之觀貉共一邱豈恨虛舟之觸向空而書
咄咄擊缶而和烏烏望故家以終焉羨吾生之休矣迺占吉日爰
舉修梁鄰翁無爭畔之嫌山靈有築垣之助地偏壤沃井冽泉甘

豈徒戀三宿之桑固將面九年之壁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間
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黃帽釣寒江之雪青裘披大澤之雲
行隨烏鵲之朝歸伴牛羊之夕擁百結之褐捫蝨自如拄九節之
筇送鴻而去里閭緩急皆春秋同社之人兄弟團樂共風雨對牀
之夜盍申善頌以佐歡謠

拋梁東臥石寬閒五百弓一榻清風殘酒裏半窗花影日瞳瞳
拋梁南彌勒年來共一龕繞樹時聞鳥攫攫彎弓莫向虎眈眈
拋梁西落日投林急鳥棲一抹殘紅猶未斂半鉤新月挂簷低
拋梁北一取單于老無力且令斗水百憂寬莫遣家書萬金直
拋梁上萬壑煙雲集遐想顛倒山公白接籬光芒太一青藜杖
拋梁下去去從今事桑柘好與龜魚作主人更伐豚羔燕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千餅解祟三撰送窮人凡看年年歲歲之同花枝
見夜夜朝朝之好以二百五十畝公田之人盡歸酒姥之家爲三
萬六千日醉鄉之遊獨占地僊之籍

金山大殿上梁文

紹興甲戌

萬川東注一島中分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剎踵梁陳之舊肇新蘭
若寅奉金僊都統太尉得正法眼藏而現宰官了一大因緣而作
佛事春秋勝地獨有積基鍾鼓不鳴龍象皆泣毘耶城大居士已
屬當仁妙高臺老比丘而為說法指因分粟除地布金嗣開祇樹
給孤之園首建釋迦文佛之殿六齧負出三神山僊聖人宮一鷲
飛來四大海神龍之會迴起諸天之上中嚴兩足之尊仰止仁祠
俯伸報地大安國步如北海若之難窮末錫帝齡等西方佛之無
量爰屬修梁之舉共膺擊壤之音

拋梁東赤岸銀河一水通萬疊彤雲竟天起六龍推出半輪紅

拋梁南一勺中冷乳水甘殿閣風來鈴自語曼陀花雨落甃甃

拋梁西草舍蕪城望眼迷日脚未收蜺飲海濤頭初上雪平堤

拋梁北北戶星光珠的皪夜鶴休驚蕙帳空古佛同龕有彌勒

拋梁上堂堂文文真金相光明五色爛摩尼八部龍天盡回向

拋梁下二土三生本同社庭前古柏自長春袖裏靈珠光不夜
伏望上梁之後四恩擁佑十方護持萬德從眾香之鉢而來羣魔
分一炬之燈而去三登歲美百順人康六合混同城池有金湯之
固千齡際會山河書帶礪之盟凡在見聞共茲快樂

資聖上梁文

肇開勝地化出寶坊大啟重闢同登覺路共惟資聖堂頭圓明大
師悟最上乘法現比邱尼身住舍衛國給孤之園坐毗耶城維摩
之室佛光續千燈之照天花呈五葉之祥鼎新六代故剎之遺雄
視一方叢林之冠乃消穀旦爰舉修梁萬德瞻依百神呵護迎白
象駕擁金盤陀間黃龍關跪鐵門限月標指上珠現衣中穴癡蠅
之紙而見日光發醯雞之蒙而睹天火盡申善頌用佐歡詞
拋梁東一點龕燈照佛紅卧聽木魚呼曉粥悠悠殘夢履聲中
拋梁西直指靈山路不迷莫作瑤池阿母看金身自拍佛肩齊
拋梁南待試曹溪一勺甘嶺上伽梨拈不起憑師更說後三三

拋梁北身前後三生石住世因循五百年兩手摩挲話銅狄
拋梁上寶蓋盤空蔭龍象堂堂一路總持門煌煌百寶光明藏
拋梁下地布黃金炎不夜湧出青蓮十丈高不比凡花有開謝
伏願上梁之後三靈不應于佛光臨泰階調玉燭之和寶曆驗蘿
圖之固官僚有九遷之喜士庶迎百順之休應生不住布施之心
同證無上菩提之道

和州餞交代趙朝議樂語

朱幡阜蓋方班楚澤之春錦纜牙樁又汎秦淮之月簾壺填道簫
鼓沸天紛然卧轍之民俱有挽須之意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
豈弟宜民時推北斗之一人來擁東方之千騎望長安之日久馳
公子之心快楚臺之風聊共庶民之樂爰膺妙柬移牧通都五馬
攢花難駐雲霄之步九芝塗檢於霑雨露之新知郡侍御夙陳燕
豆之歡增重交承之契十眉環坐千指調絲長歌牽獨璽之綵百
柁倒瓊艘之淶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渺愁心於碧

草

天涯萬里一尊同醉眼愁看月墮空畫角孤吹千嶂曉綵舟橫曳
半江紅嘖妝盡帶梨花雨舞袖猶翻柳絮風只有邦人頌遺愛棠
陰繞屋自龍蔥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碧油開道共欣凱奏之還阜蓋迎門大放賓筵之盛恭惟某官名
高八陣氣蓋諸公奇謀參玉帳之籌妙柬注楓宸之眷方上聖推
轂軍門之日正偷兒弄兵草莽之中折筆一麾投戈四潰鐵衣百
萬盡歸細柳之營珠履三千坐嘯紅蓮之幕知府待制恭陳燕豆
暫駐旌麾歌鼓干霄簞壺塞路畫角卷珠簾之雨舞茵生羅韞之
塵雲起雪飛百柁倒瓊艘之淶河傾月墮十葩摧蠟炬之紅
秋風獵獵卷紅旌賊壘恩恩唾手平笑倚柁樓天上坐卧聞鼓角
地中聲九門合還追鋒去千里謹呼負弩迎從此三吳傳勝事一
時草木盡知名

代答昏

高門列戟久已服膺陋巷編茅重慙非偶龜筮協吉羔雁旅陳伏承某人大丞相之家典刑故在而某從孫女老書生之子蠶織粗更異日相望風馬不交於齊楚餘生何幸門牆遂接於朱陳

答余氏問親

三星照戶之光已屆昏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潤實繫動閭之高伏承某官鄉之月且所推大父之風流未遠而某姪女遂依名族以亢衰宗坦腹踞牀已見出諸郎之右齊眉舉案庶幾事君子之

恭

答李氏問親

風馬殊方相望於萬里金蘭一氣遂合於兩心發幣來臨占龜有喜伏承某官大丞相之後綽有餘風以舍弟女子故將軍之家尚存素履世方亂矣豈無一士之可依天實爲之庶幾百年而偕老

答董舍人問親

北際南垂迥若參辰之次東傾西應自同鍼芥之投夫豈偶然適有天幸伏承某官英妙無窺園之好而某舍弟縣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蚤緣草木臭味之同不改風雨晦明之度佩至言於三復固無磨玷之尤出妙句於五噫共有相春之樂

答王氏問親

紉書延閣蚤陪鸚鵡之聯寓迹窮閭又玷葭葦之末伏承某人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以某舍弟縣丞次女方從姆傅閑機杼之工莫助尊章薦蘋蘩之祭不謂好迷之意俯循代匱之規二姓交歡敢議參軍之配一門推重孰逾阿大之賢

答曾氏問親

菅蒯代匱奚俟齊姜之求芹藻可羞宜效野人之獻伏承某官世胄實江左衣冠之表家聲猶魯國洙泗之餘以某姪女固嘗襲荆布而素貧賤可以執箕帚而奉灑埽屬室家之有願式諧鳴鳳之占繫棗脩之告虔遂獲乘龍之喜

答張氏問親

昏姻好合亦已累年情義綢繆殆如一日固應求舊豈復圖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鸞鵠之姿而尚棲於枳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女襲布荆之素而不廢於薊管發幣孔嘉貽書甚寵視崔盧一時之望固已欣然締朱陳二姓之歡永爲好也

超宗求昏

賣昏久矣浸已成風傾蓋歎然莫如求舊式伴肥家之慶敢問修贄之恭以某長男蚤習箕裘粗聞詩禮偶諸姑擇壻之日亦外家求婦之時眷言啐祝之詞茲益綢繆之固抵龜不用投斧而行魯衛親親自同兄弟朱陳世世不替昏姻庶乎相依唇齒之間可以盡索形骸之外

強宗求昏

罄三請之勤方慙率爾敦一日之雅何貺如之茲者伏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姪強宗適契有家之願命龜獻卜執雁告

虔薦食芹之甘靡虞於按劍交斷金之利式伫於報瓊
伯宗求昏

手足之情鍾本相求於原隰昏姻之好合茲有望於桑榆盍申執雁之恭永締施松之託某小姪伯宗者屬在諸姑子姓之行而小四甥者實次外家季孟之間應緣兩喜之和奚俟三占之吉視崔盧之門戶亦何足道哉繫魯衛之弟兄固無間然矣
介宗求昏

訪故家之劔悼既往之莫追賦東薪之詩庶後來之有繼更重綢繆之好盍申燕婉之求伏承令姪女宛如衛女之賢問諸姑於淇水而某中子介宗者端若秦姬之子見舅氏於渭陽固已託葦於葭中更欲施蘿於松上故無失故夫復何求新之又新當自今始表宗求昏

仰崇墉之數仞寒溫之間缺然締高援於一言宿昔之因審矣喜深一老光冒衰宗伏承總幹學士令長女近代名臣之家本朝循

吏之後儒風未泯家法仍存以某舍弟尚書第三男表宗方讀父書尚勤師範敢聯姻亞遂登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昏之籍其爲欣幸難盡名言

宏宗求昏

雞豚同社桑梓交陰蚤締嘉姻更申舊好伏承司理宣教第四令女簪纓仕族逢掖儒家俎豆嘗聞蓬麻自直以某尚書舍弟第四男宏宗爲農爲圃方續父菑學禮學詩尚親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求固慙率爾霜鍾之應厥有由然

壽宗求昏

了無半面未諧窺管之因屬有片言遂契投膠之合涓辰協吉願締華姻伏承令女婉嫕有容德門之胄而某小姪壽宗幼孤自立衰緒之餘方申下女之求適際有家之願自慙非偶遽參謝庭玉樹之芳猶幸同聲庶聞嬴氏鳳簫之應

代答

闕夫子之牆竊有執鞭之慕埽相君之舍尚懷按劍之疑豈謂諸郎擇對之初不間不走抗塵之賤伏承令嗣學士議論獨守家法文章已有父風遇郗鑒之容若無視絡秀之家何有代匱可矣奚爲食鯉之求何貺如之遂竊乘龍之喜

代答

蚤以父兄獲預俊遊之末晚因童稚又塵姻亞之聯集盛禮於一門締交期於三世伏承某人眾謂恂恂無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恐兢兢詒父母之罹重勤慶幣之先適契有家之願莫不代匱母廢窮閭菅蒯之求可與晤言庶乎東池紉麻之漚

代求楊氏昏

一塵同井密依桑梓之陰百尺干霄迥結絲蘿之託伏承某人汾隅鼻祖號略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在如某者窮鄉冷族陋巷諸生敢懷河鯉之求式伫澗蘋之采望塵瞠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遙傾蓋歡然遂結朱陳兩家之好

代答昏

粉榆同社藐然雞犬之聞羔雁旅庭端若駟蛩之應遂徼一時之
幸求諧兩姓之歡伏承令嗣某官襲父祖之箕裘而家法具存以
某登仕兄幼女奉尊章之榮悅而婦儀是習榛栗棗脩之費以辯
男女不敢過焉蘋蘩蒹藻之采可薦王公永為好也

代余氏答昏

昏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之因未改舉欣趙璧之歸族
黨交驩里閭贊喜伏承某官勳烈名臣之世文章後學之宗眷此
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後凋之操以某縣丞弟次女復嗣奉匱
之薦庶幾舉棧之恭薪楚之束綢繆不替青氈之舊琴瑟之鳴和
應宜同白首之歸

族妹再適為張丞繼室答昏

鄭通德之門在望竊懷附驥之榮傅孝廉之室久虛輒備續貂之
乏伏承縣丞宣教漢金張之華胄唐燕許之故家以某云宦冷

枕流門寒映雪烏夜嘯而三繞眷梁木之可依雉朝雉以雙飛屬
商絃之婁絕聘婦有如孟德矐其亦可哉擇對而得温太真豈所
望者雖重奪汎舟之守詎敢忘舉棧之恭

答董舍人問親

通德門西牡之路莫窺牆仞之高平輿淵二龍之鄉幸接州閭之
未俯膺大貺重以好辭曲敦久要之情永締歡盟之固伏承令孫
承務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乃眷女孫粗開姆訓謂昏姻之好莫如
魯衛之親而聲氣之同奚俟姬姜之貴

代答

寒暄未接輒有意於求通聲氣欣同又何慙於非偶伏承令女巨
口慶裔選慎云初而某云陋巷諸生攀援豈敢惟是昏姻之故
殆不偶然庶諧伉儷之求永為好也

答李氏問昏

書千佛之名夙忝父兄之契合二姓之喜又塵姻亞之聯重勤緹

騎之臨加賁囊書之寵伏承某人蚤聞學詩禮襲弓冶之傳以某
姪女孫可使奉尊章羞蘋藻之薦乃眷異日游從之好實爲一朝
附託之因粲然雁幣之陳過形於褒袞最爾棗脩之贄殊異於報
瓊

師夔求昏

崔盧大族南北海惟風馬之遙吳楚殊方東西山有洛鐘之應實
繁天合曷預人謀備罄忱詞恭陳贄幣伏承知府中大親家令孫
女高門華胄尚有餘芳而某姪孫師夔窮巷鰥生初無它技儻遂
蒿倚青松之上宜見鸞鳴丹桂之閒南容白圭三復之言偶緣過
聽季子黃金一諾之重式仵嘉音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九

四六雜文

代黃籙青詞

伏以道大弘濟物之功人窮罄籲天之禱自中原稔夷狄之禍而
一方纏蛇豕之妖劫火熾然彌漫萬里胡塵瀕洞連絡百蠻慟哭
干霄肝腦塗地積骸蔽野醜血流川走燐宵明遊魂晝哭風雨暴
露靡一杯之覆春秋奠醜無半菽之分念眾生曠劫嬰釁之深丁
一時大盜稱兵之眾貨財畱戀骨肉牽連淪溺愛河備嘗諸苦漂
墮鬼國無有出期是用仰紫極之眞游集黃冠之勝侶琅函蘂笈
藏室弘開絳節朱裳靈秀來下哀憐眾罪校出三塗金飯玉漿有
求皆至尻輿神馬無往不通破昏暗鎖而永離九地之幽乘逍遙
游而共集諸天之上

代大醮青詞

伏以天高可籲神應無方恍然精禋之交歟如景響之捷洪惟靖

康鸞輅北遷之後屬時建炎戎衣南狩之初臘火燼天胡騎滿野
頭顱系道慟哭干霄眷茲桑梓之區幾作萑蒲之澤里閭橫潰老
稚驚奔深虞玉石之焚大軫淵冰之懼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
馳心俯罄微衷首發弘願仰繫鴻造大芘羣生安天步於九重廓
妖氛於萬里四郊清謐百口團圓一視冤親普加慈愍建此疆場
救靈之日用申葵藿傾向之心祇奉靈科躬陳菲薦集羽衣之勝
侶誦藥笈之祕文精意潛交神光下燭雲車風馬無往不通月璧
星珠所臨必照伏願俯憐么麼大界鴻龐洗滌塵勞來依至道斷
除業障虔奉眞游

新居醮謝青詞

伏以棲遲末路獨行萬里之餘晚晚流年未就一塵之託爰屬歸
田之日亟從問舍之謀永悼窮猿失木之悲遂諧脫兔投林之喜
所願容膝南窗之下坐觀六十年之非寧復存心北闕之中大芘
千萬閒之意誠龜視日除地亢徒疏決溝川誅鋤草莽甚虔戕害

一時昆蟲之命更懼驚觸四隅神靈之愆迺即家庭躬陳菲薦命
羽衣之勝侶誦藥笈之眞文俯輸螻蟻之誠仰企雲霓之望蠲除
瘡癘應受福祥上有天臨旁無鬼瞰俾同胞之兄弟共臻黃髮之
期遂徼福於子孫永保青氈之舊

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芘羣生螻蟻之微上干洪造伏念某紹興辛亥
歲出守臨安府冥行妄發觸罪南遷仇怨滿前奇禍不測投荒萬
里未知稅駕老幼百口狼狽無歸僑寓馬迹一島之上而村舍庖
煙上薄煬突久燥欲焚天誘其衷夜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燔爇
弟婦胡氏猶子強宗三被危疾救藥靡效賴天之祐得保餘息嬰
兒壽老免乳之夕母子陪危亦獲無恙臣弟峴齋心啟許前後七
筵敢用昭告孀姣劉氏頃緣幼女蚤逝願追福於後身侍妾鍾氏
又以老臣行年懼挺災於惡曜建茲穀旦祇奉靈科虔誦祕文熏
修菲薦誕惟僊聖靡隔塵凡哀閔手足急難之情保全駒犢孤危

之命或伉儷之際若幽顯之門蠲除回祿之灾消弭歲星之厄仰
憑帝力式副弘願俯輸危懇用伸報禮雖巍巍之大莫可管窺而
區區之誠庶幾芹獻洗心歸命稽首投誠誓畢餘生永依至道如
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
出於非常尚冀加護

壬申年醮謝青詞

伏以天地之恩螻蟻之微何報兄弟之義手足之愛所鍾仰瞻咫尺之威俯罄再三之瀆冀垂哀憫以鑒愚衷伏念某始自幼年恭承先訓一門十口同產三人教以詩書安於貧賤布衣革履糲食藜羹相與終身今猶在耳已乃觀兄蚤沒得偕峴弟俱存爰自青衿以至白首中緣際會過冒寵榮嶺海竄流骨肉阻絕旋蒙解網獲遂首邱誓言躬耕不復求仕饘於是粥於是無一日不從歌於斯哭於斯蓋二紀于此云何不淑奄棄而先念其忍死之言固嘗有宿昔未償之負逮此卧疴之日亦斐申吁嗟歸命之求用是汎

埽家庭延登道侶悉從治命不爽初心高誦靈篇躬修淨供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誠懼其多生身口意之間慮有一切貪瞋癡之罪念此急難之情至切矣俾從逍遙之樂以超然一死一生已抱終天之恨三熏三沐敢忘伏地之祈

癸未醮謝青詞

歸心大道託命至仁住世今八十三年聚族逮千五百指天行代有每懷疾癘不測之憂世事多虞又懼水火非常之變輒伸丹悃仰扣天闕曲軫鴻私俯從人欲蠲除疾恙洗滌罪愆門戶清寧田園登稔養老慈幼有團樂之喜安居暇食無嘯號之聲退省餘生實繫大造雖乾坤之施義無所謝而豺獮之祭物有固然爰卽家庭恭修報禮固不敢以貪瞋癡僥求無妄之福乃所願者安平泰優游垂盡之齡

薦亡女水陸文

伏以死生之分定應同露電之觀父子之情鍾尚懷駒犢之愛仰

憑十力俯薦一哀伏念某亡女小師自天降凶遭世罔極父罹大
謗罪遷于嶺表母懼不測憂死於蓐中以熒熒童孺八歲之餘而
呱呱號慕三年之久孤危極矣何恃而存疾病乘之遂隕其命念
私門之降戾致穉女之蒙辜歲行一周生還萬里不免水火永負
九原沈痛之冤示見神通獨仗諸佛慈哀之救是用集桑門之勝
侶演祕藏之具乘洞然無盡之燈彌滿眾香之鉢海潮殷地花雨
翳空升濟幽明歸依佛祖伏願亡女洗心償一念之債彈指斷三
生之緣降伏眾魔滅除諸障觀一切有爲之法悟四大無常之身
普門有情俱證無漏

薦亡妻淑人章氏水陸疏文

伏以常住真心一塵不立妙莊嚴海五濁俱空是故諸佛開眾生
方便之門自然一念證無上菩提之道伏念某亡妻淑人章氏十
年好合憂患乖離萬里來歸死生契闊屬臨諱日祇叩眞乘弘宣
貝多葉之文瞻禮青蓮花之座龍天釋梵水陸空行遊戲神通恭

敬圍繞伏願淑人章氏厭離火宅超悟三乘綰疊華巾解除六結
後身了了畫沙之智已成曠劫冥冥觀河之見不昧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伏以眾生造十習因受無量苦諸佛證三摩地示大悲心一指彈
而沙界已周五體投而應身出現仰伸引願俯罄一哀伏念某人
六妄所纏十生相續屬免身之彌月忽遇疾而暴亡四大無常百
藥靡救恍如一夢已隔九泉念茲鬚臂之初莫救投車之痛是用
歸依寶王刹稽首大法輪發意圓成伴佛來應千燈普現八鏡交
光五色摩尼照濁水之源百寶蓮花雨娑婆之界伏願悟三生之
宿障洗曠劫之塵勞破煩惱濁爲解脫門斷生死根爲菩提種諸
國土內見天人身如來會中作法王子三千世界十二類生同躋
極樂之方共獲逍遙之果

教院請疏

如來超最上乘初無言說佛子墮無始劫久住輪迴閱諸一切有

情當為眾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斷輪之妙談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偈猶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羣迷之領袖牆壁瓦礫皆具法音龍天鬼神徧作花雨

老宿下林已開半藏維摩無語亦涉二門真心本自不生定法亦無所說某人英特大乘之器圓明後學之宗陋鼠矢之汗羹笑蠅頭之鑽紙俾除疑網尚假言銓有情無情已證未證一音演暢四眾依歸水鳥樹林悉念僧牆壁瓦礫皆說法寶塔現重重之相金蓮開葉葉之新諸佛證明一時作禮

黃林菴請疏

種蒔松楸逮今五世追營香火何止百年評公已潛九泉之幽方老為續一燈之照凌空飛錫在處隨緣踞地磨磚不妨穩坐

龜潭菴請疏

一邱黃壤永依龍象之尊百寶青蓮普照松楸之上某人安心得

法隨處現身揭來給孤祇樹之園面儻達磨少林之壁栽花種竹不妨宴坐觀空運水般柴自可優游卒歲

牛山菴請疏

百年休歇四大本空一念歸依三生不昧某人追營香火升濟幽明弘開十方之慈光賁九泉之室即諸緣而應仁看隻履之飛隨所寓而安豈厭把茆之陋□□□□□□□□□□□□□□□□

金沙寺寢堂疏

鴻盤舊隱罨畫叢林昔高僧振錫之初實長者布金之地龍天擁衛可續千燈風雨振凌遂空四壁仰勤檀施共締崇因敢言問疾於毘耶丈室之中庶幾容膝於彭澤南窗之下

太平寺戒壇疏

薄拘羅尊者舍一詞梨勒得無病報身維摩詰居士分二珠纓絡為具足法施施無多寡隨力助緣將軍指兩困何其多貧女□一錢夫豈少睹茲妙果共結良因

開利寺經藏疏

欲除空幻當付八還永斷貪癡莫如一舍自非龍華會世受當
來之記曾於菩提種生生有宿植之根孰締鴻因遂發無上但乘
龍舍之筏自分無盡之燈

吳江教院塔疏

長者布金城阿蘭若僧伽留錫在窰堵波人依十方之尊地接三
江之勝龍天棲止百寶莊嚴劫火洞然一夕煨燼仰勤檀施共締
鴻因巋然三百尺之高湧青蓮於地上瞠若千萬人之眾標白月
於指端

資聖寺大殿疏

七十年中住世實只是閒看千萬佛所種善根惟有一施應觀法
界一切世間凡此現前諸相具足之身皆是夙植三生菩提之種
盍增口於妙果弘用益於當來歌利王割支體斷若虛空交邱人
賤金玉視諸涕唾願積太山一綫之溜用合浮圖百尺之尖睹此

勝緣故應喜舍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菴疏

一世解鑣尚存馬鬣三歸集福今在龜泉伏惟某人舍衛國之比

邱祇陀林之上首安心得法隨處現身九節烏藤去作閒雲之伴

一邱黃壤仁霑法雨之滋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善有根封殖則生福有田投種則獲恭惟三世佛亦號兩足尊俾

眾比邱開萬善之門為大長者集諸福之地爰因廢刹重建道場

檀施一開龍天咸會生生世世為善知識共修無上之緣子子孫

孫現宰官身更結未來之果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六觀如是莫保百年見在之身十力無邊當種三生未來之福眷

茲蘭若龍象所棲適踞通津戎馬荐至迨今起廢凡屬當仁百堵

嗣興千金樂施善根堅固佛果圓成了此一大因緣宜獲無量福

德

華嚴輪藏疏

一乘法輪三身普現十蓮華藏九會同音故諸佛開大方廣門爲
眾生滅貪瞋癡罪四十九年如來說法五十三位菩薩現前善利
弘開妙音演暢盡善普證大緣由進篋以成山積盈科而至
海不住心不退不轉無量福無數無邊凡我華嚴界中共證然燈
佛所

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

同產五十年爲昆爲弟孤墳二百里依佛依僧爰締弘因增崇善
果恭惟某人舍身得度住世隨緣拄杖經行松楸改色結跏宴坐
烏鵲來巢庶憑十方之慈大苞九泉之壤

楓橋砌街疏

車輪覆井彭公之懼溺則然乘輿濟河鄭僑之樂施如此乃眷吳
閭之北實惟澗水之衝冰雪之辰風雨之夕陷泥蹶塊駕萬斛之

舟挽葛捫蘿爭一綫之路呻吟相屬顛仆盈前欲出諸積淖之中
共寘此坦途之上雖道路橋梁不治盍現宰官身而山河大地皆
平實行菩薩道

茅山鶴會鑄鐘說

望中天之華表以迎遼鶴之歸建東序之金鍾而聽蒲牢之吼惟
句曲洞列靈僊之籍實嘉平臘著內紀之謠念久闕於鴻音當仰
資於眾善百求百得聚千鑑之多而後成大扣大鳴徹九地之幽
而皆應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吳道子畫豐都宮而懼罪者不殺韓吏部題木居士而求福者無
窮雖名四大假合之身自成一念真實之相庶憑善知識結此大
因緣啟發真心極種種相好莊嚴之妙增崇報地爲生生福德具
足之因

黃林西菴請朋老疏

一抔壠上蔽柏城拱木之陰眾香鉢中具桑門伊蒲之供肆崇善
利凡屬當仁恭惟長老朋公徧住叢林久提祖印嘗據十字路把
斷要津今蓋一把茅結跏穩坐雖云無住相靈戀三宿之桑真成
不動尊當面九年之壁

虎邱修御書閣疏

層邱勝地龍象之眾高棲藏室寶儲奎壁之光下照長廊千步高
閣三成風雨震搖日星穿漏眷吳門之奧境占瀟水之上游欲仗
眾緣共作佛事山川炳煥復見龜圖出河洛之中楹桶穹崇共看
龍華照人天之上

教院興造疏

修具足相惟有莊嚴滅貪癡罪惟有布施恭惟大檀越皆兩足受
報之身更發菩提心爲三生種福之地供毘耶城香積之鉢轉光
明藏貝葉之文開大旃檀林建寶蓮華坐娑婆世界內舍不貪不
吝之財堅牢庫藏中聚無量無邊之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種福有福田施佛得佛果但至心三四五佛悉皆供養應獲福千
萬億劫不可稱量況毘盧藏所傳大乘經皆釋迦文所說眞實語
若聞此經典不驚不怖不畏則所得功德無量無數無邊種種莊
嚴極八十一好之妙生生得度現三十二應之身眷此鴻因故應
樂施

開利寺建造水陸堂疏

眾生造諸惡業墮阿鼻獄菩薩示大慈愍開甘露門推三車救大
宅之焚渡一棧援苦海之溺爰因勝地重建道場恭惟大檀那曾
受古佛記了知今世諸相具足富貴之身端是前生百寶莊嚴佛
土之報更修無上道以結未來因

崇安寺放生疏

齊宣王哀一牛之釁鐘無辜就死杜工部解眾難之急縛不忍遭
烹故諸菩薩開方便門而大居士施無盡藏焉閱此眾生羽毛鱗

介之屬貸其一時網羅鼎俎之虞洋洋焉得其所哉舉有不驚不
怖不畏之心皜皜乎不可尚已應獲無量無數無邊之福
普利寺建三門疏

布黃金爲行道之場踞青蓮作說法之座況諸菩薩現身之地亦
大檀那種福之田一刹方輿重門未立盡資具足布施共結一大
因緣助發善根增崇勝果及今住世莊嚴佛土稱梵帝之宮必定
當來圓滿報身現宰官之相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士營堅牢寶藏世尊開方便法門自惟浮生四大無常之身莫
如歸命最上希有之法仰憑博施共結勝緣儻容此身度世依佛
依僧敢忘他日指軀報恩報德

大醮疏

邊虞不靖每懷填壑之憂戎首自焚始有息肩之望天未悔禍而
飛蝗作沴人無寧歲而泮水挺災巢木而居懸釜而爨田廬蕩析

老幼驚奔天子徹膳避朝大臣屏居待罪詔音下而蠲除逋負荒
政舉而廩恤流亡賢士大夫固已分憂顧巨富長者所宜共休戚
人窮必啟盜奪之變歲飢將稔瘡痍之虞欲備非常盍申善救是
用發弘願致籲天之禱庶幾闔四境有卒歲之安冀斥金錢粟帛
之餘少佐香火瓜華之具天道不詔神聽無私共罄一誠宜蒙休
應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炎正肇十年之永朱明紀彌月之祥凡我有生舉同是日俯申洪
願仰扣眞乘伏願繼明如日之升立極配天之大獻華封人之善
祝齊南山壽之不騫集阿蘭若之妙因等西方佛之無量

二

火流周屋而肇興王之迹風入舜弦以開受命之祥玉坐傳觴千
官列侍寶坊修供萬德同音伏願追五帝之高蹤邁三王之遐躅
降年有永見黃河千里一曲之清受祿無疆聽嵩嶽萬歲三呼之

祝

三 火德運而啟造周興王之業夏日至而肇王商立子之符草偃舜風葵傾堯日伏願福祿之盛如川方增功德之隆與天無極車同萬里陪西池阿母之游統接千齡應南極老人之瑞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蘭殿儲祥慶千齡之會祇園薦祉罄萬國之歡伏願大寶齊斗極之高丕基侔磐石之固汗南山之竹紀莫大之功勳閱東海之桑介無疆之壽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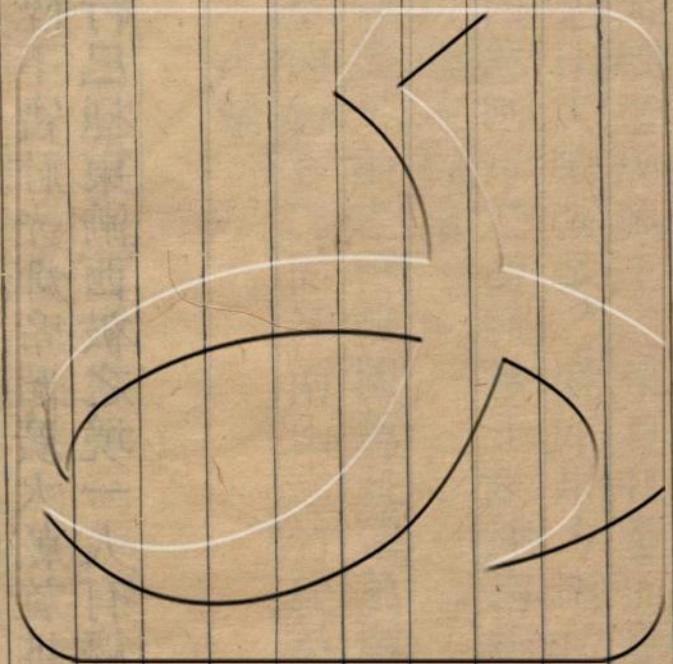
二

莞寢儲休瑞馭紀生商之候宰詞錫羨綺蘭開胙漢之祥凡在照臨舉同慶賴伏願弓櫜戢粟腐錢流驗泰階六符之平俾彝倫九疇之敘農桑三萬里而永燕蘿圖之固春秋八千歲而允符椿壽之長

三

離重踐運震出膺期鍾唄歸誠鼎年獻卜戴天所逮擊壤惟均伏願皇帝陛下寶祚光輝帝圖廣大乾旋坤轉不俟南征北伐之師雷動風行已極東漸西被之境一人有慶萬壽無疆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九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

序

東平集序

觀文殿學士東平呂公以文學政事被遇神宗皇帝於熙寧元豐
間進居從官大臣之列魁壘碩大尊顯三朝十直殿廬四易旄節
奇龐福艾獨殿諸老享壽八十薨于賜第終始大節具載國史而
平生所爲賦頌銘碑制誥冊命書奏議論之文數十萬言藏於家
凡若干卷號東平公集方是時也海內又安二三大臣或操法令
以斷天下事而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天子慨然振千歲積壤之蠱
以追迹二帝三王之治尊經崇儒宗王賤霸張皇大中不雜他道
一代彌文炳炳烺烺皆詩書禮樂仁義之實而左右前後之臣非
通經學古鴻文大手筆足以潤色太平者皆不能稱其位公自遠
方召見擢侍講帷掌內外制繇三司使遂躋丞輔魁名碩實爲世
大儒一時學士大夫慕其風聲奔走談說以不及爲恐余讀其書

然後知公遭遇之盛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殆非偶然者也自六經之道熄而百子各自爲宗怪奇可喜之論雜出於其間而六代弦瓠之器雅頌之音已不接於世俗之耳目如張釋之固無甚高論文帝猶曰卑之秦孝公聞帝王之道三日而無所見焉士中有所挾者莫不欲夸見所長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流落不遇伏巖穴以死無足怪者惟公親逢聖主明道術於絕學之後續微言於將墜之餘志合言行應期而出不數年遂參大政謀謨諷議勤講論思典冊施諸朝廷樂歌薦之郊廟扶衰裒敝尊主庇民之言豐財裕德治兵禦戎之策彌縫政事之體不膠於古推原道德之旨不悖於今聲氣相求風動雲興如龍吟虎嘯如鳳鳴高岡之上也辭嚴義密追古作者如彈虞氏之琴如鼓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也大音希聲震越輝煌如鈞天之奏撞千古之鍾振萬古之簾也公之文章用於當世傳於後覺此非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者乎雖然公以大臣踐歷中外四十年嘗一斥建安再貶宜城而

辭氣浩然折而不衰至一觴一詠戲語弄翰率然而作未嘗少貶以就俗根極理要一本於經義非玩志於文辭以徇人耳目之觀美而已也神宗稱公性與道契文爲詞宗賜札一傳天下頌之豈不信矣乎公之曾孫右通直郎靖遭建炎兵火焚廬之禍徙家晉陵始從余游一日出公遺藁請余敘而識之某爲書生時誦習公文知敬慕公至於今老矣儻得以姓名託於公文之次豈非區區之願也歟公所著書又有孝經論語注解周易大傳尚書周禮義毛詩集傳注老子道德經莊子內篇凡若干卷皆不列於此而注莊子方盛行於世公諱惠卿字吉甫爵東平郡公云

浮溪集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祕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

孫某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繇漢訖唐千有餘
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闕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於不朽
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爲自天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
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弊作
者眾矣詞句儇淺益不逮前其閒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
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
與於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
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於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
公之文所謂闕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
古聖賢之書屬爲辭章如啗土肉嗜昌歎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慕
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壞得
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
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者必寓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
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於此伎

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鍾大鏞扣
之輒應愈扣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
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也後十五
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兼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於文
深醇雅健追配前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
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
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
藻字彥章云

參政兄內外制序

嘗聞世之君子當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已而後見於
言語文章而爲之空言何謂空言騷人墨客賦上林記雲夢夸雄
鬪麗諷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俚儒俗學饒饒然刻舟記遺而
不切於事謂之空言可也羈臣寓公登高望遠撫劒長歌擊缶而
呼烏烏以自鳴其不遇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

時遇主擅大手筆布宣德音渙為大號四海震動沛然如雷霆之
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窮荒絕徼屈強不臣之虜征誅所不能加
者傳檄可定也跋扈梟雄驕悍不軌之臣法令所不能制者折簡
可呼也載筆而往姦臣賊子懼而受惡固嚴於一劍之誅也赦令
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賢於百萬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袞
一言之感如挾纊天威在顏不違咫尺而文章之功益侔於造物
矣謂之空言可乎參政公自幼學號神童兩著名籍於禮部遂收
其科又舉宏詞為第一累踐冊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祕書為少監
蓋仕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言語為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
之金石而大臣莫能用紹興初召見獨為上所識遂擢右史俄拜
中書舍人三人翰林為學士嘗是時大憝未除羣盜相叛而起四
方多事大駕蒙塵凡上所以戡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
之臣惟公獨當上意惻怛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頌以為口實既
參政為丞輔矣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遭於是為盛

某從公之子大雅得公所作內外制若干首讀之而歎曰辭達而
已矣夫人抒中心之所欲言言有浮於其意意有不盡於言者辭
不達也況夫代言者道聖心難喻之情於四方萬里之遠使人人
曉然知吾君德意之所在如咽去鯁口膈皆通皆惟公之文為然
無虛美無溢惡豐而不靡約而不昧一代之彌文可為後世法乃
序而藏之

切韻類例序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閒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顏師古音
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一賦於是喟然歎曰儒者之
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鏡冢
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之言無不記也相如奏賦夸苑囿之大固
無鬼冢神林萬里海外荒怪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札受一日之
作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肝腎之奇賦奏天子一見大說
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後班孟

堅刪取其要顏師古爲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古字而溺於所習履常蹈故讀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至有伏獵侍郎弄麀宰相貴爲公卿遺臭千載可爲太息宋沈約慨然閔古學之壞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龜圖鳥迹之遺趨高領妙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難字過目無復含糊囁嚅之狀時有王筠誦郊居賦而擊節稱善獨在雌霓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流水高山慶賞音之一遇也弘農楊公博極羣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熙寧中嘗召試中書進換文階擢三衛且顯用矣曾大臣當國欲用爲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願也明日有旨還復東頭供奉官進閣門祇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強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於是出平生所著切韻樂與學者共之昔仁廟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類篇集

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卽其書科別戶分著爲條爲圖四十四推四聲字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譌清濁重輕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吳音用而有南北之辯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雜爲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嗚呼自靖康之亂中祕圖書之府與夫私家所藏鬻書之肆焚滅爲灰燼無遺者學者訪異書問奇字屬古文漫然無所考按始有牆面之歎得公此書可以窺見自然與聲俱生之妙破流俗附意生文之譌不待旁咨久察窮蒐遠紹具見於一圖二篇之中不必有曹憲可以備顧問不必有揚子雲可以備劉棻好奇之訪不必沈休文韓吏部文章之作宮商相變低昂殊節自應古法鑿者當自得之公名某字某自號畸翁云

竹亭詩序

胥君澤民游太學十年試有司不合棄去家于臨川之宜黃地偏

俗美千嶂林立二川交流環堵蕭然雖雞犬皆有自得之意澤民
儀狀豐偉白皙美須髯如世間所畫墨仙劍客酒酣抵掌論事朗
練明達豐臆可聽盜據臨川羣偷乘閒竊發里中惡少年相扳而
起澤民馳一介召集庭下以禍福諭止之且發廩以振其急官軍
大至盜奔建昌官吏捕逐黨與磔羣偷城上以徇無脫者少年感
悟以手加額曰活我者胥君也誓以死報未幾楊世雄擁眾數萬
焚崇仁掠宜黃境上一方騷然澤民選可用者百餘人伐木柵隘
口伺其至則被髮持挺鼓譟而出世雄大駭盛兵臨之百餘人者
植立不動世雄叵測爲退舍三十里一夕引去嗚呼建炎之亂吾
君側席求人如不及以澤民之才小試於一鄉所立如此而懷奇
負氣恥於自售乃放浪山水閒舍旁植巨竹千挺引水環之美蔭
可藉將葺茅竹爲亭與客飲酒吟嘯其上以終老焉於是各賦詩
一章以俟其成澤民豈終隱者乎錐處囊中其末立見此功名富
貴之所追逐而不赦者也詩成聯成大軸屬余爲序

尊勝陀羅尼經序

余聞金剛智三藏所譯尊勝陀羅尼經而以加句者爲善本勝妙
獨出而不疑於大藏歷年浸久時見於殘編斷簡之中學者疑之
有僧齊壁者遂著論以黜其僞大比丘智標僧中龍象儒釋兼通
讀齊壁之書而歎曰風俗之壞妄言無行之徒依倣經傳欺世取
名而謾聞異說往往竊出於其間然亦不可以此故疑其眞況佛
菩薩語涉流沙萬里累數十譯至中國而後與華言通籍令喜事
者崇飾妖言疑誤後學乃託於梵唄不可通之語豈理也哉於是
博采傳記得唐人人勸善錄三卷而尊勝加句實佛馱波利舊本
金剛智三藏所譯也有侍御史武轍與慧琳法師之文紀次甚眾
或由夢感或由神遇八部龍天之所護持一切諸佛之所印證互
古今異天壤積眾口之傳字字句句若合符契無一語之謬而齊
壁以贗本黜之誤矣按轍自序其妻死於永泰始訪善本獲之而
韓文公有弔武侍御畫佛文其辭云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疑卽

轍也然文公生於大曆戊申其云當年喪其配則轍之圖西佛蓋非文公時其後公見其畫乃弔之耳嗚呼辨古今事當否正羣書譌謬雖吾儒亦難之末學承誤尊信口耳葉公見龍而驚楚人抱玉而泣明月之珠暗投白雪之音寡和識眞者少可爲太息標公博洽有文援古知今覽百代諸子之書考次前世名臣勝士之所紀載遠追慧琳之遺近質齊壁之妄推見至眞開示後學以口證耳無可疑者序而志之俾刻示其徒亦有警也

語本序

華陽王氏世以儒名家至岐國公又以文字典掌三朝誥命踐大官爲宰相而王氏文章遂擅天下猶子龍圖公讀書屬文辭豪健雋壯有家法而尤長於爲吏宣和中太上皇召見言治道中上意累擢部使者皆有名蹟建炎之亂盡載其孥南走閩中居間無事除治一室悉取眾書讀之舊嘗著類書號語本至是書成自上古聖賢秦漢以來百子太史氏騷人墨客天文陰陽律曆卜筮占相

兵家族譜古文字學山經地志方言俚語浮圖老子外國之說靡不載手鈔數萬言至連笥累榻不能容卽物著名因事立言皆有所自博采傳記掇取爲書以類分之號語本云昔大丞相華原鄭公與客坐客有言利市者丞相顧公曰何云利市公答曰說卦以巽爲近利市三倍豈謂是耶丞相大喜曰然公語本之意蓋始於此公聰明過絕人事無劇易迎刃立解一時士大夫謂公當以功名顯屬時多虞周走山海數千里之遠巖居野處無所寄意於是推原鄭公發語之因纂輯舊聞各從其類著爲一書以遺後之君子凡閱書五千餘卷雜爲二百四十篇積二十年而成可謂盛矣余竊悲近世矯誕之士褒衣大帶禹行舜趨賣聲名於天下扣之空空如眞孔子所謂鄙夫者而無所知之徒又相與從而和之將焉取於斯也嗚呼聞龍圖公之風亦可少愧矣公名某字某云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二十

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外郎從卿貳奏事殿上
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
所親擢條奏數千言俊邁過人老於文學者皆不逮而人物秀整
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歎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
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爲知己挺立摺紳間益自重澹然無所諧已
乃登冊府尚符璽爲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己出公于
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爲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
林爲學士詔令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程公異者
皆歎異之余一日遇公公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余爲之敘孔子
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
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
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於
心應於手朝出九重莫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人曉然如
推置赤心於其腹中者惟陸宣公一人爲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遠

發落筆千言空然湧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
手四方傳誦號爲稱職余嘗見宣和閒詞臣草從官書命莫有中
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好會公當制是夕御禮
趣進告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選用從臣
押皇子生日賜物上曰無逾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
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二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
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
危公公解衣據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歎久之
纔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爲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
慙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爲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
而先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敘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
達者遂論次以爲公書首

西山老文集序

紹興甲戌八月

宋興文章猶襲五代之弊自歐陽文忠公起江右尊明道術於斯

文將墜之餘天下靡然從之一洗老生常談腐儒俗學之陋居亡
何臨川王文公南豐曾公繼出公後懷寶含章待倡而發如雲從
龍如水赴海如大呂之應黃鐘氣燄相薄莫校高下一代之彌文
郁郁乎不可尚已元祐中豫章黃魯直獨以詩鳴當是時江右之
學詩者皆自黃氏至靖康建炎間魯直之甥徐師川二洪駒父玉
父皆以詩人進居從官大臣之列一時學士大夫向慕作爲江西
宗派如佛氏傳心推次甲乙繪而爲圖凡挂一名其中有榮耀焉
故尚書豫章胡公諱直孺字少汲少工於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
擊節歎賞指示佳處述數十語表而出之今刻石在馬然公之學
不專爲詩他文皆稱是筆力雄贍操紙立就所爲賦頌表啟記序
銘贊之屬蓋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不見刀尺紹興初以
刑部尚書侍講禁中推原道德之旨論古人成敗之迹陳當今世
務之要議論卓然中上意一日上以所御白團扇書文物多師古
朝廷半老儒十字以賜示將大用而公一夕得疾遂不起悲夫公

沒後二十四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處州柳集公詩文爲一
十四卷以書抵先友孫某曰先君與公同朝爲侍從且厚善願有
述也余嘗論三巨公相繼出江右爲世大宗師其外有二劉三孔
王文公之子元澤曾南豐之弟子開與鄧聖求李泰伯皆以鴻儒
碩學相望三四州不過數百里之間今胡公又出而與諸作者爲
竝江西人物於是爲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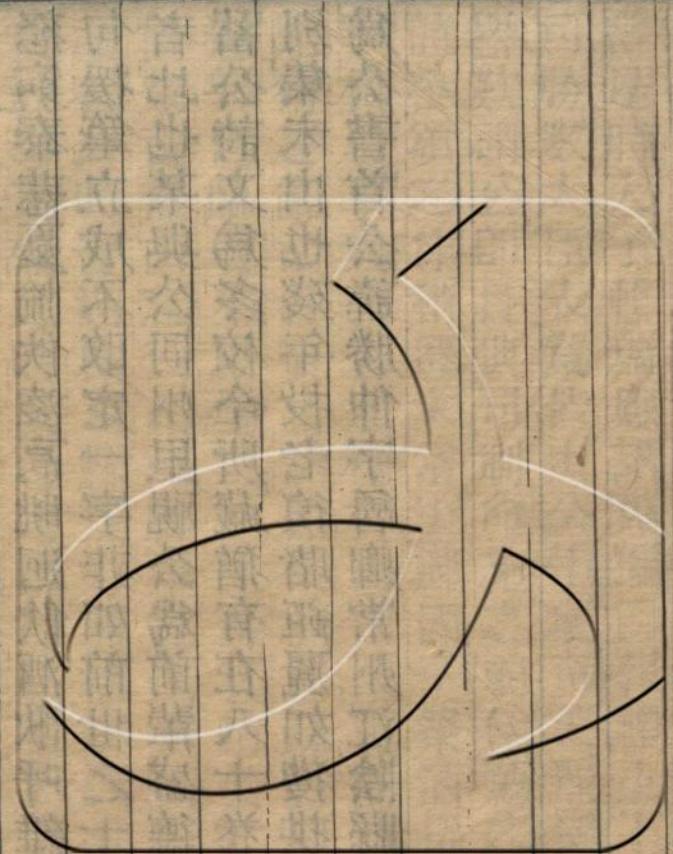
丹陽集序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雖游夏求
由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折衝萬里以身進退
爲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伎耳固無羨於空言儒學之士奮身事
主以就功名時命大謬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啟悟後
覺雖不見於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而兼亦其勢然歟
左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丹陽葛公自髫髻以奇童名里中年十
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林公子中愛其文

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試宏詞皆中第一於是名聲
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更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祕書入尚書爲郎
當是時天子輯瑞應講蒐獮報禮上不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
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環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交口
譽歎謂公卽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追湯盤周誥商
詩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擢大司成遂躋法從會新
宰相用事與公有連補郡去國公聰明疏達典數大州首除一二
兇猾之亂治者寘諸法然後簡節疏日以柔道理之而尤詳於折
獄躬自臨聽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於片言以故所蒞多平反無
侵冤者燕山之役詔州縣率免夫錢而以乏軍興俟官吏之不如
詔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力所堪奏蠲其半湖人至今思之公施
於政事又如此既沒有司議行易名以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
曰康公應二法諡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卒不大用可
爲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哀次公詩文八十卷號文

康葛公丹陽集自天德地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要世治
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是非興壞之理盡載此書而尤喜爲詩喜
怒窮泰悲憂愉佚凌高眺迴飲酒歌呼雜然有觸於中則大篇長
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世之士以一能一技列於儒林
者比也某與公同州里視公爲前輩盛德而與公羣從游最久故
蓄公詩文爲多校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紀次
別集未出也幾年投老復睹鉅麗如獲拱寶三歎之餘乃序次以
爲公書首公諱勝仲字魯卿常州江陰縣人遺奏上贈特進云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一

送王子欽歸夔子序

王子欽本將家子高祖太師克國公被遇眞宗號十節度克公其一也靖康國破子欽從兩兄避地襄漢間未幾襄漢亦大亂子欽遇盜幾不脫盡亡其貲羸身獨行浮襄江竝衡山少畱桂陽道袁吉遂抵江左會子得罪南遷又從子走臨川涉淦水復繇衡湘路踰桂嶺出象江上子欽慷慨有氣節喜讀書尤長於詩轉徙六七年不知家存亡往往縱酒歌呼自遣余不嗜酒亦復歡然竟日而不知身在客中也居久之蒙恩北歸又攜以俱北至晉陵從余殆千餘日也至是其兄以書自夔子至一兄與子欽同時遇盜以沒而子欽之婦與子俱無恙夔子在西南距晉陵五千里子欽貧無以歸乃飄然徒步而往一夫荷擔以從余不能畱也乃舉酒屬之曰大丈夫資逢盛世當折尺箠筭兵萬里外一取單于不幸志不

就則捐軀戰場以馬革裹屍而歸者有之矣或馳單車絕大漠使
不測之虜齧雪餐飀杖節海上而其婦已更嫁者有之矣或遭遇
明主置諸左右不幸小人居閒中以危法則投畀嶺海之陬倂蟲
蛇禦魑魅而不得歸者有之矣今子欽久客不遂而因垂橐以歸
跋履山川蒙犯霜露不爲將不爲使不立於爭地而有兄弟妻子
相見之喜一日入竟顧省其家嬌兒稚女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之
上叫怒索飯問事挽須在昔人不堪其憂而子欽阻絕於兵亂六
七年之後一笑團欒乃可樂也然則子欽去之果而不能留也豈
不宜哉

送方嘉謨判官序

崇寧元年秋故司業方公自安吉宰持漕檄抵常州考進士試今
平江府大學士張公褒然爲舉首而余亦在選中時吾州之士羣
至於有司者三千人鄉老儒先以經義投諸生爲領袖者蓋以百
數余少年貧甚居閒碌碌無稱道一旦被蒐選薦名於禮部閭里

宗姻往往驚昧改觀余亦感勵自奮讀書屬文不專治舉子業未
幾踐兩科登冊府隨牒推移忝侍從而以剛褊自用婁觸罪罟
流離蠻獠瘴癘之鄉崎嶇兵火盜賊之際齒髮缺壞志氣衰落野
處一廛學爲農圃遂將老死泯滅於無聞矣以是有愧於公紹興
丙辰公子嘉謨顧予田間追惟平昔執手出涕嘉謨仕州縣二十
年猶未脫吏部選廉介少與舉朝無半面之交予亦擯於時不用
兩窮相遭孰視而歎嘉謨又將卜見於平江幸一遇焉余曰張公
巨人長德中外望以爲相部使者爭欲出其門儻發一言之中出
子於銓曹穴散之中非有挾太山超北海之難也人情不甚相遠
以子懷方公之德悼吾子之窮豈得藐然而已矣嘉謨曰大臣之
度以天下爲公進不私其親舉不避其讎豈譎譎然記小惠以出
於常情之隱度乎故書成輒毀已進復卻未敢前也子笑曰子弟
信人言第五倫無私然第五倫又安能無私也

送鄒次魏序

余友鄒次魏宜黃人余貶官象江道臨川識之比余蒙恩解囚籍賜骸骨以歸蓋五年而次魏亦再至焉次魏強學博記非古聖賢之書不讀朝吟暮誦尤熟左氏太史公班孟堅韓吏部之文溢爲辭章俊壯豪健意與古作者並嘗一試禮部不合初持一心不爲寵辱少~~以~~以求助於說己以故學益富文益工而道益窮臨川距晉陵水陸之千里余方追笑前謬閉門面壁自足於一邱一壑之中次魏橐其文數萬言裹糧襍被不避風雨不求當世名公卿有氣力者發言褒大以光耀於一時而汲汲焉求余如恐不及氣類金火識趣卓然不與今之君子爲類而獨以余爲可紹興十年春天子詔求天下士次魏奉親命將獻其所爲文於有司而告余以歸余舉酒而言曰古之道無所用於今今之有司斂羣材而概以一法銖銖而稱之一毫釐不中程雖有怪奇琦麗驚世絕俗之言往往棄不錄次魏讀古書學古文擇交取友所謂陳人非時俗所尚而近於迂闊子行矣余未知今有司以爲可不可也

送稅得之序

戶部稅公初以進士起家上饒紹聖中繇尚書郎出爲部刺史道過光黃間顧見林壑深茂意欣然樂之既老倦游買田築室居焉聚百口爲寢邱大族今臨川教授文林君得之公第四子也靖康建炎天不盜起得之兄弟攜孥竄四方皆遇盜以沒而得之獨無恙然幾亦不脫於虎口得之泣曰吾不幸一門殘於盜吾不忍獨生於是徒步閒行絕江竝長淮抵淝水士卽其兄若嫂與其兄之子遇禍之處卜地葬焉又循淮北走荆湘披榛莽沐霜露觸虎豹踐蛇虺冒萬死一生之地訪其兄之孤於澧陽而得二雛於民間捐重幣贖之與俱還蓋周走水陸往返殆六千里寒暑易節而後得至於此也已乃詣公車上書具其事告於朝詔錄其孤二人者而得之訓導拊養積六七年皆爲成人男曰某今尉常之晉陵女擇士歸之而畀以所命官於是得之亦赴臨安而過余別余曰得之負高世之行卓爲搢紳標表公卿大夫舉知之又嘗以文辭射

策中甲科且十年方仕江左以經術諸生而未進於朝爲可恨也
余聞漢盛時置三老孝弟二千石而賜爵爲父後者至舉直言必
求於悖樸信厚有行能之士以故妄言無行假仁義探囊誦詩禮
發冢而以矯妄欺世取名者皆擯不用故功利之實著見於天下
而孝宣總核之政致中興焉今豈不如古耶得之必不久留於大
江之南也

送鄒志新序

某以紹興二年負罪貶嶺外道過臨川少留志新自宜黃馳二百
里勞余於曹山佛舍一見如舊識未幾志新之子次魏亦來次魏
少年有聲場屋閒袖中所爲文清雄雅奧有作者風而執禮恭
甚如見所畏者四年某蒙恩北歸抵臨川志新父子來逆於境上
余感其意枉道二百里相隨至其家爲治具三日送客皆止於宜
黃獨志新追蹤至城東角上歲一遣介持書餽問安否又四年而
志新自臨川至志新剛介少與不交世事屏迹杜門雖鄰牆不相

請謁乃獨顧余於擯棄流落眾人籍躡之中別去數年相望二千
里外一日具輕舟臨門墮刺驚眎且喜倒衣從之執手懽然秉燭
相對接語通音恍如夢寐蓋留十日而後返也某謂志新曰爭名
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今天下之阨窮遺佚而車轍馬迹不接
乎朝市如吾志新者幾希矣東馬梯山乘桴蹈海探穴埒猛虎之
須泳河嬰驪龍之領雖機穽當前抵冒而不顧然後入乎爭先有
力之強者志新惟無所求也故千里命駕不於朝不於市而過余
於羅爵之門促席晤言不及榮利興盡而反翩若虛舟此天下之
奇男子非世俗之所能量也余何德以堪之酒行書之以識別云
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惟山川清和淑靈秀絕之氣磅礴委積於天地之間常爲一時高
材勝士騷人墨客攬取以爲文章翰墨之用唐李太白周覽四海
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
龍所宮往往遊焉故其爲詩疏蕩有奇氣張燕公以大手筆擅天

下左官岳陽而詩益清婉人以爲得江山之助某族兄參政公之
子曰大雅自少時已有能詩聲句出驚人無一詞常談陳腐之語
會參政公謫泉南再徙江右而置家於溫之永嘉於是稍出而涉
世周走數千里外踰閩嶠沂劔川竝潮陽南海之涯出庾嶺下已
乃沿章貢走廬陵道臨淦水以望豐城繇撫信衢嚴入于吳中少
畱錫山豕舍航漕渠瞰瀟江之濤窺禹穴徑剡谿循天台路以還
五六年輟跡半天下山行野宿登高望遠慨然想見古人而尚交
於千載胷中浩浩焉與曩者異矣一日盡橐所爲詩數百篇出而
示余清新綺麗姿態橫生如煙雲之吐吞草木之華滋山水之奇
秀閒見曾出靡有定態信乎所謂得江山之助者也頃參政兄以
文儒宿學命一世躋顯仕爲時宗工至是闔門卻掃焚棄筆硯不
復爲文乃有子嗣守家學而潤澤之學成行尊議論日新嶢嶢
犖立乎聖賢之徒遂亢吾宗余三復其詩嗟歎不足將行矣迺遣
之以言俾持歸以爲親壽

送張承祖赴嘉興掾序

大理寺丞贈正奉大夫張公以廉靖清修聞於天下司馬溫公特
深知之崇寧初沒於鎮江之金壇萬舍旣沒而家益貧正奉生三
男子獨好謙爲壯子處文仲誠尚幼也於時里中長者飭子弟從
好謙受業者數十人而處文從其兄學尤俊異日以有聲未幾好
謙策進士第稍遷太學官處文亦中甲科試詞學兼茂又中之擢
升冊府大尚書爲郎歷左右史試中書舍人而好謙通判祁州不
幸遇疾以沒處文方迎孀幼以養會靖康建炎之亂奔散四出處
文寓晉陵婦家得疾又不起後十七年余送處文之葬始識好謙
之子超宗者美秀而文進士帖對皆可喜余歸謂舍弟季益曰好
謙力貧教二弟處文遂以文詞中兩科躋法從爲世聞人好謙官
止朝奉郎又不幸蚤世今見其子頭角嶢然余固知好謙之必有
後也時季益方爲幼女擇壻遂以歸之好謙沒時超宗方在襁褓
中安人孔氏斷然守義不嫁蓋有得也安人知古今善談論前言

往行歷歷可聽超宗讀書識字皆安人手自教也超宗亦孝謹食貧如其翁時日孳孳營一味之甘唯其意之適今將赴嘉興掾喜而告余曰栖栖法曹掾韓吏部嘗辱居之在超宗足以貸負米之勞矣余亦爲之助喜且曰天定勝人此古語也好謙高行著於家闈位不副德奄忽下世今有子矣姑勉之以待其定超宗將別出絹索余書遂次其語爲序以送

樵居集序

樵居集者故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平江章公之文公沒後三十四年公之子右宣教郎知臨安府錢塘縣萊次公之稟爲三十卷公諱統字子上皇考太師莊敏公以智略功名稱天下率官右府尊顯三朝公少讀父書俊偉辯博過絕人莊敏公以郊祀恩奏任公辭弗就試大學爲舉首一上中進士第主河陰縣簿洛尹忠宣范公一見以爲國器薦諸朝當是時莊敏公帥涇原嘗出奇兵生致兩大酋威振西州戎人懼逃不敢竝寨有奏議數百篇皆山川道

里城池堡障莫府文書芻糧器械選任將佐蒐簡士卒攻戰守禦之要公時主機宜文字離爲四十七門著小序二卷其後入尚書爲郎進起居舍人且大用矣會蔡京復相讒人中以蜚語抵罪去國已乃上書謝事歸老于家直舍南營一堂聚書萬卷集古金石錄千卷闔戶垂帷不問家事積思於經術常病諸儒傳注之說是非頗謬於聖人與夫史氏異同諸子純駁之辯爲訓義七卷發明奧旨推見行事得失之迹多先儒所未達其外有古律詩表啟序記碑志銘贊又數十萬言其言質而不俚辯而不華卓然有濟世之用非若前世一偏一曲之士畫脂鏤冰角無用之空文徒爲耳目之觀者也公剛明精練長於治劇發摘隱伏號稱神明某嘗銘公墓概見一二矣今不復載獨論公之文以爲書首

送刪定姪倅越序

聲律之學盛於楊劉號西崑體一時學者師慕駢四儷六枝青配白燃須鬣琢肺肝鐫磨鍛鍊以求合均度故有言浮於其意意有

不盡於言如夏英公牋表皆是物也逮慶曆嘉祐間歐陽文忠公以古文倡而王荆公蘇東坡曾南豐起而和之文章一變醇深雅麗追復古初文直而事核意盡而言止譬之行雲流水遇物賦形體質自然不見刀尺於是天下翕然以爲宗師刪定姪余愛其尺語最工邇來作箋啟它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別乘攜文過別詞句溫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無艱難辛苦之態音指華暢自中律呂蓋進乎技矣熙寧初曾南豐自冊府出爲越倅類稟中有云卧龍齋作者卽越倅所爲文也其序鑑湖數千言引古知今盡得一湖數千載利害之實議論詳博文辭雅健如西漢一志今刪定姪亦踐此官退食之餘盡讀未見之書資其博以與古作者並余又將觀其文以爲探道滋深之候歲次己卯十一月

谷盈通說序

余友呂叔共有聰明敏達精練過人之材可以治劇任重而投閒不用歸治一室取舊書讀之自號谷盈子叔共故觀文東平公之孫白少時侍父祖觀道德聽教誨博考傳記得古聖賢行事之迹與夫一時先生長者搢紳大夫之談浮圖老子方技之眾說凡可以本人情輔世教爲日用常行修身治心之要而不入於罪悔者集而錄之爲一書號谷盈通說叔共曰士有采薇茹芝餐氈齧雪掘鼠餘而食者有衣破肘見履敗踵決懸鶉百結以爲衣者吾不以望於人以此望於人則不通矣士有脫驂指困捐千金以周人急者有嬰龍埒虎伏劍以死王事者吾不求於世以此求於世則不通矣吾所著善言非驚世駭俗之言皆人所當言者吾所著善行非崖岸斬絕之行皆人所常行者所欲廉者非不取也取其所以可取則謂之公廉所欲儉者非不予也予其所欲予則謂之公儉好名非也吾與之好名無欺愚惑眾以干名求富非也吾與之求富無勞神苦形以聚富持數珠者記善也胡不記惡記惡則成吾善矣營貲產者治生也胡不治死治死者則善吾生矣聞人過勿怒修慝以致吾義強辯以立我者理必屈莫若從眾勉強以從

人者勢不久莫若任運以至事君親洽官府居鄉黨正閭門交朋
友奉祭祀遺子孫御僕妾一皆出於常道坦然明白易知易行無
甚高難行之論無迂闊難信之語斷斷然如五穀可以療飢藥石
可以伐病茲所以爲通者歟叔共又曰貴者稱君子賤者稱小人
此其外也勿視之爲輕重余觀優人被衣冠而坐指揮叱咤旁若
無人忽然褫去爲牛童馬走則攝而受笞此一人之身耳貴賤何
以異乎此叔共又曰譽者爲佛菩薩毀者爲禽犢非其實也勿聽
之爲喜怒余觀兩手拱而揖人則欣然而喜戟而詈人則怫然而
怒此一人之手耳毀譽何以異此是書也可以書紳可以銘坐可
以終身行之而立於無過之地是故不可無傳也叔共名靖官右
朝奉郎叔共其字也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晉陵孫某敘

押韻序

王荆公讀眉山集雪詩愛其善用韻而公繼和者六首張文潛雜
志載東坡論韓公詩七言有上六字爲韻設者君不强起時難更

是也五言有上四字爲韻設者挂一念漏萬是也惟杜子美語韻
天成不見牽強之迹則作詩者以用韻爲難蓋如此李師武得官
建康家居待還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韓吏部柳儀曹四家詩以
禮部四聲之次集而錄之以類相從號李杜韓柳押韻凡二十四
卷以示余余曰詩自蘇李更號抵建安七子晉宋鮑謝之作至唐
極矣而李杜韓柳勝妙獨出格力自天凌跨百代爲古今絕唱本
朝王荆公蘇東坡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詩律精深句法高妙同
以追配商那魯頌而其著論尤難於用韻師武摭取四家韻語類
聚羣分會而爲一不待旁搜博采開卷了然盡於一睹如觀武庫
之兵宗廟之器粲然畢陳于前矣余觀昔人卽席賦競病二韻率
然而稱工終日琢句擬推敲二字而書室畫肚不能定則是書也
騷人墨客得之推見古作者措意立言於用韻之間以助發妙思
可以得師矣師武宣和丞相少宰之子孫好學彊記讀杜子美古
律詩十八卷通念不遺一字學春秋尤深於左氏爲文工於詩官

右朝散郎監行在糧料院名濱老師武其字云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序

曾公卷文集序

南豐曾氏太平興國中諫議大夫密國公諱致堯者以文章有大名著仙急書西陲要紀中台志等書百八十餘卷藏於家歐陽文忠公銘其碑有子曰太常博士魯國公諱易占能傳父學著時議數十萬言皆當世要務將獻之朝行次南京遇疾卒不果上荆國王文公志其墓生太子多知名而三人尤稱於天下曰中書舍人鞏以文儒道德爲學者宗號南豐先生曰右丞相布以正言直道歷事三朝有勳有勞在受之籍諡文肅曰翰林學士肇高文碩學出處大節與先生齊名諡文昭皆有文集行於世今寶文公丞相第四子也諱紆字公卷年甫八歲南豐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曾氏代不乏人矣旣冠學成文昭讀其文大驚曰文才出於天分可省學問之半於是吏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學

士鄧公溫伯舉試制策未幾科廢不果召公時少年以大臣子積習名教無一點貴游驕吝之氣屬文辭落筆千言指事析理命物託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俊壯豪健如走阪丸如建瓶水疏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辛苦之態一時老師宿學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他日必以大手筆繼又肅文昭之後徽宗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拜右丞相悉召陳瓘鄒浩龔夬等爲臺諫官而蔡京嘗朋附邢恕誣誣宣仁太后爲大姦慝不去必亂天下首斥去之居亡幾京入相興大獄修故怨公父子皆抵罪徙置湖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氏子孫無一人仕於朝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州刺一路且出爲世用矣而京黨李光誣奏公爲眞州通判時聘籍中一妓爲妾知楚州時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又免所居官去久之公移書宰相有云內府兼金何曾入夢淮南別乘恐是前身以斥光之妄廟堂傳笑以爲口實公文章固自守家法而學詩以母夫人魯國魏氏爲師句法清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庭堅魯直

遷宜州道出零陵得公江樾書事二小詩愛之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嗚呼公之文足以書典冊公之詩足以記雅頌而卒不遇以死彼處從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爲說以自恕者公雖不遇於世亦何恨哉公中子忻奉議郎興化軍通判集公詩文爲十卷論書先友孫某爲之序宣和初公倅京口攝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爲文記其成雄詞桀句殆與樓稱余與坐客韓駒子蒼張忞處文舍人三讀稱歎其辨言章一啟乃與范丞相者今皆不見於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多也公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已有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彥章識其葬故不著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二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故樞密劉公通經學古以聖賢爲師而有得於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味其言想見其人於千百歲之後剛毅沈塞志節偉然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公之子唐稽字林宗少年時已能嗣守家學治一室曰養浩齋此吾先君子所以遺子孫者饘於是粥於是造次必於是吾不敢舍是日而嬉當是時翰林學士汪公彥章以文學名天下會朝廷設十科選士彥章獨推林宗薦諸朝又發明浩然之說爲記刻之其略曰子劉子年二十餘居若谿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非其人不交也已乃出佐閩舶於泉南官閒事少益務記覽博極羣書文辭熒然與古作者並所與交一時名人善士舉集焉無一不如己者蠻舶之來外國之

貨珠貝象犀光怪溢目視之如無也歲滿代歸囊中無南方一物
獨有諸公餞行詩文數十家集而錄之爲一編號泉山贈言距今
二十年或登法從或踐臺省典方州或刺一路比比焉出爲時用
而林宗亦以隆名碩實在世議中侍從諸公聯名論薦遂由宗司
丞擢守常州則彥章所記讀書求道以承先志非其人不交蓋寶
錄也昔韓吏部序盛山韋侯處厚十二詩盛山蓋開州僻陋之國
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溫造之傳亦
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韋侯召還侍講六經禁中而十
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祕侍殿坳皆集闕下而
盛山十二詩行於時世俗言古今人不相及今林宗取友必端則
泉山之作與韋侯十二詩唱酬之盛所謂越宇宙以同時異天壤
而竝處者也隆興歲次甲申四月日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致
仕孫某書

書莫守思濟齋記後

大理少卿莫公彥平以政事稱天下號一世吏師宣和末奉詔守
永嘉抵紹興壬午蓋三十七年矣治迹炳然稱思至今公之子某
字致道繇尚書郎出守毘陵今再鎮永嘉繼公後州治有堂名之
曰思濟云毘陵余所家也致道臨州時最長於用法每折一獄聽
訟如破竹矣而斟酌輕重必以情不爲己甚宿姦老吏劔手灰足
不敢出一語鉏治惡少年之亂羣而發紆隱誣之無告者未幾一
境翕然稱治而後興崇庠序賓禮師儒接對賓僚尊俎從容風流
醞藉常有餘日永嘉之政固不待見其能濟先人之美必矣尚致
思焉況如毘陵距行殿一水實江淮冠蓋走集之路視他州爲劇
致道外交人事朝出莫返退而據案披觚導窾百節關解庭無畱
訟去郡四年士民追懷宿惠如前日事今守一藩於海上如割雞
耳方且訪求遺蹟增修故事猶恐失墜先訓書榜揭之於倚衡銘
坐之戒昔強諫有後如臧孫戎公是似如召虎緇衣好善如鄭司
徒皆以父子之懿著之詩書流傳千載今致道以致德高行踵先

大夫之遺躅而潤澤之爲一代表冠之標表永嘉向多知名士當有授筆頌使君濟世之美作爲聲詩追配前烈以俟風人之采集辱貽書以堂記見遺開讀數過三歎之餘遂書其後隆興初元十一月日具位某書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晴帖

余里人康棣初釋進士謁主河朔一縣簿時呂頤浩爲本路提舉官棣嘗獻書詣頤浩爲宰相是時徽宗臨御公卿侍從皆極天下人物之選而頤浩貌寢陋山東噉棗栗一氓爾然明受之亂頤浩遂相時余領戶部工部尚書王綯唐公詣府白事棣亦自泗州司錄罷還在坐頤浩顧棣昌言曰公在河朔遺書頤浩以宰相見許何以知之棣恍然不復記省徐起曰相公才堪宰相天下之望非某之私也頤浩大喜旬日間棣凡三遷至提舉官余聞語唐公曰公聞相君與棣語乎曰然書生爲佞擬非其倫從口而如夢中語耳而相君記憶以待今日之驗正恐後來相師成風將得罪於賢

者比觀東平呂公翰墨之餘書數事遺外曾孫李晴中有書問褒稱之詞須近情實不可太過太過則人以爲諂近於侮玩不可不知也余三復其言俾錄示子孫書紳以爲法紹興庚午三月二十二日晉陵孫某書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集

秦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辟陳無己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初呈藁無己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微聲稱亂道余按曾子固著亡兄行述而南豐嘗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逾月而罷通判越州而類藁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齊襄洪福明臺六州凡十三年還朝爲中書舍人纔數月丁母憂憂未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跋後山居士集元祐蘇東坡率諸侍從薦無己繇布衣特起爲徐州教授則無己之仕在南豐之歿已七八年矣南豐爲實錄檢討官不踰月安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無己始入仕南豐墓木拱矣會之乃牴牾如

此故事實錄有修撰檢討官國史有編修官以首相監總一代大冊典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闕也試官考卷與鄉先生課試諸生之文則有橫筆邢和叔造宣仁太后之謗排王珪附蔡確至今人聞其名往往縮頸南豐雖作者敢加橫筆於邢和叔之文乎會之爲宰相乃不知史官非辟闕既知尊稱南豐無己而不知二公之先後又云病起聞雞唱寢不寐書付墳堪余曰幸付墳堪若以示識者則橫筆作微聲如公所云矣

讀臨川集

本朝鴻儒碩學比比出於慶曆嘉祐開而莫盛於熙寧元豐之際王荆公自謂知經明道與南豐曾子固二王深父逢原四人者發六藝之蘊於千載絕學之後而自比於孟軻揚雄凡前世之列於儒林者皆不足道也荆公當國二王已下世獨有子固以祕閣校勘在京師便當引而進之致主行道以共功名乃擯棄不用通判越州而去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

水利兵閒詩則指徐惠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而二人者如水火矣夫道一而已此不可曉者一也公爲小官時已負重名於世及召試館職累辭不試除集賢校理累辭不受其後擢修起居注凡以十二疏辭而名益重神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不逾年至宰相位極人臣例用故事三辭而止此不可曉者二也公旣得位罷黜詞賦崇尚經術盡革故時聲病彫篆之習天下翕然以通經學古爲高而公所爲文凡有韻有聲律者皆妙絕一時此不可曉者三也

讀唐鑑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起戰國終五代千三百六十一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具載一書總三百五十四卷靖康中余侍邇英每進讀不過二三板而已一日畱身奏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十二卷以謂唐三百年治日少亂日多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布在方冊顯不可掩明皇開元後

始相李林甫楊國忠憲宗平蔡後始相程異皇甫鏘遂不克終德宗惡直好佞喜近小人婁致播遷卒不悛省凡此類纔三百六篇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判然如東西黑白可附通鑑進讀不過幾年盡見唐君臣善惡得失之迹實有補於治道淵聖欣然嘉納方議施行旋被夷狄之禍後十餘年三衢鏤板巨編大字老眼豁然會故人張暈作州掾遂馳書乞一本得之嗚呼公惓惓憂國愛君之忠以爲天下治亂之幾只在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故表而出之以爲後王之監後有侍講帷幄之臣欲孳孳納誨者莫若陳此書日誦數百言無嬰鱗犯雷霆之怒而有陳善閉邪之實矣

跋戒酒帖

某竊讀國史云王審琦不嗜酒一日侍宴太祖皇帝滿酌一大觥舉酒仰天而祝祝已賜審琦審琦一舉而嚼於是偕諸將連飲十數觥至酒罷亦不醉他日家人置酒飲少又醉已復侍宴劇飲如初蘇公喜飲酒太宗皇帝示大用之期面敕止酒公手書謝表遂

不復飲一飲一啄皆天也聖王造命與天通矣至此而益信

跋朱德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右中奉大夫直祕閣朱公師實贈右大中大夫宣政時以政事之材稱天下漕京西最諸路尤有能名徽宗皇帝召見進內閣賜三品服眷顧甚寵享壽八十以紹興癸亥終於華亭私第其子右承議郎窠繙閱故書得諸公往來帖自唐丞相以下數十人皆一時貴達聯爲二大卷出以示余曰先公爲部刺史時某方在襁褓所交名公巨卿高人勝士皆不及見也先公捐棄諸孤冢土未乾二兄亦相次下世距今二十五年圖書散落僅存十之一二而筆墨之精言語之妙猶足以想見風采故命工裝潢櫝藏之以遺子孫何如余曰昔柳子厚記先友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謂今世之言交者以爲端故悉書所尤厚者于石表之背今承議公錄藏先交片紙尺牘無遺在其意豈異也古人師慕賢達聽想風聲故有存昌歎以追嗜好憩甘棠以誦遺愛而況先朝宰執侍從手澤之在

竹素者墨色粲然如出其時如見其人者乎乾道歲次戊子重午日具位孫某記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建炎二年春臨安叛臣苗傅劉正彥伏闕稱亂懼罪而逃臣從韓世忠奉詔追捕至建安手擒之叛檻而上諸朝蒙恩獎擢超進位等出分師闖入扈殿巖歲月推遷遂秉旄鉞而臣德輶材下剛褊自信恩施有邱山之重補報無塵露之微咎深責滿荐致人言全度矜容貸而弗誅止投閒散于時屏居念咎飯蔬飲水誓畢此生豈敢更有榮望伏遇皇帝陛下膺受大寶恩加區內追錄故臣於罪籍中杖拭汗累還畀官資復授兵柄責以來效親御翰墨諭之德意至于再至于三臣捧詔感悸繼之以泣訓詞敕戒尊嚴如父師聖語褒揚亭毒如天地雷雨之施噓枯吹生雲漢之章起幽作慝顧臣缺然何以得此伏念臣世緒單平出自行伍在朝廷無蚍蜉蟻子之援無族親扳聯之勢無左右游談之助而聖主特達之

恩實萬世且暮之遇詔音初下臣跪讀於軍門稠人廣眾之間有榮耀焉一時戎臣武士俯首傾聽慨然激昂踴躍增氣皆欲效一死於戰陣之下況臣么麼被此大貺若為稱塞生當捐軀戰場馬革裹屍以歸沒而有知餘忠未泯又當結草以報於是尊奉三詔刻之金石垂示子孫俾世世著忠孝節與宋無極隆興三年四月日具位臣某謹記

跋陳道士羣僊蒙求

己卯今世道士能讀醮儀一卷中字歌步虛詞二三章便有供醮祭衣食足了一生矣然猶有不能者常州天慶觀道士陳君葆光好古嗜學蓋超然出於其徒數百千輩中者讀通藏道儒書與夫傳記小說靡不記覽著書二十卷號三洞羣仙錄貫穿古今屬辭比事以類相從雖老師宿學者不如偶儷精切協比聲律悉成韻語雖章句之儒有不逮余讀其書而異之夫道家者流清淨無為者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或彈琴圍碁以自娛或煉丹藥以玩物之變

或治符籙以呵百鬼療疾病固賢於其徒矣如葆光者博極羣書
上自千載之前遠至六合之外條分彙聚配合奇偶相比成文自
爲一家此余所謂超然出於其徒數百千輩者也

跋朱藏一丞相帖

丞相朱公登庸財數日遭明受伏闕之亂不持寸鐵調御羣凶弭
耳帖然有取日虞淵之烈久之讒忌交翹上獨明其功而後羣邪
氣塞不敢出一詞公薨後十餘年族甥司理出公手迹開讀三過
生氣凜然而一時讒邪之徒與草木俱腐久矣

跋吳省元眞贊

予讀大藏諸經維楞嚴之文維摩之辯勝妙獨出而根器椎鈍罕
識旨趣第時竊取言句談空說有然終以禪爲遊戲耳吳公前輩
盛德予宿昔所敬慕製一偈自贊皆佛菩薩語啟誦三過欲下一
句而家有識員者恐得鼠屎汗羹之誚

王龜年跋

亡叔以女歸中谿大姓王君王君蚤世生二子長曰龜年爲天慶
觀道士幼子者從其母再適高氏高氏亦沒高氏二子析田宅爲
三以一奉其母而王氏幼子破蕩盡其母困絕不能自存予飭龜
年歸養龜年脫道士衣娶婦斥廬中所有得數十千買牛供耕以
養攻苦食淡遂有田數十畝而幼弟恃母愛不事其兄龜年分田
分財與之屢矣而悍益甚龜年語予曰幼弟悍悖不可耐蓋告有
司而毆詈乃兄無笞杖之法又不忍也子聞其言而善之歲次丙
戌其母年七十八以疾終龜年具棺衾葬斂皆盡力予又愛其以
母故而能容其弟也書數語勉之龜年余改名遇仁乾道丁亥正
月日某書

與吳世範帖

予元配淑人吳氏故朝散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四明吳公之
女年十五歸予明年大夫公沒于番禺官署又七年予爲祕書省
校書郎淑人年二十四亦遇疾不起建炎中予自戶部尚書除龍

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故事又得封淑人凡更五命而賜今號淑人
入孫氏時子貧甚住村舍小屋數椽茹蔬食糲如素貧賤者比予
登侍從典四大州則不及見也淑人三兄皆仕於朝不享壽第三
吳子威之子隆祖一日自上虞過予蓋距淑人之沒五十年矣予
飭小兒具舟同載入宜興山中省淑人之墓墓旁里許巖穴高絕
處有大潭廣袤數畝水色正青如磨銅竹樹藤蘿連叢蒙翳如植
屏如張幄濃陰四合坐不知暑號玉女潭予方欲薙榛莽疏道路
面潭度地結茅三間以供往來耳目之玩隆祖曰某無妻無子飄
然一身如寄耳公能招此無家一食客否乎諸郎視某爲母黨見
遇良厚又時得備亡姑冢舍埽除之役矣予欣然許之以束草草
菴成卽移書詣上虞馳告

吳氏沒後七年予再娶章氏章氏亦沒於壬子歲歲次丙辰予
自嶺表放還啟二淑人之之殯合葬于宜興縣胡汛鎮颯潭築
室聚糧命僧守之距今乙酉三十年予年八十五方欲結茅館

吳子其中可謂不知命矣予八十三歲一子齒脫今復生髮亦
未全白儻未死而有以處吳子吳子往來冢舍瞻省墳墓按視
松竹在存沒爲兩得之也

趙善發字說

太宗皇帝七世孫名善發晉陵丞若拙之子也余過若拙若拙置
酒酒半善發欲出見而遇疾方愈不可以風乃出紙索予書余已
被酒不果他日若拙以書來請命善發字而爲之說余聞之孟子
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則反求諸己請字曰正
己夫射之爲藝當正己而發一不正則失於邇者在毫釐之內而
差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字而不名
者十二人而已吾子識之異時出而從事發一念發一言發一政
沛然如機括之行不可回止必正其身而後發則春秋十二人之
徒也

書張邦基藏東坡畫枯木

東坡在黃州時以書遺王鞏自言畫得寒林竹石已入神品草書益奇詩筆殊減退士大夫聞而疑之余曰公詩舉天下推之而書畫則世人不盡識也故有此語杜子美詩亦云已知僊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古人用意深處而世人莫識所以爲獨苦邪晉陵孫某著

銘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徑山妙空佛海大師訥公持鉢詣秀州華亭縣縣人朱飛卿者聞師名具伊蒲之饌卜日馳書以請公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其家據坐說法縉素咸會有僧出膜拜問生死根命公酬對語未卒舉拂扣牀一擊而逝道俗奔赴空巷相口讚歎作禮如佛滅度於是其徒具舟載歸山中則已有治命矣七日而斂舉體如生以十二月十四日葬公全軀於寺之白雲菴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子路問死而孔子不以告彼上人者常住眞

心如入涅槃正路而四大無常之身視如棄屣一彈指頃危坐而寂斯亦奇矣靖康初余守歷陽被召過儀眞公時佐天寧寺營僧伽一塔高數百尺又建一火輪藏壯麗甲於淮海余歎曰公才吏用不下澄觀方時多故而隱於浮屠中可惜也其後五住靈巖築一室於方丈西偏余榜曰五至賦詩刻之至是公之高弟大梅山長老德最過余泣曰公佛海三十年之舊且厚善宜得銘公其勿辭遂授以銘公名智訥姓夏氏秀之崇德縣人方在母夢一婦人著黃衣寘一兒盆中舉而授之生而穎異年甫四歲事其兄慈相師道孜十四得度器質不凡追營香火練習戒律已如成人久之悟歎曰吾修無上道而求之文句中是刻舟也卽舍去學禪於桐川天寧寺一日度澗有文書出流水中公攬取視之卽心經也讀至五蘊皆空恍然若有契於心當是時姑蘇瑞光寺淨照師崇信以道學爲一時所宗公往從之淨照曰宿世沙門也未幾淨照徒住眞州長蘆寺會學去來率數百人公學成行尊齒其高第淮人

敬愛之曰有如訥公而不坐道場可乎延住天寧禪寺恩賜妙空
大師儀真三江三吳舟車之會擅施大集鼎新一刹幾至萬礎建
炎初住杭州靈隱昭慈聖獻皇后車駕臨幸詔公升座賜號佛海
明年金人陷錢塘公被執至軍中大酋解縛置一榻尊事之比去
飭十騎送還咸安王韓公世忠表請平江靈巖爲功德院薦先福
命公主其院已去復畱凡五更住持前後二十餘年最後奉詔住
徑山能仁禪院遂示寂公儀狀奇龐容止端默雖行出世閒法而
以營塔廟修齋供作佛事金帛之施歲一出之囊中無畱蓄在儀
真時州民王氏婦病沒後配孟氏又病一日其姑誦經佛室中聞
扣壁聲問之曰王氏也我有遺囊簪珥之屬盡歸孟氏可斥賣一
二召天寧訥公說法使我解脫舍汝家而去孟氏亦復無恙家人
卽日馳告公公至王氏憑附一女子立公側說法竟王氏歡踴跪
謝如生後數日見夢曰我已別受後身矣而孟氏病良已時徐俯
師川書其事爲記在靈巖時平江大姓胡氏設大齋者宿皆會前

一夕夢人告曰詰朝有騎赤馬衣黃褐衣至者辟支佛也黎明物
色求之而公裘馬如夢所告者胡氏舉室迎拜一坐盡驚靈巖寺
據絕頂而井飲不給蓋數百年矣公擇地庀工伐石鑿井出泉清
甘人不病汲今號佛海泉云公又嘗築室十數椽於府城之北爲
退休之地信安王孟公忠厚爲請於朝賜名慶恩公旣歸白雲矣
公沒之歲偶脫一齒至是羣弟子併斂公爪髮琢石爲浮圖卽慶
恩之寢廬瘞之祠事焉公壽八十僧臘六十七得法淨照爲雲門
六世孫住叢林四十二年度弟子三百餘人銘曰
四大無常名爲幻身續息已定奄爲空雲性覺妙名如古井水一
真湛然不受生死有大比丘號佛海師不起于坐隻履西歸本自
不生今亦無滅我銘著之如指標月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紹興二年六月余南遷次臨川道過疏山長老善清領眾出迎余
於稠人中見一人小異儀狀翹秀有貴介公子之風問知爲善清

之高第今一公也已而與之語談詞聲響皆自經論中來聽之彌日不厭又問其家世實出章懿太后家故彰信軍節度使太師襄陽郡王李公用和之玄孫也襄陽王生子曰璋武成軍節度殿前都指揮使曰璋尚克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曰城宮苑使贈金吾衛大將軍師之曾祖也承平百餘年中外安富李氏以勳戚之貴震天下築大第建旄節粉白黛綠充滿後房鳴鐘列鼎而食子孫奉朝請者數十人朱輪華轂相屬于道豪者以馳騁射獵爲事謹者亦累勳闕踐華顯世其家師獨奮然舍去入山林踐荆棘茹蔬食糲晝夜持膏火給薪水事佛祖修無上道爲天人師非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師諱法一字貫道開封府祥符縣人祖儼朝奉大夫父某某官方其在母也夜夢一老僧梵相奇古如世閒所畫羅漢像而師以是夕生比成童見羣兒噉棗栗跨竹馬爲嬉弄皆不顧年十七試太學爲諸生被服詩書侃侃然如寒士從其翁仕淮南大夫公欲任以官不就請詣長蘆事慈覺蹟公爲比

邱其翁難之母曰此宿世沙門勿奪其志未幾蹟公沒去禮靈巖通照愿公得度受具足戒是歲大觀元年也愿公徙徐之琅邪又從之凡十年迷悶不能入益刻苦奮厲刳心練形至不知寒暑之變時圓悟勤公住蔣山見師書一偈以大法炬許之圓悟奉詔住京師天監師又持鉢而往曾靖康之亂圓悟還蜀聞江西草堂清公坐疏山道場閒關兵火徒步數千里而至一語之投忽有所得如金篦刮腹表裏洞然紹興七年泉州太守寶文閣直學士劉公子羽聞師名具書幣馳請住延福院開堂說法緇素咸會至無地以容丞相張公浚帥福唐徙住壽山尚書梁公汝嘉守四明又挽居雪竇於時公卿大夫想見風采爭先邀迎惟恐不及天台萬壽寺在山谷窮處其徒數犯法不能禁有司奏改爲禪率選用一世名緇眾所信服者爲領袖又徙萬年積六十歲淮南轉運使蔣公璨以書抵師曰長蘆大叢林公棄家學道推論於公能一來乎師欣然許之居歲餘如有所不樂辭歸萬年觀音別院財淡日示微

疾索筆書四句偈默坐而寂實紹興某年三月四日也壽七十五
僧臘五十二八日塔成去寺若干步余聞佛說諸富貴人具大威
力發菩提心難造種種業易如一滴水流入地中五濁惡臭便成
生死大海師生於戚里長有華屋玉食之奉而天資絕人性與道
合不假師授一念幡然跳出苦海直登彼岸爲大善知識世緣已
盡振衣東還奄然而化雖古佛滅度不過也褒禪山長老寶餘過
余曰公知師者宜得銘銘曰
三生了了大摩尼珠出光明兮剖畫囊中一笑相視過去僧兮苦
海無邊作大橋梁度眾生兮死而不亡耿耿如在傳一燈兮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徑山有大比丘號照堂者諱了一姓徐氏明州奉化縣人方童幼
時遇羣兒嬉戲隅坐旁觀似不言者忽聞梵唄之音則躍而起立
其父曰必法器也當令事佛生十年大雲寺祝髮受具年十六從
廣壽梵光法師習天台教讀經數萬言窮日夜不息已乃悟歎曰

如來最上乘無挾而徑造者也吾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矣當
是時詔住相國寺智海院妙湛師思慧者具正法眼爲世導師道
俗宗向如佛出世一時叢林之盛聽法坐下常數百人師從之數
年獨能盡其學爲高第於是下沐絕淮徑吳中浮淞江上天台入
雪峰徧見耆年老宿表裏洞然中無疑者會妙湛來莅黃蘗師亦
自雪峰至學成行尊眾推爲上首居無幾亦坐黃蘗道場領眾說
法繼妙湛後而學者倍其故師姿相奇龐寡言笑危坐一榻湛然
如方井水有來扣者雲涌泉落愈出而愈亡窮性介特務自關遠
不交人事將詣雪峰朝議大夫曾恬與師厚善屬師致書抵福帥
大資張公守師意其爲己納笥中勿出久之石泉虛席公曰黃蘗
上首故是強將之下卽日移書遣騎迎師師謝不願使者至五反
而後受他日公過師師出恬書且致不卽遣之意公喜韞櫝之玠
深藏而不市吾與師賓主無愧矣居三歲改莅聖泉會左丞葉公
夢得來守福曰黃蘗古佛道藏場今世名緇孰逾一公者飭使者

具書幣以逆師至而闔境緇素奔走出迎歡呼踴躍聲振山谷蓋
師自石泉出世更三大刹積十五年演唱真乘啟悟後覺人人向
道以佛爲歸已而後將至稍通餉謝易置諸禪師一夕舍去歸卧
雪峰故廬泉南葉守庭珪尊德樂道之士也延之雲門再遷法石
庭珪代還師亦反西湖雲峰菴卽妙湛所栖閉戶終日人莫見其
面若將終焉俄被旨住徑山能仁院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徑山
無一壠之地可耕而學徒數千指師大據方丈檀施大集不求而
辦山有芝巖方丈遺址師嘗指其處願謂其徒曰吾將築石室居
焉其徒不省所謂明年三月示微疾退處明月堂唱篋中衣供佛
飯僧翌日丁卯黎明索筆書四句偈投筆而逝趺坐如生俗壽六
十四僧臘五十度弟子四十人得法者七人乃卽芝巖建窣堵波
舉全軀其中門人正文等因妙空佛海師訥老請余志其塔余思
之而未暇文三過余而請益勤乃投以銘俾刻之銘曰
徑山之陽龍公所家聽說師法諸天雨花相彼幻身如空中雲脫

骨芝巖夫豈其眞道處現前而作佛事與龍爲交歷千萬祀

薊林銘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向子諲博極羣書尚交千載
治一室植眾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薊林居士建炎末
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裴回玉筍之下淦水
之濱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藝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
戶蓋眞得所謂薊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
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爲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
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薊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薊林
二大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絕一時羣公在廷驚顧動色於虜盛哉
未曾有也子諲侈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爲之銘銘曰

肝膽一如薰蕕殊臭鼻識妄聞六鑿交關螂蛆甘帶蜣蝦轉圜嗜
痂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爲佩手援
紫藟掉芙蓉旂蕙肴蘭籍飲食芳菲芳菲滿堂薦馨在德葵傾草

靡偃風就日帝闔九重孰播厥芬神交夢蘭甘餘獻芹扁榜峩峩
來從天上璧月珠星窺臨蕙帳天命不諛惟德之符車過必式于
公之間

御書扇銘

故刑部尚書胡公諱直孺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御白團扇親
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賜之後十七年公之子右承事
郎桐廬令臣樅屬臣孫某爲之銘銘曰
天厭隋亂唐室代興於赫太宗大人繼明手持三尺除殘禁暴日
月宣光風霆布號功侔禹甸德配堯天卑宮菲食吾無間然賢路
宏開正直是與儒先酋酋御于帝所著爲世準聖聖相因稽經問
道如出一人偉歟胡公萬夫之傑者儒宿艾歷宋三葉扇出尚方
寶墨未乾天縱筆勢宛若龍鸞璧月煌煌光燭蔀室子孫視之稽
古之力

清和堂銘

涇濁河渾跳波伏礫俯而視之昧昧不覲吾知其中至清者出陽
驕陰沴火旱水毀鑠石流金折膠墮指吾知其中至和之委云何
鎮木出火自燔螢嚼不救燒空燎原若海彌天五濁流浪孰能離
垢不入諸妄不磷不緇匪通匪介大千如無有雜壞光塵離合
涇渭自分茲謂清和厥妙之門

飛鵬齋銘

胡維國所御花舫號飛鵬齋晉陵孫仲益見而爲之銘曰

營巢幕上炊黍劔頭棘棘之端可以刻猴螻蟻之穴如聞鬪牛蚊
聚一器狂鬧啾啾南海之鵬載雲上浮一怒決起八極已周俯視
大千區中之囚達人大觀跨海乘桴飄然無礙不繫之舟騎雲曠
風追汗漫游二蟲何知斥鷃鸞鳩駕言從之忽焉在後

耘業齋銘

臨川鄒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孳焉專求其所
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爲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閒名之曰耘業

取韓公詩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銘曰

我行其野原田膾膾蓬艾生之化為草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滅裂報予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藝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楊逃墨卒歸於儒菑之闕之斂華撫實采采新田有苑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困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能仁寺鐘銘

太平興國之初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為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火大一夕而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募眾力更鑄鐘成為銅萬二千斤晉陵孫某為之銘曰
法音無礙徧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眾生執迷馳走空聚聽

蟻為牛夢春作鼓矯亂顛倒妄認前塵色聲交鶩不守其真粵有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燧木革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古之鐘蛇以目開豬以足聽水鳥鳳林更相和應除聾破聵一擊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證無上

謝景思提舉硯銘

擘鳳味磔鼠須汗綠竹編青蒲緇金匱論石渠記先交讀父書

贊

葉夢錫真贊

葛製練巾羲皇上人名登千佛現宰官身玉立堂堂王國之珍金甌獻卜銀筆書勳袞猷貂冠圖象麒麟氏而不名有宋元臣

唐李衛公畫贊

予友張漢卿博覽書傳尚交千載屬時多故尤慕李衛公之為人得南徐州甘露寺畫像命工圖寫揭于坐右夜夢晝思庶幾得見

如公者晉陵孫某見而爲之贊

唐季諸蕃悍驕不臣有李衛公河嶽之神巍巍堂堂若鳳若麟不
動聲氣獸伏鳥馴安史首亂兩河附起羣吠呌牙窺墉瞰壘叩脊
論之不用尺箠一麾而散毛羣掉尾道大名播蔚爲臣宗沒有遺
像太山崇崇有如公者執御以從庶幾一睹葉公之龍

圓悟禪師真贊

佛之道難成阿難七徵而不知真心之所在菩薩大弟子皆不任
問疾其難如此固非下愚凡夫之所敢議而世之學者託佛爲姦
規以射利爭談禪說問東說西指空畫地如醉人說夢狂藥攻心
譎言嚙語一切皆妄如小兒觀劇初無所覩忽聞人笑亦復大笑
互相欺誑如是而已以故士大夫鄙夷其說以妄疑真人莫肯信
有圓悟禪師勤公者具正法眼爲世導師余見其住天寧時梵相
奇龐神守澄穆隱几嗒然不知人所在已乃據坐說法現句文身
旁引孔孟詩書之言合而爲一詞辯鋒起迎物縷解以口證耳無

可疑者於是一時公卿侍從富室大家與夫道德方智之士翕然
宗之遇休沐日寢門未闢而履聲蓋駸駸矣建炎初詔住金山之
龍游會叛兵趙萬據京口聯數十艘奮棹突而前遇風輒返終莫
能犯久之過長蘆而大賊張遇奄至闔寺逃散攻剽一空惟師鉢
囊獨無恙又嘗蓄一笥儲上方賜物自遂抵儀真徒所不能將盜
平得煨燼中封識尚如故道俗驚歎以爲未嘗有也乘輿狩維揚
召對行在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始賜今號改住蘆山之雲居雲
居有安樂神者據方丈前俱持人皆避不敢居師居之居至三年
奏乞養老還蜀詔許之再住成都昭覺院凡六年而寂比茶毗齒
舌不壞得舍利五色無數今丞相張公德遠銘其塔余在京師始
嘗從師游僧宗達者已能傳其學襄然爲高第今往平江虎邱雲
巖院一日過余出師畫像請余爲贊贊曰
揉木挽革偃師之戲相從幻身亦復如是四大假合妄認爲真薪
盡火滅奄爲空雲雲乎拳拳寫上紙影是邪非邪爲倒爲正有大

比邱僧中之龍具大圓覺徧滿虛空巍巍堂堂遺像在此一切人
天見者作禮

僧智標直贊

一袖蒙頭三椽容膝臥枕布囊行住榔栗祇陀微心毘耶問疾畫
時簿相凝矐點漆妄見影事依月澄出卽汝一身應成兩佛

長老端裕真贊

龜搯牀鵲巢肩鶉百結芋火然貌堂堂人中僊師子吼徧大千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眉覆顴耳屬肩大比邱老臞僊五葉換一鐙傳天雨花地湧蓮有
畫史幼朱鉛具相好普現前清淨日光明拳如說法常熾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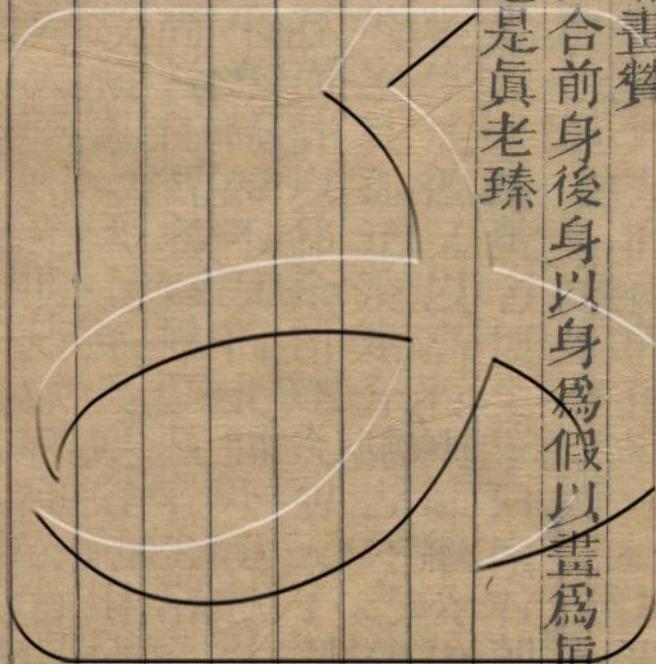
月堂僧惠山畫贊

犀顛哆日月面秀眉具佛相好真天人師有言皆幻有相亦非躡
風系影作此兒嬉隱凡嗒然南郭子綦吾今喪我問汝爲誰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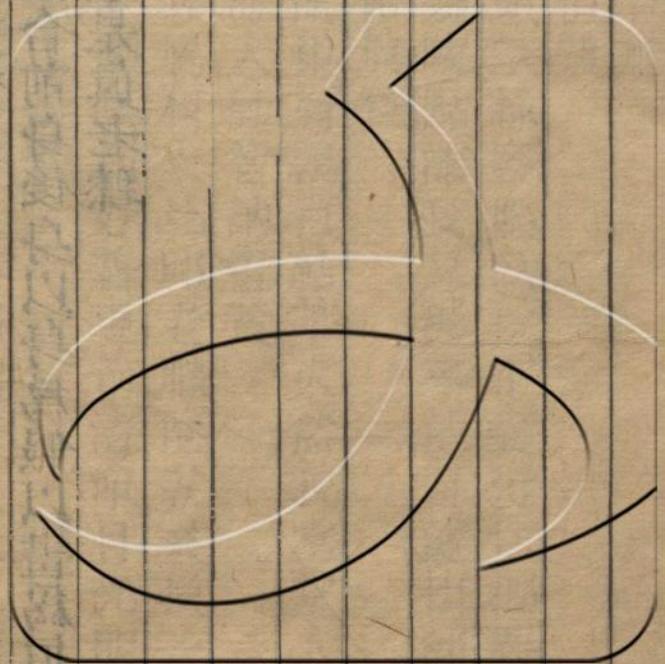
本來面目非汝是冷暖自知如飲水徧滿十方現一切畫師分身
蓋其戲

僧法臻畫贊

四大假合前身後身以身爲假以畫爲真真心常住不依一塵應
量無邊是真老臻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三
墓志銘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朱公墓志銘
故寶文閣待制朱公紱建中靖國間仕未上皇位給事中以論事
切直黜爲州一時號名臣生子曰宗右朝散大夫直祕閣提舉江
州太平觀字成德又以高行剛節繼公後以紹興元年九月甲子
遇疾卒於家其孤元飛走介馳告公之友晉陵孫某某發哭已具
書弔其孤而許以銘余曰建炎初天子御戎衣南守淮海上厲精
旰食博采羣議如不及而北閭小吏往往起家至大官者世之君
子方懲尚賢任智之弊操區區老生常談陳腐之說爲抹焚拯溺
之方以故積亂十六七年兵連盜結財匱力屈士大夫未有以功
名著見於天下而光明雋傑有如公者懷奇負氣挺立人上剛毅
沈塞持一意無所牽通可以屬大事而投閒不用至於死可爲流
涕太息者也公興化軍仙遊縣朱氏其望在浦國而不知始所以

徙待制公斥爲州時以郊祀恩補公太廟齋郎待制無他子弟且老矣公不敢言仕待制捐館舍已卒喪公猶不忍去墳墓政和二年始調潁昌府長社縣尉長社田園極膏腴豪吏多殖產其中縱其奴侵暴閭里爲姦利有誣鄰翁盜犬訴於公者公曰汝守舍亡犬又誣人以盜耶命拘之召其孥與之期三日戒曰期而至犬不獲且併按汝已而犬得叩頭悔謝請後自改公許之自是其徒相戒不敢弄以事守將營廚傳檄公屬民涸西湖水爲田耕之公曰厲民自養非爲民父母之意卽日反其檄守初怏怏無奈久乃已五年捕盜應賞改承奉郎授信州司錄事未赴除司農丞秩滿改太府遷駕部司門司勳吏部員外郎司農少卿鴻臚太府卿皆有能名其爲吏部司農杜吏謾決稽墜無留事尤有能名太上皇尊寵潛藩之舊併錄其子如何志同溫萬石傳宜夫之儔皆超進大官待制亦舊學之臣公不自言亦無爲公言者太師蔡京與公父子同州里持國秉逾二紀貴震天下車轍填門公獨無一跡故裴

回省寺十五年視富貴寵利澹然不干其心而以善人君子亨否爲己休戚靖康初政近臣薦公才堪治劇淵聖召見欲用公爲開封尹而公奏事觸宰相命遂止今上卽位大臣除不附己者多被責徙公亦免所居建炎三年提舉南京鴻慶宮紹興元年召還爲大理少卿建安盜起上飭制置使發兵捕誅而師婁出無功詔選部使者除公直祕閣福建路轉運使且越公入對公曰愚民窮困亡聊弄陛下兵延一旦之命而將吏養寇弗除誅斂益急將盡驅齊民以爲盜陛下第追還制置使守臣綴集之可毋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皆世務之要上嘉納付公施行而制置司方議募兵檄取錢米數十萬公遺書責之曰公擁兵彌年州縣傳餉費百萬而誅責不已民在壑矣吾不能爲公下石公自爲之會朝廷更遣他將而盜平如公策公家閩中一時官吏才鄙皆聞知之歲竟取眾所推以爲才者第其能爲一書上之朝不由紹介皆被慰薦而勢家子怙貴爲不法者飭罷歸於是閩人新困於兵公所興除人皆

以爲便而言者復論公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公亦薄其官家居
十年不復有仕進意享年六十積官至右朝散大夫曾祖榮不仕
祖端贈朝議大夫父待制公以公故贈少保母劉氏福國夫人繼
母雷氏慶國夫人公妻宜人漳浦雷氏通直郎鎔之女前公卒四
子元熙石從事郎泉州惠安縣丞元說石登仕郎元飛石迪功郎
泉州晉江縣主簿元輝石迪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元熙元說元
輝亦皆卒五女長適石迪功郎劉巡次適左宣教郎尚書吏部員
外郎黃祖舜餘尚幼嫁劉氏者亦卒矣孫男五人曰沅石將仕郎
曰澤曰演曰澡曰滂公志大才高遇事審審有立常病天下苟且
之俗勝而中都官爲尤甚便文全已僅同寄坐公九爲省寺官樂
職喜事如一日省文書辦施會一切以法令從事遇不可陳義凜
然視權貴蔑如也大率爲人好直尚氣以不同於俗爲主眾棄我
取彼圓獨方以故不能取容當世公事親孝所生母太令人湯氏
年八十三自公官長社登九卿晚食祠觀之祿未嘗一日輒去侍

旁孫曾盈前虞侍樂飲惟其意之適不幸公屬疾棄養而先太令
人哭殊悲行道爲之出涕此其可哀也元飛以紹興十一年某月
某甲子葬公縣之南塔山之原上書來徵銘如約嗚呼靖康末二
帝幸青城羣臣皆從居亡幾虜酋擅署置縱遣馮澥曹輔等二十
餘人盡集端誠殿下獨余不在遣中有小胡教余以姓名屬胡人
用事者亦得去已覺寤飭使追還餘人獨余孰可扣緩急者乃卽
令旁從刑部外郎張卿材自匿又問行詣公越七日虜使坐部堂
趣還甚急而卿材從開封吏卒質明廷公家余自度不得脫顧謂
公曰虜騎且行矣第爲我一日計公徐出召府吏曰某官嘗抵此
又他適矣吾自使子弟訪求之求之不獲吾與之代往音吐鴻亮
吏卒竦聽不敢動翌日虜騎引去遂免嗟乎方強胡得志凶醜赫
然公一日折衝遂紓朋友係累之禍使公得爲將相踐艱乘危解
紛排難致君臣之義必不使之盡得志於此時固無疑也銘曰
欣欣巧夫舐痔得車乞祭之餘眾顧慕以超而嫖其孥公奚不如

盜蟻獺之與居而曳尾於泥塗以全吾軀左詩右書言息其慮拊
缶而呼烏烏有銜不祛以闕于幽墟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志銘

公諱緯字伯成姓章氏世家豫章後徙建安南唐時公之高祖贈
太師諱谷者以文辭舉進士第一而官不顯江南國除太師之子
孫又以儒學大其家而雄俊魁壘豪傑偉異之心出於是宰相耶
公申公樞密秦公仍世爲將相高牙巨戟尊顯三朝百餘年間章
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或以文章擅天下或以才能任事於時比比
有焉公故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諱
棗之子禮賓副使贈太尉諱訪之孫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
事贈司徒諱頻之曾孫太尉公文徙蘇州之吳縣今平江府也公
生而累世富貴獨簡儉守家法沈厚寡言笑怡怡衍衍貌不自持
至於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於一人蓋矯然壯者也公仕爲
尚書郎與二弟中大公綜修撰公綜同時奉朝請一日宰相蔡京

召公兄弟過其家京曰秦公扞邊威名震西州凜如也上方謀帥
有事於靈武纂父之業將在諸郎矣公笑答曰越人善泅生子方
晬其母浮之水上而責以父之能未有不溺死者也戰危事也當
屬能臣非某兄弟所敢知也京始不說其後提點淮南刑獄權揚
州事時朝廷鑄大錢當十已而改當五旋復爲三令下之日市門
晝閉人持錢求束薪斗米至日肝莫肯售者公飭市易務出小錢
納百賈之貨又檄庾官糶倉粟以大錢售之盡十日止州民相視
以手加額微公吾屬亡如矣權貨務更鹽鈔法以籠天下之財而
錢聚於京師至不可校已而新鈔出則舊鈔棄不用一時豪商大
賈索然爲流勾至有赴水火而死者時公兼領鹽事行次儀真王
中立而下四十人遮道泣訴公按所持鈔爲錢以千計凡三十萬
公哀之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書上降兩官衝替與遠
小監當差遣會公弟縉中飛語逮繫詔獄部使者承指劾公嘗奉
行錢幣不如詔者併以公屬吏又追三官勒停公之言行遇事乃

如此而世方概以文法操切羣下以故坎壈不得意遂至於老死
爲可惜也享年六十有六以宣和元年三月甲子以疾終於平江
府之私第明年十二月癸未葬於臨安府臨安縣國昌鄉前固村
之原後二十二年當紹興十一年公之子從政郎信州上饒令苞
狀公官壽世次來請銘某念方抵罪廢錮而銘卿大夫功德宜屬
當世有各位能文章者以傳信於後遂以辭而五反不獲命某頃
嘗讀公餞校書郎龔況詩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相迎
之句欽誦三歎以未識公爲恨後修撰公以女歸某而公下世久
矣內外屬人猶能道公行事如狀所云遂序而銘之公少穎異不
類兒童年甫九歲秦公得古碣數百言口授一再公已成誦既冠
入大學文藝熾然最其列時中書侍郎張公瑛判國子監得公周
官議十六篇讀之歎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
衛州汲縣主簿汲俗陋不喜儒公佐其令立學興邑民之秀者而
汲人好學自公始以最升雄州防禦推官知恩州錄事參軍郡掾

綦君以事觸部使者將抵罪屬公傳致之公白掾無罪使者怒欲
併按公公持之益堅遂兩已元祐三年用舉者改左宣德郎知邠
州三泉縣秦公爲陝西轉運使以嫌自剄改知越州蕭山公治縣
以愛利爲主教條寬簡不爲表襮以峙聲名殖善柔戢姦暴視遇
皆有理久之化服爭訟幾息公嘗疾病邑人奔走佛祠炷薌於臂
爲名請福者不可勝數太守錢勰上其狀會秦公守越遂不報謝
景溫帥涇原奏公幹當公事紹興年范純粹帥鄜延又奏公幹當
公事紹興三年除高密郡王大小學教授宗室召燕飲獨不往執
經據一席容貌矜嚴誦說有法宗子尊憚之遷宗正丞太上皇御
極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奏對稱旨留爲開封府推官以秦公薨去
位卒喪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遷戶部郎中出爲提點淮南東路
刑獄公由是得罪公學博而辨於文自少年擢名第益自負不肯
碌碌初主汲縣簿文潞公一見器之范純粹一世名臣亦拔公自
助許將輔政議欲薦公公以申公當國辭不就其厲志如此至崇

寧中始進位於朝而蔡京擅事稍樹黨排根異己者公獨嶷嶷特
立不少貶中書侍郎劉達尤喜之會京免相凡所興除不便於民
一切疏罷而公從旁贊其決達秦公壻也已而京復進遂誣誕以
中達公又羈置秀州交親唁公曰道固如是無怨悔之色政和元
年復故官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以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年八十
五旬近地詔徙京東東路而故相余深守青社深京所厚也公益
不樂明年丁秦國憂除請奉祠提點江州太平觀秩滿再請為
杭州洞霄宮自是不復言仕閉戶治書絕口不談世事間嘗所往
來賦詩飲酒自娛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有唐詩人之風有文
集三十卷藏於家積官至朝奉大夫娶何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辟
非之女封同安縣君新制行改宜人生二男子曰芹朝奉郎尚書
駕部員外郎後公八十三日卒次卽芑也五女皆嫁為士妻孫男
三人曰承道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主簿曰漢壽曰渭壽公事君
親友諸弟待宗族朋友一出於至誠對吏民必稱名子弟候安否

不正衣冠不見未嘗以細故笞責奴婢故當世推為鉅人長者外
氏十二喪在殯貧不能舉公納何氏數月盡斥奩具以葬司諫陳
瓘以言事切直觸權貴人怒貶通川再貶台賓客不敢過其門公
馳輕舟逆於道為具裝追餞出境嗚呼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孔子
以為盜公大度恢然尤無適莫若可欺以其方而見義勇往所謂
天下健者其能過也銘曰
大儒小儒禹行舜趨陵麥青青其口詩書黔驢孔碩惻惻莫測一
怒而踉虎搏而食孰如公賢人貌而天抑首吐氣似不能言褊順
裏方不耀其光仁人之勇君子之剛其剛烈烈以節自發屹若邱
山萬夫莫挽尚有典刑厥聞惟馨刻銘著之以詔後生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志銘
建安章氏自郇公以文學道德仕仁宗為宰相聲號顯融族大以
蕃異人輩出事五朝踵相躡為將相寵祿光大為世聞宗而徙平
江者尤稱於天下大丞相申公家州南樞密秦公家州北兩第屹

然輪奐相望爲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秦公生七子多知名公第三子諱練字子止爲北章氏通亮英敏有大志讀書不治章句屬文辭典麗有古風秦公任子次及公公推與其弟而束書詣太學受業食淡攻苦窮日夜不息然後挾所有從諸生校於有司元祐二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收其科學者尊其文傳誦以爲法調河南府洛陽縣主簿時范忠宣公尹洛一見待以國士賓禮尉薦僚吏莫敢望於是故相韓公玉汝中書侍郎范公子功李公邦直皆以文行薦於朝就除京兆府府學教授秦公帥涇原奏充主管機宜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太上皇卽位推恩遷奉議郎通判鎮戎軍秦公治兵號名將守邊四年城兩州築九砦生致兩大酋斥地數千里威名隱然戎虜出塞遠遁將吏極一時之選後多爲顯人而幕府簿尺籍伍符檄書請奏皆自公手出秦公薨太上皇臨其喪敕中貴人錄嘗爲機宜者姓名以進免喪召對上顧而喜曰名臣子是嘗佐其父者他日謀帥無以易卿也除祕書省

校書郎居亡何以爲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會五路漕臣分總邊計而公適當秦公舊治手疏便宜數十條鈎考財用爲出入之要窒姦偷罷不急以紓縣官餽輓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己者召公還言者隨攻之出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未幾公弟縉以飛語聞而章氏一網盡矣崇寧中蔡京用事久權震中外尋出竟天上感悟免京就第凡京所建爲天下害趣中書亟罷之中書侍郎劉逵秦公壻也京懷之未發他日京復用諷御史誣奏縉盜鑄爲姦利以併中逵於是詔開封尹李孝壽卽吳中署獄連逮千餘人赦州縣發卒護送鉦鼓之聲連晝夜不絕捕繫累月瘐死數百人考驗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史蕭服沈疇代往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傑必鍛鍊如章乃止縉坐是除籍爲民徙海上兄弟皆坐非有理得罪公又免官羈台州歲餘上辨其誣罷者皆復復公故官通判秀州實大觀三年也已而又坐陝西漕事奪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黨朋交譽相

謂伊周蠢直不平斥爲莽卓天下聞而壯之四年復召爲校書郎
遷倉部員外郎再遷起居舍人宰相張商英言蔡京紹復熙寧元
豐法度率矯誣爲姦罔非先帝本意建請置局號皇宋政典擇近
臣范鏗劉拯纂集爲書黜其妄詔公爲編修官御府出筆墨端溪
硯以賜後嘗奏事上追懷秦公且問秦國夫人起居狀公頓首言
臣等幸因先臣蒙記識不幸婁遭讒慝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幼
弟續臣母憐之未嘗一日相舍中被誣陷屏伏田里母子無聊陛
下幸哀憐孤老舐犢之愛加惠續等復還任籍臣昧死自言罪萬
死上爲動容卽日詔復續官而公終無一言自及秦國遇疾移告
馳省而蔡京復相同列有微進者逢京之怒又中公以危語會遭
秦國喪喪除吏部直注岷州長道縣而公亦病矣以政和四年守
本官致仕逾年病間卽舍旁營一堂號美蔭聚書萬卷凡國子中
祕所有皆具集古今石刻千卷手編秦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
卷奏議者涇原山川要害行師制勝營陳出入之法公以類分卷

每一事爲序文識篇首可備乙覽而不果上有所感遇則爲歌詩
音節平緩無戚嗟畱落不偶之歎八年落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
轉朝請郎朝奉大夫宣和二年選部使者去爲均州三年提舉兩
浙常平未至改提點刑獄遷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東南新蹂
於兵詔升越州爲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越州兼管浙東安撫司
公事公樂職嗜事所蒞有名迹東縛姦吏重足而立愛養百姓則
唯恐傷之解州神霄宮成廉訪使者劉偉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
曰吾民不可以重困卽擇日齋戒設壇場召官屬行事祠下會其
徒入居之事訖驛聞偉意亦已房陵婦人越所部訴其子於均公
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於轉運使以屬公公召詣庭下不以屬吏
鐫諭開曉母子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州嘉興富人高安與陳氏
有故怨聞方臘之亂誣之爲盜聚羣惡操兵入其室盡殪之以捕
盜徼賞平江長洲縣陸氏怙富橫閭里殺人應捕輒賊吏執平人
代已公一閱盡得其情狀取二人寘諸法眾謹以爲神明越新去

亂人情危懼日三四驚旁郡守將往往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燕集賓佐如平時於是勇敢卒謀爲變公飭將吏指取無一人脫者一府大震左丞王安中帥燕山求文武士於幕下欲請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五年中貴人譚稹爲宣撫使又請公於上朝廷不能奪除公河東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司參謀官磨勘轉朝請大夫加右文殿修撰賜三品服松亭關戍卒二千人號食糧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稹怒欲盡戮其孥公曰若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稹悟而止時金人納夏差之請割界拓拔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遺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駸駸向朔州境上稹次河東詔稹發兵討之公言兩國通行囊橐包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檄問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不已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爲爭端若奉詔出師誤傷金人邊隙一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今困竭天下盡於燕山訖無善後之策況議雲中乎退而疏燕雲決不可守之狀反復數千言皆社稷

安危之機趣稹上之稹讀之大驚曰安得此不祥之言公曰擇禍莫若輕盍以微罪行乎爲稹極論數日稹不得已摭取一二上之書奏稹罷公落職送吏部更命宣撫使童貫出師遂敗績師再出而燕山七郡與朔武皆不守如公言其年會恩上書告老復直龍圖閣致仕七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公少年負所學不繇勳閥以文章自奮一出試吏部爲范忠宣所器天子記姓名禁中以爲可備將帥繼秦公後公亦慨然自任以當世之重而孤立一意眾媚不容將起輒仆遂棄官老於家宣和末天下多故詔起公再仕而大將爭欲引公自助屬時久安軍政大壞而貪功生事之人方欲徒手搏數百萬虎狼之眾以僥倖於一試公於是幡然投劾以歸卒亦無所就命矣夫諸孤以其年葬公於臨安縣橫谿塘頭隴之原公所自卜也曾祖頰故任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祖訪故任禮賓副使贈太尉父棗故任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諡莊敏母秦國太

夫人和氏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曾孫初配河南縣君今配太碩人四子男曰蕘曰荷並右朝奉郎曰萊右迪功郎添差監臨安府浙江稅女嫁晉陵孫觀孫男女十七人男曰潭曰潛曰澥曰洵曰澮曰淖曰汧曰洋曰淖曰汭曰澆曰濛潭潛並右迪功郎許右將仕郎女適右宣義郎新秀州嘉興縣丞陳文蔚進士何顯祖處者二人公性剛果智中無畱事與人交明白洞達樂爲之盡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視財如糞土赴人之急不以存亡爲解居官矯矯然見義勇爲不計禍福必達其志乃已家無聲妓之奉未嘗一日去書不讀尤尊王氏學著書三十卷醇深雅奧發明經術居多嗚呼公之女擇所從而歸觀四年而公沒矣又七年而公之女亦亡又八年而觀銘公之墓公之事可紀者眾矣非搢紳士大夫所共聞者皆不論著故所次止於如此銘曰
韡韡章宗維宋巨室秦公有子千夫之特驥墮地走不可係羈籜雲追風一抹萬蹏視天尺五可階而上發論慨然帝說而向權門

眾趨操彗倚旁矯矯介居君子之剛踐艱乘危初終若一方債而振又以讒黜孰愠孰懟匪神孰尸謂當乘除以訖耄期命也不祥蓋棺永已魁名揚厲表表愈偉天定勝人德遠而興蔽芾如林視此孫曾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志銘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柳公諱城字伯玉以疾卒于衢州江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孤右從事郎滋載其柩歸平江以十二月庚申葬於閬闔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左朝散大夫權發遣信州軍州事張公彥狀公爵里治行屬余銘以閔諸幽嗚呼余故人也遂次其語序而志之而系以銘柳氏自河東節度使公綽以功德顯於唐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京兆唐末子孫散處河岱之間故仍世爲魏郡人曾祖灝故任宣德郎累贈通奉大夫自開府公三世皆葬於廬州合肥又爲合肥人公英妙駿發記誦過絕人屬文辭方布紙杼思而數千

百言已就與李奎俱馳聲場屋間舉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淄州淄川縣主簿秩滿授蘇州觀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爲開封尹而宋康年代爲州頗變更章故時約束其僚不說公者陰誅章以康年所爲多公助之章怒愬於上有旨移公秦州司儀曹事朝廷城四輔徙康年拱州又以公爲幹當公事尋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奉議郎除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故時關陝以解鹽鈔權鐵錢輕重百賈欣賴芻糧集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饋師勞民之費自博折務增收鈔賈以爲羨餘榷貨務漁奪解鹽之入共京師幣輕貨重商旅不至於是始鑄大錢又更爲夾錫宣撫使童貫又創平貨務法益密而物賈日以騰踊公私病之公語貫曰祖宗之法故在公第請于上出片紙行之轉敗爲功如反覆手耳不然徒紛紛無益也貫不說會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且入對貫始怒俄有旨送吏部久之授任京西抵當所宣和四年除知澶州河朔盜起洺州不治詔公代之公至則繕治戎器增浚城隍料兵算食彌月而辦

名賊張迥者聚黨數萬人掠雞澤進薄城下度不可攻遂引去手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勝捷兵次雞澤而盜已去輒馳入青城柵執殺社人數百級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系道羣躁譙門下公大驚悉斂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羣惡以屬吏勝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還所隸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殺之貫怒劾公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是官軍過州境斂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錄事李承勸權州事州兵聞公病唱言倉粟惡逐庾官喉眾爲亂公聞變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亭飭二校率其屬捕殺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臥承勸進貫之怒以公病不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爲功居亡幾公黜三官免歸承勸進五官而郡豪納粟賀就者亦進七官人莫測其故久之始悟承勸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年復故官當靖康元年遂告老以朝奉大夫致仕建炎二年詔起公知蔡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召赴行在又以疾

辭差主管台州太平觀紹興元年除福建路提點刑獄未赴改兩浙東路尋提舉台州明道觀於是積官至中奉大夫六年感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公邁爽開濟知世務之要尤長於議論計一時利害論人物臧否詞辯鋒起聽者竦立居官任職有所施舍問義如何未嘗顧差少貶以求合既婁觸童貫被斥朝廷趨其諒而貫方用事權震天下雖宰相亦憚其爲公所至又輒與之遇故終徽宗朝畱落不偶命矣夫娶章氏故相申公惇之孫奉議郎持之女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卽滋也監饒州商稅務滋幼時令人手鈔孝經語孟授之解悟過人不自標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己未卒十年正月甲申祔于中奉公之墓孫男一人曰楸右登仕郎公弟珺家淮陽建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走歸公公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珺至遂改薦珺今爲文林郎徽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於傳記無不通達遇古法書圖畫至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顧見唐進士題名人物風流

筆迹奇麗慨然懷想至裴回其下不能去遂捐橐金命工刻石屬隱士王持第其歲月離爲十卷書出大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炎南渡圖書燔滅公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之外兵火戰場中祇今一二尚存者尤爲世所寶云銘曰

嗚呼世衰道喪兮闔人用事指鹿爲馬兮欺君之不思審審柳公兮孤立一意孰擠之於險兮又推之於將墜懷奇負氣兮百不一試埋玉樹於土中兮賚恨未已萬本如茨兮闔門之趾是爲公藏兮子孫受祉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志銘

建炎元年冬大駕巡維揚一時文武吏士上書陳得失累數十萬言納匭中以獻三年春朝奉郎知徽州婺源縣事孫公亦獻書論五事一曰戎酋不道雖戴天履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劍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昔項籍背約分王諸將不平高帝納蕭何之說卽日趣駕漢中用張良

之謀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而蹶楚誅秦於此在矣二曰宣政大臣建爲天下害以誤社稷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儉人射利賣直鈞名作爲謗書詆誣盛德傳言四方以爲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爲盜不可使宜益募民爲兵晉謝元度縱騎八千破符堅百萬之眾宋武帝興江左長驅中原秦人壯士健馬弗能當也兵無常形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蹙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書奏會近臣有以公名聞者詔公馳驛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公言合於是辭疾不果行久之請祠官因絕口不復論世事矣公平生無所嗜惟讀書至老不去目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翰林子墨之文章傳注箋疏之學浮圖老子之言靡不記旁穿獨駑馳騁上下務爲深博無涯涘屬文操紙立就雄深辯麗頃刻千言至於感微託遠論美刺非則寓於詩今參知政事張公守吏部尚書

孫公近交薦公可備文章翰墨之選而公病矣以紹興七年八月戊戌卒于家嗚呼公之學足以命一世而不遇於崇儒右文之時公之辯足以謀一國而不用於用智尚賢之日官不過九品仕不出州縣幸而有氣力得位者推挽之庶幾遂奮拔以見於世而又遇疾以死悲夫公諱杞字德發常州晉陵縣人曾大父居約大父宗伋將仕郎許州長史父皞以公贈朝請大夫母張氏封宜人公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主濟州鄆城縣簿秩滿調太原府文水縣丞遭宜人喪去位服除改從政郎商州豐陽縣令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宣州婺源縣實宣和五年也七年轉奉議郎淵聖皇帝卽位遷承議郎今上卽位遷朝奉郎賜五品服紹興三年轉朝散郎主管亳州明道宮五年轉朝請郎公在鄆城嘗權左獄囚抵罪論死者十餘人公訊得其情曰囚罪應死原其情可以不死卒全宥之十餘人皆不死豐陽小邑在山谷中會州將多顯人以得公爲喜檄召詣府置公客右吏退設酒食接對移日至終更

不得還婺源之利百倍豐陽俗喜告訐持吏短長爲姦利公至則指取其尤一二人寘諸法縣人屬焚剽之後率用葦竹茨爲屋久燥則焚公命陶瓦易之至今無火患狂賊倪從慶嘯聚境上吏民洵懼日三四驚公籍丁壯爲兵日臨試之以示有備從慶率其徒引去公試於事大概如此公器資沈毅寡言笑與人侃侃然安言徐視惟恐傷之其論古今成敗之迹聖賢窮達出處之際援證古今踔厲駿發一坐傾聽居官任職据法持議不阿所事必得其所守乃止館寡姊友諸弟恩敬甚備女姪幼而孤調護若己出治命飭具裝選所歸不及其他享年六十有五妻安人凌氏男曰廓曰廩女嫁將仕郎李襄餘一人在室孫女二人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縣之新塘鄉百瀆山之原上公弟曰彬曰樛樛從公官四方未嘗一日去公側集公所作詩文以類次之得三十卷彬爲公買田築室治其家於是過予而泣謂知公莫如覲也來徵銘覲曰自大宗小宗之法壞而族散忘其祖喜不慶凶不弔相視如塗之人

矣杜子美詩寄族弟唐史君以俱後於陶唐韓吏部序送族兄毛仙翁謂同出於文武覲與公同孫氏同州里同出於南唐侍御史潛之後而服盡於五世不相聞旣冠始見公於鄉校後爲同年進士而公長覲八歲魁壘辯博實亢吾宗始拜而兄事之如是二十九年離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無間也今不幸棄予而先矣銘其可辭銘曰
行直而方學博而藝言不違道交不就利追配古人莫逆其躋朱丹其轂大塗方軌一時同升公視無愧不羸其身一病而蛻惟其不朽互千萬祀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三

